

B

婆 罗 洲 系 列 02

详述砂拉越州原住民的文化和习俗，
探讨少数民族的生存和文化危机，
揭示婆罗洲热带雨林鲜为人知的广阔世界！

蜕变 的山林



沈庆旺 著

婆罗洲系列 02

蜕变 的山林

沈庆旺 著

大猗 出版社

大将出版品第283种

婆罗洲系列 02

蜕变的山林

作者：沈庆旺

主编：刘艺婉

版式设计：黄宇琛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dajiang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7年7月31日

定价：RM 24.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沈庆旺, 1957-

[Tui bian de shan lin]

蜕变的山林／沈庆旺著

（婆罗洲系列：02）

ISBN 978-983-3941-11-7

1. Indigeneous peoples--Sarawak--Social life and customs.

2. Ethnology--Borneo. 3. Ethnology--Sarawak. I. Title.

II. Series.

305.899105952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风采于犀鸟之乡

田 思

沈庆旺曾于1994年出版诗集《哭乡的图腾》，以砂拉越原住民（特别是依班族）的传统生活和他们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为题材，诗歌手法独特，挖掘深刻，成为马华文学至今为止描写原住民最成功的一部诗集。

也许由于沈庆旺曾是往返乡镇之间的古董商人，也曾寻求和搜集土著艺术作品，他对砂州原住民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他以“犀鸟天地”为名的专栏，从2001年3月至2002年9月在报章刊载，追看的人很多，读者的反应也令人鼓舞。把这个专栏的一系列篇章结集出版，可以使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的人士获得查询和参考的方便，我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本书对于砂州原住民的习俗作了相当细致的探讨和描绘，笔调又富于感性，兼带着诗人特有的敏锐和联想。不管从民俗学或文学的角度来读这本书，都会是一件获益不浅的赏心乐事。

沈庆旺在开头就阐明撰写《蜕变的山林》系列文章的动机：

乘工作上的方便，沿着我国最长的河流——拉让江上游，一直到加里曼丹边界的巴贡地区，收集我喜爱的原住民图案；这期间，接触了伊班族、加央族、肯雅族等，我深深感触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如果再不好好记录和保存，过一些时候必将被文明遗忘了。

（原住民文化）

正是这种对兄弟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担心它们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可能泯灭的隐忧，使到沈庆旺自愿地负起采风记录者的责任，厘清外人对他们的一些错误认识，并尝试思索他们的命运和困境。

序

3

有“犀鸟之乡”美誉的砂拉越，拥有三十多个原住民族群：他们有各自的文化，都透着原始而纯朴的迷人魅力。沈庆旺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条分缕析地为我们介绍了部落里的居住环境、长屋构造、社群制度、生产方式、酒与美食、珠子和腰链等饰物、拉耳和纹身的习俗、禁忌迷信、听鸟兆和剖猪肝的启示、祭司的法宝袋和经文、巫医治病、重大节日如丰收节、鬼节、祭海节的庆祝仪式，甚至葬礼的形式、多姿多彩的图腾艺术，以及原住民别具特色的舞蹈、音乐等。这一系列的介绍文学读起来趣味盎然，使人对犀鸟乡所蕴藏的丰富而神秘文化感到目不暇给。

4

作者在采风记录时，不是只停留在奇风异俗的表面描述，也不是“猎奇”式地耸人听闻，而是带着理性的探讨，例如常被外界人士曲解的原住民往昔的习俗“猎人头”和“相亲”（Ngayap），作者便为原住民辩护：

原始社会猎头头的习俗，在表面上是为了求爱、求地位、求丰收，但对整个族群而言，其意义乃在于求生存。猎人头除可抑制敌人的势力、拓展自己族群的耕地和生活范围，也减少自己族群所面对的威胁，这是原始生活中求存的一种方式。虽然猎人头是原始落后、残忍野蛮的行为，毕竟这已是历史名词，反观现代人文明化的高科技战争，其所造成的破坏和残酷，我们不免要自问，到底谁比较原始、残忍？

〈历史名词——猎人头〉

许多社群以外的人或外地游客听闻有关原住民的Ngayap习俗，往往因好奇而促使他们到部落尝试Ngayap习俗，但是往往因不了解这种风俗的意义，而认为原住民对性放任和滥交，有者更抱着性的动机来访，完全乖离和诬蔑了原住民的习俗。

〈另类相亲——伊班族Ngayap的意义〉

1980年本南人因赖以生存的森林被伐木财团入侵，而设立路障并展开抗议行动，对于这起轰动媒体与国际的事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善良的本南人因为接触文明较慢且缺乏文化内涵，根本就不懂得如何阻止外来的势力破坏他们的生活环境。当森林被开发后，野生兽类与河流中的鱼类数量日减，他们所能获得的肉食也因而渐渐减少，主要的食粮野硕莪也因森林不断的被开发而缺乏，他们真的需要对破坏他们自然生活条件的活动作出控诉。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毫无心机地奉行自然条规生活的族群，如果不是受到外来环保分子的教导和怂恿，他们绝不会对伐木活动架设路障，还远赴都门向国家领袖提呈控诉，更滑稽的是，他们还坚持索取金钱赔偿，毕竟金钱对他们以物易物的森林生活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本南人〉

本南人是否应放弃传统的森林的流浪生活，接受政府的迁徙计划，以融入国家发展的主流？如果应该，是否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这些都是争论性的课题。作者在以下段落中反映了本南人尴尬的处境：

我们仍然会看到苍凉的情景：除了妇孺和小孩，就只剩下一些身衰体弱的老人，我们很难见到少壮的本南族男子留在长屋里，他们依然每天进入住家附近的森林，猎取兽类和寻找食物。也许这是本南族人在骤变之下，还不能遗弃的一点点属于大自然的族性。

徙殖后的本南人，接触到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不再衣不蔽体，同时在政府的医药队伍协助下，生活卫生和营养也迅速得以改善；他们不再是居住在内陆时那样面黄肌瘦、营养失调的模样，也不再羞涩于面对陌生人。

〈本南人〉

由于国家的发展，整个社会急遽转型，砂州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原有的习俗与生活方式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常见的现象是，原住民的年轻一代由偏僻的乡村涌入城市，由于教育水平不高，从事一些低薪酬的劳工或杂役，甚至沦落入陪酒卖笑的行业。他们很快被城市的虚华所俘虏，崇尚及时享乐的物质主义。偶尔回到乡村，也把外界的生活方式带入长屋，流风所及，向往城市的繁华成了一种外鹜的心理，长屋的凝聚力日趋薄弱。沈庆旺在有关的篇章中传达了这方面的讯息：

城市的热闹繁华是另一种奇异的世界，没有足够的学识使她像游牧民族一般，浮游在粗重、超时、低工资的工作范围；她认真勤奋地工作，不分日夜尽量加班，低微的工资却无助于家中的需求。从部落里来到城市的族人都习惯锁着双眉，因为部落里传染着各种分期付款的病症，肩头的担子日愈沉重。在幻灭不定的都市丛林里，纯净的心灵日愈迷茫，灯红酒绿的逸乐和优厚的收入遂炫惑她明媚的双眸，她看到部落一隅的家忽然豪华起来，父母兄弟们似乎都抬起胸膛了。她心甘情愿地将青翠的岁月随意植入灯火黯淡的角落，偶尔在旋转椅上轻哼一首无人聆听的原住民歌谣，忧郁清淡的烟飘动着美丽的弧度；她开始觉得爱情在很久以前已醉在酒中，她开始觉得部落的亲情已被淘空，她再也不了解自己对部落的情怀是爱是怨！

在这个忧烦的都市里，来自部落的原住民面对种种问题，但谁都不需要答案。只要灯红酒绿繁华的都市继续拥有一片隐藏人心黑暗的角落，这些被淘空了的纯真仍可以像浮游在烟霾中的尘粒，继续飘曳。

〈命运〉

——这是原住民少女从农村流落城市的可悲“命运”。

打从开沟填土开始，我们的部落同胞就在工地附近搭建简陋的栖身之所，待大楼底层建得雏形，泥水的硬块残渣、木材废料一路撒向

地下室，通往底楼的楼梯还是粗糙的面容，我们的原住民建筑同胞便在这里栖身。这里是他们休息、睡卧、烹饪兼娱乐的场所；因此，有些时候但见瓶瓶罐罐杯枕交错，在酒酣之余，不免发泄胸中难以排遣的乡愁，在淋漓的干杯声中，掩不住的情绪汨汨的流出来……

〈我们的大楼〉

——这是部落汉子廉价出卖劳力，挥霍青春和汗水的真实写照。

木山道在森林里头纵横交错，拉让江的河水也滚滚狂澜如黄河泥浆，混和着锯木场流泻的残余药剂，幼鱼和鱼卵无一不遭荼毒；河道崩塌，致使水位距离河岸数十尺，即使雨季，河水也泛滥不到岸边。这是人类最不尊重大自然生灵的行为，甜美的鱼儿从此就永劫不复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鱼〉

——这是老一辈对环境变迁的无奈喟叹。

为了一年一度的庆典，部落的游子都回来了，他们从城镇带回了迷惑，带回了声浪无比的器材，痴狂地跳跃着，展示新奇的、与传统迥异的舞步；一簇簇金黄红蓝的发浪一波波荡漾起部落的眼睛，迷惑了整个部落的思绪。

人声真的沸腾起来了，年轻的男女湮灭在喧闹的声乐中，回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发泄。

〈变调的庆典〉

——这是传统文化丧失的黯然挽歌。

曾几何时，文明和欲望紧随着回乡的族人，渲染了整个部落。当欲望物质膨胀了族人的眼睛，部落的亲情却一寸寸地萎缩；当烈酒可以轻易交换族人的健康和钱币，部落却越来越贫弱；当土著习俗地不断被回收，祖先的汗水将无处根植；当族人出买青春的躯体，部落的

传统道德迅速地崩溃。

〈部落仍然是部落〉

——这是城市文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无情蚕食。

如果说，在国家发展主流中，原住民是受到忽略与漠视的一群，相信并不为过。

清晨，小孩很早很早就拎着穿不惯的鞋子，赤脚沿着木山道的黄泥小径，赶在预备钟之前到数公里外小镇的学校上课；往往赶在奏国歌之前的一大段时间抵达，还可彼此嬉戏一轮，然后带着泥巴汗酸上课。老师是遥远的城市发放来的，语言不通无所谓，反正用国语教学，反正不教原住民文化，反正上课下课，反正教的是教育部分发的课本；老师面对简陋的课室、简陋的桌椅，还必须适应简单孤独的生活。

〈部落的清晨〉

——这是原住民子女的教育条件。

在部落里举行盛宴当然少不了酒，参加盛宴的族人有些倒也不是真的想去听所谓的未来代议士的未来政见，有些也不想去搞清楚所谓的民主是什么东西。反正是有酒的盛宴，大家心照不宣地畅饮以纾解日间疲惫的躯体，投票的时候谁晓得谁选谁？反正五年一次的竞选过后，部落的基本建设还需再等五年后的竞选前才可能改善。许多部落的族人在面对盛宴过后杯盘狼藉的场地，回想候选人拍疼胸膛的承诺，莫名的疑虑渐渐掩盖了期待的愉悦。选与不选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民主选举的轻重依然比不上一瓮自酿酸涩的米酒香醇醉人！

〈选举时的部落〉

这是唯一将原住民和政治扯上关系的一段描述，这种“政治”能改善原住民坎坷不平的命运吗？

进入社会，进入都市，他们像独角兽，在现实与名利之间，企图以一身所学、企图以高亢的理想开辟一片属于自己族群的新天地，但，他们的声音微弱如黑夜中底蚊呐。有些许人赠以他们鼓舞的掌声，而嗤之以鼻的声音却围攻着他们巨大的理想。他们不满现状政治，厌倦社会体制的改革，他们目睹部落传统的祭典日趋成为旅游卖点和游客争奇猎艳的对象；他们目睹传统的道德制约被货币价值击溃，他们也感受到部落族群被人鄙视的滋味。于是，他们在无奈中成为忠实的反对者……

〈部落的知识分子〉

这是对原住民中少数“精英”的心路历程的刻划——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不少口操英语，拿着奖学金出国的“精英”，最后的确实免不了走上如此“宿命”的结局：他们似乎缺少了一点“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务实的社会服务热忱。那么，原住民摆脱自身尴尬处境希望又在哪里？

在这美丽富饶的犀鸟之乡，政客们每爱以“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作为引以为荣的宣传口号。种族很多是事实，但“多元文化”是否有一视同仁地受到发扬？

多年前，沈庆旺在《哭乡的图腾》这本诗集的扉页上题了两句话：“原始不是落后，而是更接近本质。”

大家都要求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否应该有一番“去芜存菁”的筛选过程？而一个遗失了传统的“无根”种族，又如何建立起自尊和自信，如何无愧于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希望沈庆旺这本砂州原住民采风录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及对有关问题的重视，更希望有更多的民俗学者与社会学家写出他们有建设的心得。

2003年6月5日

原住民文化

代自序

10

在马来半岛南端的南中国海上，斜挂着一个摇篮——婆罗洲岛。我国最大的一个州属砂拉越，宛如安详熟睡的婴儿依偎在伊的怀中。砂拉越位于婆罗洲岛的西北部，其南部和加里曼丹交界，北部衔接汶莱及沙巴。砂拉越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热带雨林区，拥有丰富大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犀鸟是砂拉越的州徽，也是受保护的鸟类，因此砂拉越又被称为“犀鸟之乡”。

这里的天空翱翔着体型巨大的犀鸟；这里的土地润育着几十个族群，传演着他们各自的传统舞蹈、音乐和民族节庆文化。

随着热带雨林不断被开发，这些红冠巨喙的犀鸟为了生存，不得不渐飞渐远，栖息到加里曼丹偏远的处女林中。这是文明发展的悲剧，但是我们又不能拒绝文明；发展的步伐带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迈向现代世界，分享了马来西亚的繁荣和进步；许多原住民在国家发展主流上扮演着杰出的角色，不论在政治、学术、文化或经济领域都有骄人表现。但是，矛盾的是，在进步的当儿，在接受文明洗礼、教育的当儿，许多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却被遗弃了，许多原住民的传统习俗也被现代化了。

1989年至1993年间，乘工作上的方便，沿着我国最长的河流——拉让江上游，一直到加里曼丹边界的巴贡地区，收集我喜爱的原住民图案；这期间，接触了伊班族、加央族、肯雅族等，我深深感触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如果再不好好记录和保存，过一些时候必将被文明遗忘了。

因此，在收集原住民图案之际，将所见所闻，用诗的形式记录了一小部分，并结集出版，以尽一份绵力。自2001年3月始，《星洲日

报》星云版主编特设一专栏介绍砂拉越原住民，我把那几年对各族文化习俗的了解与参考文献所得的质料，陆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介绍给大家，专栏结束后大出版社承得兄鼓励结集出版，让大家多了解砂拉越的兄弟民族，然而因工作关系一拖就四年。

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社会能和睦共处，同心协力治理国家，是世上许多国家景仰的国度，这要归功于我国各族群间的彼此了解和互相谅解。许多种族同住在一块土地、一个国度，所产生的误解十之八九是因为族群间彼此不了解，或由于忽视了别的民族利益，而使到各族间的鸿沟逐渐扩大，甚至演变成种族冲突。因此，对生活在一起的兄弟民族作深入了解是必要的。

在马来西亚，砂拉越是一个特殊的州属，伊拥有由数十个种族组成的和谐社会，各族都能彼此融汇成一体，彼此参与各民族节日庆典、尊重各族宗教信仰，这是民族间互相了解、互相容纳、和互相敬重各族的文化使然。

砂拉越的原住民有三十多种，包括伊班族（Iban）、比达友族（Bidayuh）、加央族（Kayan）、肯雅族（Kenyah，包括塞柏人Sebop、山柏人Semboh、柏拉弯人Berawan、拉吉布人Lakiput）、加拉毕族（Kelabit）、本南族（Penan）、普南族（Punan）、马兰诺族（Malanau）、实拉高族（Selagao）、达兰乌山族（Telang Usan）、摩禄族（Mulu）、比沙亚族（Bisaya）、美烈族（Mirek）、弄巴旺族（Lunbawang）、戈扎曼族（Kejaman）、都顺族（Dusun）、卡达央族（Kadayan）、加那逸族（Kenowit）、拉让族（Rajang）、诗巫遥族（Sebuyau）、丹绒族（Tanjung）、希汉族（Sihan/Sian）、鲁加族（Lugut）、乌吉丹族（Bukitan）、卡占族（Kajang）、诗加邦族（Sekapan）、拉汉南族（Lahanan）、达布族（Tabun）、达利族（Dales）、达加族（Tagal）、巴莪族（Bajau）、龙古斯族（Rungus）、乌吉族（Buket/Ukis）、吕宋族（Lisum）、西平族（Seping）、西鲁族（Serus）、巴克丹族（Baketan）、玛丹族

序

11

（Madang）、利隆族（Lirong）等。

在二十四个较大的族群中，伊班族（海达雅族）是最大的一个族群，也是我比较熟习的族群，其次是比达友族（陆达雅族）。其余如加央族、肯雅族、加拉必族、摩禄族、诗加邦族、本南族、普南族、马兰诺族，我将尽量据我所知和参考文献详述各民族的生活及传统习俗，让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兄弟族群有深一层的了解。

目录

3 序：风采于犀鸟之乡 田 思

10 代自序：原住民文化

民族篇

18 海达雅族——伊班 • Sea Dayak--Iban

31 陆达雅族——毕达友 • Land Dayak--Orang Bidayuh

40 肯雅族 • Orang Kenyah

48 加央族 • Orang Kayan

54 加拉必族 • Orang Kalabit

61 比沙亚族 • Orang Bisaya

65 达兰乌山族 • Orang Telang Usan

70 本南族 • Orang Penan

79 普南族 • Orang Punan

83 马兰诺族 • Orang Melanau

90 弄巴旺族 • Orang Lunbawang

93 摩禄族 • Orang Mulu

95 戈达央族 • Orang Kedayan

97 美烈族 • Orang Mirek

100 戈吒曼族 • Orang Kejaman

习俗篇

- 104 丰收节 • Hari Gawai
- 107 伊班祭司——孟南 • Menang
- 114 盛大的祭典——鬼节加威安都 • Gawai Antu
- 119 磨刀石祭典——加威巴都 • Gawai Batu
- 125 加拉必高原的鱼猎
- 131 另类相亲——伊班族Ngayap的意义
- 133 历史名词——猎头人
- 136 伊班族亮丽的腰带——兰必 • Lampit
- 138 来自荒野的乐曲——沙贝琴 • Sape
- 140 自然界的预言——鸟兆
- 142 原住民的纹身 • Tattoo
- 150 原住民的珠子 • Bead
- 154 舞
- 158 原住民图腾
- 161 稀有的鼠鹿角

伤情篇

- 164 森林
- 165 部落的清晨
- 166 都市与丛林
- 167 变调的庆典
- 168 边缘地带
- 170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鱼
- 172 部落里的酒
- 174 部落的知识分子
- 175 选举时的部落
- 176 命运
- 177 我们的大楼
- 178 部落仍然是部落

附录

- 180 少数民族图集
- 184 存而不在 石问亭



绘图：陈若旋

蜕变的山林

民族篇



海达雅族——伊班·Sea Dayak—Iban

伊班一名的由来

海达雅族（Sea Dayak）又称为伊班族（Iban），他们使用船只，多数集居于河流两岸或沿海地带。他们被称为海达雅，是因为在1840年间，他们常与海盗于鲁巴河及泗里末河抢劫。但是关于这样的族名，早期伊班人之间也有争论，达雅人说“伊班”就是“一个人”的意思，也可指“谁”或“有人吗”；因此，“我们伊班”含有“我人”或“我们族人”的意义。但是在加央语，“伊班”（Ivan）是“漂泊者”的意思。

印尼人则称他们为“巴当鲁巴达雅”（鲁巴河的达雅），在当地，“达雅”一词是所有异教土著的总称。

伊班族的迁徙

伊班族的来源，有人说他们来自苏门答腊，据说他们的语言是回教尚未传入苏门答腊以前的马来话。但在伊班族一代代的口述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来自古姆邦（Ku Mupang），且他们古老的传说里常提到古姆邦，那是印属婆罗洲卡普雅士湖区域。

在数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印尼加里曼丹卡普雅士河北部流域，沿着加里曼丹西北，越过砂印边境的分水岭，进入拉让江上游流域如巴拉甲、巴贡一带，直趋巴当艾河。1840年，英国拉者布洛克在汶莱与砂拉越马来人的引导下，远征巴当鲁巴河，剿伐各支流的伊班人海盗。几次征剿海盗和猎取人头，促使许多伊班族群大迁移。他们一部分逃回印属婆罗洲去；一部分沿戈地巴河而下，从加那逸及卢兜

趋向拉让江，沿拉让江流域到加帛、巴来、巴来古士、加拿逸一带；一部分则迁至斯里阿曼省的诗巫遥、龙牙、荷万；也有一部分迁到古晋省、砂隆、石隆门、伦乐等地。

伊班族生活习俗

伊班人是以种植旱稻和打猎为生的。早期他们从寻找耕地、播种到收割都必需举行悦神祈祷仪式，而仪式和信仰与战争联系，因为他们



伊班族的种稻方式：选择山坡丛林，砍了树芭，然后放火焚烧。（摄影：林佑生）

他们不但要借着战争获得耕地，也要以战争保全土地。他们在部落间的战斗中猎取人头，以成为族群中的英雄。那是伊班族的风俗，在白人拉者统治时期已被禁止。

伊班族的种稻方式是选择山坡丛林，用巴冷刀砍伐树芭，再放火焚烧整个丛林，借以获得天然肥料，然后以一种称为Tugal的尖木杆在土地上插洞，布下种子。在同一耕地种两三次，或当收成减少

或长屋人口增加，便迁移到森林深处另寻耕地，他们的人口也因此扩散到砂拉越各地。

每一届的农忙，伊班人都要举行悦神仪式。他们以梦兆或鸟兆的启示来决定农田的位置，决定种植的作物。从开始播种到收割期间，他们有许多习俗和禁忌，人们在田里和附近的活动都受到部落族人的管制。

斗鸡是伊班族群的娱乐，每当庆典或节日，他们都会举办这类活动。斗鸡场所大都在长屋晒台或屋外空地。斗鸡时大家各抱鸡只入场，选择对象议定后，才把鸡只放到场中决斗。如果其中一只在交锋时悲鸣而逃，即是败者，但往往都是斗至鲜血淋漓，羽毛脱落，遍体鳞伤。然而，如今斗鸡也转变成赌博。现在的斗鸡脚爪上都扎绑了锋利的鸡刀，这刀像一弯新月，一头有个圆环套入斗鸡脚爪。两鸡交锋便会用脚击向对方，往往一刹那血洒满地，胜负立分。



斗鸡是伊班族群的娱乐活动。（摄影：林佑生）

伊班族特征与服饰

大体来说，伊班族是身材矮小的民族，男子平均约五尺三寸，头发平直而黑，皮肤一般光滑无毛，肤色有的棕色，有的黄褐色，也有像华族一样的浅褐色；女性体格稍矮，皮肤较白皙。一般上，伊班族人很活泼，身体结实，行动敏捷，擅长在热带雨林中劳苦地工作。

在过去，伊班人的耳朵上缘镶嵌着山猪牙或传统装饰品；男人常把眉毛拔掉；男孩子初次出去猎人头或打猎时，就开始纹身；臀部、手臂、颈项、咽喉、肩膀、胸部、背部都刺着传统图案，这些图案大部分是代表部族的图腾。但是这些习俗已被现代的族人摒弃。一般妇女却很少纹身，顶多在手腕纹上一条镯子，或在大拇指纹上小小的图案，或者在一根手指上刺花以表示善于纺织。

传统伊班族男子的服饰只是用一条很长的腰布，围绕在腰和两股之间，一端穿过两腿垂在前面，像围裙一样，另一端则绕到腰后，打一个大结，有如雄鸡的尾巴。上臂和小腿上戴有用山藤或植物茎做成的环，也有一些是古代陶制的和白银制成的臂环。他们的战袍是用一块兽皮，中间开洞，从头上套下，上面点缀贝壳和鳞甲；头戴一顶用藤编制的帽子，帽上缀有精致的珠子和犀鸟羽毛；手持一个两头尖的长形轻木盾牌，大约三尺长十八寸宽，一支长约七尺的盐木（俗称铁木）吹筒，吹筒前端镶着锋利的矛，沾有毒液的竹制吹箭则装在一个用树皮制成的圆形盒子，悬挂在腰间，还有一把刀鞘和刀柄雕刻了精美图案的巴冷刀。

妇女的传统服饰是一条自制的黑色棉布裙子，头上戴着亚答叶（贝叶）制的大帽子。但是，在节日盛典时，她们的服饰穿戴都很讲究：穿上手工自织且富有亮丽图案的“布娃工布”（pua kumbu）、棉布制成的上衣和狭窄围裙，戴“拉歪”（lawai）铜环，手腕和小腿穿戴银器，腰系古银币串制的腰带，头发上插满银梳、银坠子；最特出的是耳垂下又大又重、黄澄澄的铜耳环。苗条的身材加上一把长发是

女性最爱。根据伊班族风俗，女人的头发经猎过人头的人剪了之后，会长得很长。

然而，如今这些传统装扮只能在节日庆典的表演节目中见到了。伊班族社群已随着社会的变迁，步上时代的列车，他们摒弃了穿耳、纹身，穿着时髦整齐；大多信仰基督教，能说流利的国语和英语，有部分地区的伊班族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华文教育。

伊班传统习俗也有服饰禁忌：居丧时不可以理发，也不可佩戴金银饰品；在以前，战争时，妇女不可佩戴首饰、不可用梳子梳头、不可让灯自行熄灭、不可以挂蚊帐，这一切禁忌不外为了她们的男人着想，保佑他们不死及不会陷入敌人手中当奴隶。



- 1 伊班族少男少女
- 2 伊班族纹身
- 3 伊班族传统服饰
- 4 伊班少女传统服饰
- 5 编制布娃工布
- 6 伊班庆典盛装的少女
- 7 伊班屋长

(摄影：林佑生)

- 8,9 伊班少女服饰 (摄影：许秀云)



伊班族社群结构

大多数的伊班人都住在长屋里，这种长屋因为族人繁衍，可达五、六十户人家，长屋的长度视家庭的多寡而定。长屋两端建有木梯，居民出入都利用这两个入口。一排一排的伊班长屋，不论多少都盖在沿河坡地上，都对着河流，利于防卫。长屋是高脚的，离地面很高。长屋中间有条无间隔的长廊，是夜间休闲喝酒与长屋集会的场所，称为ruai，婚丧仪式或其他节日都在这里

伊班长屋（摄影：林佑生）



举行。房间和厨房就在长屋最里层，顶阁是储藏室，伊班人称之为Sadau，农作物诸如稻米等收藏在Sadau里面。长屋外面有露台，用来晒作物及举行各种庆典仪式。长屋底下养着预备在节日用的鸡和猪。伊班族人很喜欢狗，他们认为狗是最忠实的朋友，所以也养了很多狗，这些狗只在打猎时才派上用场。一年当中，除了节日，大家都分散到田野去工作，住在田间小茅屋里。

兴建长屋之前，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必须帮忙清理土地。被指定奠基与竖立木柱的工匠必须到森林里，找一种名为Nendak的鸟。如果这种鸟在他的右边鸣叫，他就折断并带回五根树枝；如果在他的左边鸣叫，他就折断并带回三根树枝。这些树枝被称为Paong Burung。伊班人相信，鸟类可以决定他们的运势。

当柱子竖立起来，妇女须准备几种食物，包括糯米、蛋、老叶、槟榔、烟叶、香烟及糕饼等。竖立木柱用的地洞挖好之后，便举行祭祀仪式，把猪血洒在木柱上和地洞里。木柱竖立起来以后，他们就在地洞旁边种植一种称为Mumban的树。传说，若把石块、铁片和Mumban树埋在地洞里，兴建起来的长屋才会坚固和耐久。

所有的工作是以互助合作的方式进行，这种奠基仪式通常都很隆重。白天他们一起工作，晚上就一同吃、喝、跳舞和唱歌。长屋建好以后，还必须举行一个更盛大的庆祝入伙仪式：Pengarami Pindah Ke Rumah Baru。

伊班族人的生活似乎是一种公社生活，其实不然，他们之间分得很清楚，例如，你可以借用耨米的杆，但是决不可以用刀去削它；如果不经允许而擅自借用人家的东西，可能被罚。他们在亲戚中借用东西是很平常的，这让外人误以为他们的东西是公有的。

伊班小男孩到十几岁，就得跟大人一起去打猎，女孩子就帮助母亲，在家里或在田里工作。伊班人有的家庭没有孩子，有的孩子太多，所以收养兄弟或姐妹的孩子是很普通的事；但也依照古老的风俗，在长屋里举行过继仪式，让长屋社群承认过继者的关系。

信仰与习俗

伊班族人认为，人的灵魂与神灵鬼魅都没有分别。这是基于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相信神灵皆有神奇的超自然力量，而且具有亦神亦人的双重身份。他们相信，飞禽走兽与人一样，都有生命灵魂，不过，人的灵魂具有神游和作梦的能力。他们相信人的身躯还有某种物质，能化为第二个魂魄，它并不存在人的体内，而是化身为某种植物，生长在某个深山密林里。

他们相信河流、山丘、树木、石头都附有神灵，因此无论建造长屋、种植、结婚、打猎、远行、生育、丧事、节庆等等，都受梦境与鸟兆的影响。

伊班族人所创造的神有男女、善恶之分，这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男性神比女性多，主掌重要职务，且创造天地、水、作物、水果等万物，又能令作物收成好。女性神灵会帮助伊班妇女刺绣、裁衣、编制布娃工布和篮子。伊班人崇拜英勇的战士，因此英勇著名的战士在伊班社群中有极高的地位，而他们去世后，就被奉为神灵。

葬俗

伊班族人相信，人死后会进入一个叫“色巴扬”（Sebayan）的世界，此处与人世没有二样，提供死人在生时的一切日常用品和食物，让逝者生活。“色巴扬”这地方没有阴森森的气氛，住在里面的死者工作满意，身体健康，只希望工作能得到好的收获，没有疾病，没有灾难。伊班人都认为工作是美德。

伊班族人的传统观点是人鬼不分的，凡是在神圣领域之中有超自然力量的，如祖灵、幽灵、魂魄、大神，都称为“鬼”，即“安都”（antu）。人死之后，就把人间和幽冥两个世界沟通了。

族人死后，家里的人不分年龄或性别，均分其遗产。族人死后便

赶紧举行丧礼，把幽灵送到“色巴扬”去；但是送葬之后必须谨慎，不能让幽灵跟送葬的人回到长屋里。唯有祖先的幽灵才受欢迎，这些幽灵在梦中变成了蛇出现。这种幽灵可保佑他们的将来。换句话说，伊班族人举行“加威安都”就是迎接祖先的来访。

一般上，伊班族人去世时，都有陪葬品放在坟墓旁或埋在墓内，他们称陪葬品为“巴雅”。通常在逝世前，巴雅便放在身旁，逝世后所有的“巴雅”将被禁止拿到死者身边。

尸体经过清洗、穿着后，近亲把生米洒在他的胸部，便把他抬到长廊。死者生前用的草席盖在尸体上，四周用布娃工布围起来，巴雅从房间移出来，上面放一小火炉，生米和两只雄鸡也放在一起。如果棺木放在长屋中，那么丧家必须以两只雄鸡作为赎罪品。伊班族人认为，一个人死了就是鬼魂，必须马上和活人隔离，所以尸体只能停放长屋中几个小时。

葬礼很快便举行，除了巴雅，他们还带一只雄鸡、生米和饭锅。一些人便在距离墓地不远处煮饭、杀鸡，并把鸡血盛在小竹筒中。

安葬前，必须清除墓穴内所有的青色叶子，避免死者打扰他们，然后洒上一些白米，作为土地神的报酬。回程时，大家都要折一枝有钩子的树枝，把自己飘泊的魂魄勾回来；走在最后的祭司，会把一枝木柱插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作为生死分界。接着大家享用饭食，过后用鸡血涂抹脚趾，并把有钩子的树枝丢弃。回到长屋时，上屋之前必须把脚洗干净，墓地的泥土是不允许带入屋子内的，否则就会发生瘟疫。过后，死者家属有三天称为“比巴那”的禁忌期，房间内的灯火必须保持光亮，吃饭时要把少许的饭丢到屋底与死者同吃；这三天，长屋里的族人都停止工作和娱乐，也禁止离开长屋，外人也不得到访；到了第三天才把房间内的火熄掉，祭司用一只雄鸡在家属头上旋转，念祝祷文使他们的灵魂能继续生存，并得到好运。

槟榔婚

伊班族青年向心仪女子求婚成功的话，就会先送她一枚戒子作为信物，然后告知家长，并亲自到女方家谈婚事。他必须带一个杯子给女方父母，如果女方家长把杯子收下，即表示对这门婚事没有意见。

伊班族人的传统婚礼一般都会在女方家里举行。结婚当天，新郎会邀集一群女性亲友，一路敲锣奏乐到女方家迎接新娘。婚礼仪式很简单，现剖七粒槟榔，放在一个黄铜盘上，盘上还有七片桉叶、七粒甘密和七小撮白石灰；亲友都围黄铜盘子而坐，一面嚼槟榔一面磋商婚姻条件，如离婚时双方如何赔偿、妻子被丈夫遗弃又如何赔偿等，这些赔偿金额和物品都是根据祖先留传下来的规定。

议定被接受后，男方便可把盛装的新娘接回家。到家后，这对新人被安排坐在一起，接受长老祭司的祝福仪式，接着喜宴便开始，而这对新人会先退席入房，以避开一些不祥的征兆。在接着的三天三夜里，如果梦到不祥的梦兆，或遭遇厄事，或听到不祥的鸟兆，便得解除婚约离婚；如果三天平安过去，新娘便要回娘家，亲友会陪同，且每人各带一筒竹筒饭到女家，再为这对新人祝福。

伊班族婚礼因有切槟榔仪式，所以也被称为切槟榔婚，借此昭告部落社群，他们已经结成夫妇。由实际与社会的观点而言，男女两人结成夫妇，只是与他们的部族有关系，但结婚不纯粹是形而下的结合，而是具有更崇高的意义。不过，这种切槟榔仪式也逐渐不流行了，因为基督教的教堂婚礼已取代这种传统仪式。

伊班战船

很早的时候，伊班族群就懂得造船。早期只是用火焚烧大树桐中央，然后以水浇熄，再简单的凿挖、用巴冷刀砍削，中间撑以支架便成长舟。比起其他原住民只用树皮制成的船，伊班族的长舟更加经得

起河浪的冲击。

伊班族长舟的底部平扁，船首尖长微翘，船身狭长，船尾较阔。船身狭长利于水上滑行和穿梭上游险滩。长舟原本是内陆民族日常捕鱼和运输的交通工具，白人拉者统治砂拉越时，他们把长舟发展为战船，抵抗拉者的侵占及攻击其他族群。

伊班族的战船有些是两层的，上层可长达三十六尺，以船弦支撑，下层则超过四十尺，以藤缚紧，能载六、七十人和两个月的粮食。战士在船顶与敌人交战，两人在船首导航，船尾则有四个人负责掌舵。战船内的武器大多为巴冷刀、枪炮、盾牌和吹筒。伊班族人能连续划战船十几个小时，每小时约六哩，稍微的休息只是为了煮食和用餐。

伊班族的战船有一些是完全不用铁钉或木钉的，他们用藤缚紧战船的木板，作战回来便砍断藤，把船板收藏在长屋里，避免长期停泊在水中而腐烂。在与白人拉者对抗时期，伊班战士约有二百艘战船。



伊班长舟（摄影：林佑生）

结语

伊班族原本没有文字，一代代的家族史、迁移历史、英雄故事、笑话、格言、谜语、歌谣和诗歌全靠记忆口头传承，他们在言语上运用自如。有人说伊班人没有音乐与美术，即使有也是从别的民族学来的，因为他们很早就和加央族接触。伊班族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都不错，种族虽然不同，但彼此都相安无事。

虽然伊班族群占了砂拉越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他们各部族的进步是参差不齐的。伊班人并不是不想进步，只是要依照自己的步伐和意志逐步改进，而新的改变须保留旧风俗。伊班族群的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之间必须协调，因为保守分子不喜欢在原则上有什么改变，可是激进分子却要求一切都赶快进步。当然，为了族群的利益，他们应发挥多数人口的优势，尽快使自己的族群成为有力量的民族。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3月22日
2006年5月重修

陆达雅族——毕达友 Land Dayak--Orang Bidayuh

毕达友族的迁徙

在砂拉越，毕达友族只定居在古晋省内砂拉越河及砂隆河的上游一带，还有一小部分居住在婆罗洲岛西北部，靠近印尼加里曼丹边境的伦乐、三马当一带的山地。

有关毕达友族的来源，他们本身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很久以前，他们原本住在西婆罗洲沿海一带，但是常受海盗袭击，许多族人被掳去当奴隶；当这些奴隶老了，不能利用后，海盗又把他们放逐到岸上。其余没被俘的族人就越退越入内地，占居在容易防守的山坡地带，因而被其他族群称为陆达雅族。

若以语言来区分毕达友族，这个族群大约可分为四个方言支系。其中最大的两支是定居在西连县上砂隆一带的“布卡砂隆”毕达友和定居在古晋县巴达旺、朋尼逊路、晋连路一带的“比布鲁”毕达友；还有两个较小的支系，一支是散布在古晋省石隆门县的“查凯”毕达友，另一支系“实拉高”毕达友，则居住在古晋省的伦乐和三马当县，这是砂拉越最西端的土地。

虽然他们各有方言，但是许多言语还是相同的，而且他们还吸收了许多伊班语和马来语作为他们的共同语，因此，即使他们各说自己的方言，却也能互相了解。比较特别的支系是“实拉高”，他们集居在伦乐县的啤瓦路一带，一直沿伸至加里曼丹境内。他们外表虽酷似马来族，但是平时都讲客家河婆话和福建话，年轻一代更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只有碰到自己族人时才会以实拉高语交谈。

比达友族和伊班族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们没有纹身，而且在早期他

们根本不会造船和划船。自数十年前开始，他们的妇女在小腿、手臂和腰部都戴着一重重的铜环；这些铜环一经戴上，就不再脱下来。

毕达友族的部落结构

毕达友族是结社群居的民族，不论耕作、修建房屋道路，都是分工合作。每一座长屋都有一位屋长（Tuan Rumah），他必须熟悉毕达友族传统习俗法，在族中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他的职责是根据习俗法和经验裁决部落中居民所犯的错误。

毕达友族为了确保部落中每项工作都能顺利进行，部族中还有专司各职的专人，包括：

- （1）酋长（Tuan Kampung）：他是部落的最高首领，拥有崇高地位，也备受族人所尊敬。主要职责是维持部落中的行政执行、联系长屋间的团结和排解长屋间的纠纷。
- （2）祭司 / 杜冈都达：在长屋中地位仅次于酋长，他是部落中的通灵者，部落中各种大小事如寻找耕地、砍伐森林、建造、祭祀等等的举行时间和地点，都必须听取他的意见和指示。他也是部族中解析梦境和鸟兆的专家，同时也是部族中唯一的医生。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言论可取代酋长。
- （3）达雍兰钗：由族中一群女性组成，在庆典和祭祀仪式中，她们穿上传统服饰，头戴特有的红帽，担任祭司的助手，协助朗诵经典和传递法器。
- （4）巴拉必纳曼：他们是一批年轻的毕达友男子，曾在荒山里修习通灵和巫术。
- （5）雅博米鲁利：毕达友族中的灵媒，除了可以和生灵沟通，也可与死人的灵魂沟通。
- （6）比玛因阿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座长屋的文化委员会，负责筹备各项毕达友节日、祭祀仪式和负责教导传统舞蹈等。

毕达友族社群没有阶级、贵贱之分，长屋中的居民地位一律平等。每当长屋的领导人如屋长、祭司去世，他们会通过投票选出新人，每户人家只有家长或代表才有权力投下一票。

自古以来，毕达友族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然而在长屋的经济和作业中，毕达友女性却扮演十分重要的地位，她们除了负责家务如打扫、烹煮、照顾老幼，也必须到田地里干活。传统上，每天天未破晓，她们便起身为家人准备食物和带到田地的午饭，然后在天亮之前，到河边洗衣、挑水回家。等家庭成员都吃饱后，她们才用餐，之后便准备工具赶到田里工作。一路上她们聆听各种动物的叫声，如果判定是凶兆，便马上转身回家，以避免不吉利的事件发生。一般上，她们在田地里的的工作包括清除野草，把烧芭剩余的树枝堆积起来重新燃烧；种植玉蜀黍和蔬菜、插秧、施肥、除草及收成，并把收成的稻米去壳；傍晚她们还会顺便带一些木柴回家。她们在准备晚餐时，还必须喂养长屋楼下的鸡和猪只；晚餐后她们必须打扫屋内。等孩子们都睡了，她们便开始编制藤篮或草席。

反观毕达友族的男性，他们则负责比较粗重的工作及决定一些重要事项，比如听取鸟兆、选择适当的耕地和建造长屋的地点、砍伐森林烧芭充作耕地和建长屋、开垦土地栽种旱稻、开辟道路、背负收成的稻谷回部落、编制渔网、打造刀斧农具吹筒、打猎及参加会议等。

分工合作是毕达友族部落最大的特色，而今他们已不分男女职责，大多都一起分摊家务和农务。

毕达友族的村庄也与其他原住民有所不同，通往村子的路口都建有一堆形状奇特的圆锥型小茅屋，这是他们的谷仓。这些小屋的地板下，每根柱子顶端都装有平面而圆的大木板，使老鼠无法沿柱子爬到谷仓里。一般上，每个村落都是由二至四座长屋围筑而成，村落中心筑有一座建筑物，是全村最特出的一座，高于其他的屋子，这是族人举行祭典后储藏人头的地方。不过，在猎人头被禁止后，这屋子已成为部落中未婚男子睡眠和来访客人寄宿的地方，有时也被当着部落集

会的场所。这屋子是全村居民共同建造的，属于全村人所共有。时至今日，即使宗教已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头颅已被迁走，长屋已变成独立屋，这种建筑物仍然存在毕达友族集居的村落，这屋子仍有它特别的用途。

毕达友族是一个奇特的族群，他们即合群却又是个人主义者；他们集居在长屋，但又以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以上为经济单位；耕地合在一块，耕地的拥有权属于砍伐原始森林的人，衍生下来，所有子孙都有份，变成民族公产。虽然他们下种、除草、收获都互相帮忙，但是田地的耕作仍然分得很清楚，收成的好坏，还是各归各的。

除了耕地和亲族之情能把毕达友族维系在一起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共同的危险感到恐惧，包括外族侵袭和猎人头的心理恐惧——他们认为猎人头的人大多是海达雅族，而且相传每隔数年都会猎一次人头。集居除了可共同防御外侵，也可壮大声势，避免敌人的觊觎。

毕达友族的习俗与信仰

毕达友族主要的作业是种植旱稻，这作业占了他们一半的工作时间，其余的时间，他们也种植杂粮、树薯、甘蔗、树胶、胡椒、咖啡、香蕉等可以出卖的作物。为了补充贫乏的食粮，他们也按季节到森林里采集野菜、果实及可出售的土产。虽然如此辛勤的工作，但是绝大多数的毕达友族群仍然生活在贫困边缘。因为早期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海盗的侵袭，所以他们大多喜欢聚居在人们不易到达的偏远山区。前往毕达友族的部落，有时必须经过宽阔的河流或深谷才能到达，也因此毕达友族建造了一种特有的吊索桥。这吊索桥是用棕榈树纤维制成的绳子绑扎竹竿，横越宽阔的河面或深谷，看起来像是很脆弱，走起来摇摇晃晃，但却是十分坚固和安全的。

通往毕达友部落的路上通常都会设有休息站，在这里比达友族会放着一种用竹管制成的水烟筒，他们称为“瑟鲁卜”，过客在休息时

可以抽一筒烟提神，但是千万不可破坏，而且使用完后一定要留在原处，因为这是给过往的鬼神使用的，谁要是破坏了“瑟鲁卜”，就会受到严重的处分。如果您发现这里没有抽烟的竹筒，那么这个村落就违反了毕达友族的俗例，这个村落将会受到惩罚。

传统习俗与禁忌

毕达友族现在大部分已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但是仍然保存许多原有的信仰。毕达友族也和伊班族一样是多神论的民族，他们相信梦兆、鸟兆，也敬重祖先灵魂。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到一个叫“诗巴央”的地方去，那儿就像人间一样。他们相信灵魂仍然关心世间的事，因此，举凡庆典，比达友族都必须招请祖先英魂降临共同庆祝；也因此，毕达友族社群有许多禁忌，以避免触怒鬼神。若触怒鬼神就必须举行“加威”祭典，祈求鬼神谅解并保佑族人。

关系毕达友族种植工作的重要祭典有四种：“加威本加哇”（Gawai Pengawah）、“加威雅帝”（Gawai Nyadi）、“加威博兰都”（Gawai Berantu）、“加威博纳”（Gawai Beneh）。

加威本加哇：通常在种稻前举行。当部落分配好种植土地，并以竹茅作稻田分界记号，族人就在稻田小径通往主要道路交接处建造一间小屋，以供“加威”之用。依照毕达友族传统，稻田里要放的几块石头和黄姜，此时可暂放小屋里，等祭典过后才安置到稻田。这类“加威”必须奉献祭品给神灵，当祭司颂祭完毕后，杀一只雄鸡，用鸡血祭奠鬼神。“加威”后必须遵守四个晚上的禁忌期，禁止外人进入；如果这项禁忌被破坏，就必须重复“加威”。这种“加威”的目的是祈求稻田不受妖邪、野兽、虫和鸟的骚扰。祭典过后便可开芭、砍树及烧芭以种稻。狩猎所获的猎物如野猪、野鹿等，都不可经稻田路径回家，必须绕道而过。

加威雅帝：是播种种植之后举行的“加威”，祭品除了雄鸡，还

要一只猪。“加威”后，人们可带着猎物通过稻田回家。

加威博兰都：约在下种一个月后、除草之前举行。仪式在河边小屋内举行，以亚答叶装饰，祭品摆在畚箕上，由祭司放置在特制的台上。族人可以奏乐跳舞，但不能尽情吃喝，也不可把食物从稻田里带回家。有些地区的毕达友族则选择在谷仓举行这种“加威”，“加威”后实行六至八个晚上的禁忌期，期间禁止外人进入长屋和稻田。如果稻谷长得不好，族人就会杀鸡或猪，把鲜血洒在稻田，男的列队敲打铜锣，女的跳舞，务必捉住令稻米长得不好的邪灵，放在小木船中送入河流。

加威博纳：收割后举行的祭典。每户人家会拿出一些稻谷，让祭司滴洒鸡血，成为翌年的谷种。这类“加威”可以喝酒，但禁忌期也要六至八个晚上。

传统上，每年稻谷收成季节，毕达友家庭都会聚集在稻田，观察“迪基”鸟的巢穴洞口，如果大部分洞口都朝向一个方向，那么明年开辟的新稻田就必须往那个方向。每年农季开始时，毕达友族会在凌晨五六点观察天空的星星，若一堆六颗的星星出现在天际，而下午两点又出现在太阳旁边，那么新的农季便开始了。必须是一家之长才能随同长老一起观星，毕达友族相信，如果父母还健在者也参加观星，那么在新一季农耕结束前，他们的父母将会去世。为了避免不幸事件发生，一概只准家中最年长者参与。

如果部落内有人患重病或遭逢厄运或作物收成非常不好，就必须举行另一种叫“加威咯巴拉”（Gawai Kepala）的祭典，这种祭典比其他的复杂多了，且禁忌也多，比如一连八晚夫妻不能同床，部落一年内不可吃鹿肉，不能用硕莪树的叶子盖屋等。

为了许多的禁忌，毕达友族订下了各种规则，比如：在节日或丧事后，必须有一段禁忌时期，任何人都不得出入部落；在庆典节日时，不可洗涤睡觉用的草席，衣服不可挂在房子外，以免得罪天上降临的神明；举行庆典招请祖先时，不可提他们的名字，以免遗漏某个

祖先而被怪罪。比达友族人也相信自然界的灵力，如山猪牙、鹿角、奇怪的石头及盐木都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通常把这些具有特殊灵力的宝贝收藏在小屋里，在几年举行一次的特别庆典才会拿出来亮相，平时是不可能见到的。

传统婚礼与禁忌

根据毕达友族传统，男子十八岁时，父母便会委托长屋内的媒人向看中的女方家长试探，如果女方家长不反对，那么双方父母便约定时间讨论细节，然后寻求族长同意，并在部族中公开宣布。一般上，订婚仪式是在丰收后月圆时举行；聘礼并没有硬性规定，主要是根据男方的经济情况而定。订婚后，准女婿必须到女方家里，为女方下田耕作；在结婚之前，男方必须把所有债务还清，包括婚礼的债务。还清债务后，双方父母会再次磋商定下婚礼日期。根据传统，婚礼也必须在月圆时刻举行，因为在毕达友族的传统观念中，月圆代表光明；如果在月圆后举行婚礼，将会给新婚夫妇带来黑暗，他们的生活会贫穷潦倒。新娘在婚后至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所穿的黑裙裙脚必须缝上一条白布片，以表示她已嫁为人妇。

毕达友族妇女被证实怀孕时，长屋里的接生妇将会为她举行祈福安胎祭典。除诵经外，也会在她腹部涂上椰油、黄姜粉之类的传统药物，以驱除邪灵，让胎儿顺利生产。怀孕期间也有许多的禁忌，孕妇必须遵守，准父亲也不能例外。主要的禁忌如下：不可偷窃，以免孩子长大后成为窃贼；不可吃鹿肉，以免难产；准爸妈不可夜出，以防止恶鬼跟着回来，伤害胎儿；勿与麻疯症患者相处，以免胎儿早产夭折；不可开沟或开盛水器，以免孩子缺唇；不可进入停尸间或停放棺木的房间，以免流产；禁止杀生，不可伤害任何蛇类、爬虫、飞禽或走兽，以免婴儿夭折；不可熔化或用火烧任何金属，以免流产；不可亲自开放储存在水池、井或水槽内的水，以免胎儿流产；不可以利

器在木板上挖洞，以免孩子缺唇；不可用力紧绑或紧盖任何物件，以免难产。不可油漆，以免孩子畸形；不可钻洞，以免孩子头部或身体留下溃烂、受伤的痕迹；不可触摸尸体或棺木，以免孩子天生聋哑；不可接触猴子，以免猴子模样像猴子；勿卷草席，这会使孩子倒吊出生；不可吃罕见的鱼类，以免孩子缺唇；不可吃乌龟，以免分娩时出现问题；不可学小丑表演等等。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对毕达友族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素质，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精神领域，但是又因为宗教信仰的歧见，造成部落族亲的分裂，导致许多家庭各自迁离长屋和部落，在另一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屋。

无论如何，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并没有让毕达友族放弃祖先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他们仍然生活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仍然是一群喜爱音乐，懂得享受，热爱大自然，勤奋乐天的民族。虽然许多毕达友族都离乡背井到城市工作，一方面吸收他族强势文化，一方面组织本身族群协会，强化、团结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然而一有机会或庆典，不论多远，他们都会回归自己的部落。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5月31日至6月7日



- 1 毕达友族妇女在长屋中闲聊抽烟
 - 2 毕达友妇女舂米
 - 3 毕达友少女
 - 4 毕达友族妇女正在吊索桥旁做竹筒饭
 - 5 毕达友族舞蹈
 - 6 毕达友族
 - 7 毕达友妇女
- (摄影：林佑生)



肯雅族 • Orang Kenyah

肯雅族的阶级制度

就社群生态结构而言，砂拉越各个内陆民族各有特定的阶级划分方式，如加央族和加拉毕族。肯雅族在门户伦理观念和阶级组织方面，远比其他族群来得讲究及苛刻。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传教士深入部落传道，族中大部分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古老的阶级制度也受到了无可避免的冲击。不过，根深蒂固的古老传统，若要在短时间里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时至今日，肯雅族群的长屋中仍普遍存有贵族与普通阶层的划分制度。这一支民族的阶级划分得严谨且清楚，让人不禁发出惊叹声。他们分出了一、二、三等级的贵族，然后是平民，以及最下层的奴隶阶级。也因此，我们了解，肯雅族群里的第一等贵族人数并不多，这一级的族人必须有纯正的血统，也必须有一套全族人都认同的族谱。这族谱犹如一本烙印在族中长老脑中的无字天书，高辈分的长老必须记得家族如何开支散叶，如何传承族群，甚至记得每一代领导的名字，以证明他们这一阶层族人的祖先是神的后代，或是曾被神明委任为族群里的统治者，他们才能享有这种地位。

也因为族群中的阶级制度，肯雅族在婚配上也讲求门当户对。部族中也有一套严格的通婚制度，以确保第一级贵族的血统得以保持纯正。但是，凡事都有例外，肯雅族人的阶级也有升降的特殊情况：若第一级贵族要娶普通阶层的女子，那么从他们结婚那天起，他将降为第二级贵族，包括以后他们所生的子女，因为他们已不是纯正的肯雅贵族。反过来，如果一位普通阶层或是低阶层的男子，获得族中长老认同后，娶了族中高阶层的妻子，那么，在经过特殊的洗礼仪式后，

他的社群地位即可提升；他在婚后得准备一条生猪和一串属于即将晋升阶层佩戴的项链，坐在长屋中央，由族中掌权的长老当众提来一瓢河水从头浇下，从此他便晋升为他太太那一阶层的一分子，并享有那一阶层人士的一切特权。

肯雅贵族

若要分辨肯雅族男人的阶级，从他们身上所佩戴的饰物就能大略知道。即使不是节日盛装期间，肯雅族男子在日常休闲时，也会把可以炫耀特殊身份的饰物，尽量往身上挂，以至耳朵、颈项、上臂、小腿等都在色彩缤纷的装饰品包装下，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在肯雅族人眼中，男人身上的装饰品越多，越显得其身份地位出众，因为有许多装饰品是一般阶层的肯雅族所不敢随便穿戴的。

一位标准的肯雅贵族男人，左右上臂一般都套有一个藤制臂环，这臂环称为“砂隆”；双脚小腿上方则套上十几个称为“柏罗”的藤环；他的双耳壳和耳珠都穿有洞孔，耳壳上的洞孔穿戴山猪牙、熊爪，而耳珠的小洞孔则穿戴铜耳环。这些耳洞都是在他们孩提时由族里的长老穿钻的。

几乎所有的肯雅族男女都拥有一条手串的蓝黄珠链，这些珠链的珠子，据说是十七、八世纪时来自波斯。蓝色和黄色大小珠子串成的项链，尾端编有一个小锦囊，这项链有一定的花纹和符号，用以区别项链主人的身份和阶级。如果你见到一位肯雅族人，他胸前的项链镶有一颗老虎牙，那么他肯定是肯雅族中高阶层的贵族，只有第一、二级的贵族才有资格佩戴镶有虎牙的项链。

虽然在砂拉越的森林中无法寻得虎迹，但是老虎却是肯雅族人所尊崇的兽王，虎牙便成为代表贵族权威的标志。也因此，在肯雅族的习俗中，最珍贵的宝物便是虎牙；如果一个外族人赠送一颗虎牙予肯雅族的一级贵族，那么他将被这个贵族当作终身的知己。

摇晃的长耳垂

肯雅族女性走起路来端庄优雅的姿态，似乎是经过特别的训练，其实是因为她们都戴着很重的铜耳环，而且耳垂又特别细长，激烈的晃动恐怕会使耳垂断裂。

在砂拉越的原住民中，女性拥有长耳垂并不是肯雅族或加央族特有的习俗，许多内陆民族妇女在过去都拥有长耳垂，加拉毕族也是其中之一。

肯雅族女孩在出生后第三天，便进行穿耳仪式。穿耳是用一根由竹片削成的针刺穿女孩的耳垂，这竹针就留在耳垂上一段时间，然后竹针逐渐加粗，直到伤口痊愈后便改用木塞，且不断加大木塞尺寸，直到木塞的直径达到两寸左右，穿耳的基本阶段才算完成，才可以戴上耳环。为了产生漂亮的细长耳垂，耳环的数目必需不断的增加，重量也不断的增加，约经一年时间，耳垂便会被拉长至三四寸左右。随着逐年不断增加重量，有些肯雅族女性的耳垂可长达八九寸，垂悬在胸前，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闪着亮光。

肯雅族人所戴的耳环，多数是黄铜和锡合炼制成。他们先将锡熔化，然后倒入小竹管，待锡凝结冷却后，剖开竹管取出锡条，再缠绕在圆木棍上加工捶打，才制成精美的耳环。另一种圆锥形耳环多数是用黄铜浇模铸造，再挫磨而成，这类耳环工序较繁，价格也较昂贵；但是它能在走动摇晃时闪烁金色亮光，因此还是肯雅妇女的最爱。

长耳垂的习俗已逐渐被屏弃，如今我们看到有长耳垂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原住民妇女，年轻一代的内陆民族女性早已放弃穿长耳垂的习俗。有些已届中年的长耳垂妇女，而今也借助新科技，动手术把长耳垂割除、缝合，恢复原有自然的耳朵。

肯雅族男性也有穿耳的习俗，但他们不拉长耳垂，只在耳垂上戴个小铜环，但是举行成年礼时却会在耳朵上方穿个洞孔，以表示成年长大了。这个洞孔在古早时期，肯雅族和其他原住民尚有猎人头习俗

的时候，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猎过人头的族人英雄，才有资格在耳朵上方的洞孔插上野兽的牙齿。因此，早期的肯雅族男子都穿有这种耳洞，等待着猎人头后光荣地戴上兽牙。最常见的是山猪牙，而穿戴老虎牙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时至今日，猎人头习俗已绝迹，肯雅族男子仍然还保留穿耳的习惯，但已不是猎人头的象征，只为保留一点传统的习俗罢了。

肯雅孩子的命名仪式

肯雅族人的孩子通常是以其英勇祖先，或是对族人有贡献的英雄来命名。长屋中有相当数目的新生孩子时，居民便会向屋长商议，举行孩子命名庆典；这仪式通常会盛大举行，并广邀宾客参与。在庆典中，孩子的名字被大声宣读出来，孩子的母亲在一位敲着锣的男子引导下，趋身走向围坐的宾客，给予每位宾客一汤匙姜水，在她身后跟着五位女眷，第一位会给宾客一些猪油，宾客可以当场吃下这些猪油，也可以用香蕉叶将猪油包起来，稍后再吃，第二位女眷则呈上姜水，第三位再送上猪油，第四位送上更多的姜水，第五位则送上猪油。这献姜水和猪油的仪式重复进行，直到所有孩子被取好名字为止。

到了下午时分，主人才设宴招待宾客。主人家把山猪肉、米饭、蔬菜、鸡肉等包装妥当，整齐地放在一条长舟内，小伙子便把长舟抬向长屋走廊，仿效撑着长舟、经过险滩，又唱又诵，吆喝着，把佳肴、烟和米酒分给宾客。用餐后，每位在场的人都会参与歌唱和跳舞。他们围成长形的人龙，由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男子引导，跳起“达东族鲁”（Datun Juluh）与“沙加鲁巴”（Saga Lupa）；唱着“巴迪 / 苏吉”（Badi/ Suket）歌，在长廊随着音乐的节奏，慢慢的移动。接着就一个个跳起个人舞，这些舞蹈称为“干杰拉山”（Kanjet Lasan）、“干杰礼朵”（Kanjet Leto）、“干杰拉基”（Kanjet

Laki)。在沙贝琴（Sape）悠扬的声乐中，舞者各尽所能，展现他们美妙的舞艺。那些善于唱传统民歌的，也会场上高歌以娱宾主，男女一唱一答，内容是希望刚取名的孩子快高长大，将来出人头地。他们也会歌颂族中的英雄事迹。年轻男女也会自动参与传统舞蹈，并鼓励在场人士参与共乐，这欢乐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第二天庆祝仪式结束后，宾客陆续回去各自部落长屋，临走前，他们的脸上会被涂上锅底的黑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参与了一项快乐的仪式。对参与孩子命名仪式的肯雅人来说，不洗去脸上的黑灰是对主人尊敬的表现；如果洗去脸上的黑灰，他将被视为骄傲、不诚实，也将被视为拒绝过艰苦生活的人，并且不肯与主人平起平坐，他也会被看作是忘恩负义的人，只想赶快忘掉主人的盛情招待。

抹黑你的脸

拜访肯雅人的部落，除了会得到热情的招待，也将会获得一个特殊习俗的招待：肯雅妇女会用锅灰涂黑你的脸。

当你拜访肯雅部落后即将离去时，肯雅少女和妇人会站在门口梯间，预备了锅底黑灰为你祝福和送行。她们会在你离去时突然伸出沾满锅灰的手，往你的脸上涂抹，如果你有所抗拒，或因此恼怒而回敬她，那你可能会被涂抹得全身乌黑；反之，你从容地让她们涂抹，那么你只是被抹黑了脸，衣物也不会弄脏。

这是肯雅族人特有的传统习俗，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朋友和远方来访的客人。肯雅族的部落大多建于远离城镇的山林地区，他们深信从山峻岭、森林河流中都隐藏着神灵和妖魔鬼怪，远方客人来访难免引起它们的注意。肯雅族人有族群的神灵保护，而客人则没有，因此，主人在客人离去时把客人的脸涂黑，致使妖魔鬼怪无法辨认，那么客人才可以一路平安回家。

肯雅族的农耕习俗

肯雅族的农耕习俗基本上还是延续内陆民族的传统迁移农耕法：在一座山丘栽种一季早稻后，为使土地恢复，或是收成不好，他们便要寻找另一处未开垦的土地，重新开辟田芭种植；或者重新开辟歇息已久的田芭来耕种。

肯雅族人认为天地间的所有土地都是农耕大神“普岩玛兰巴舍龙鲁安”主宰，因此他们从一座山迁移到另一座山耕种之前，都会举行“利旺”（Liwang）祭祀仪式，祈求农耕大神赐予沃土，希望在他的庇佑下，来年会有较好的收成。

当决定寻找新耕地时，屋长与众贵族长老商议后，便会委派一位杰出青年，负起出外寻找新耕地与向农耕大神祷告的任务。

踏上旅途前，屋长会交给他一只大雄鸡。他会乘着长舟，带着一些食物和清水，顺流而下；当发现可耕作的丘陵便停下来上岸，越过山丘谷地。如果确认是块好地，他会抱着雄鸡来到一棵大树下，抽出锋利的巴冷刀，将鸡头砍断，把鲜血洒向土地，嘴里念着祷文，祈求农耕大神“普岩玛兰巴舍龙鲁安”赐肥沃的耕地给族人，并降临长屋，恩赐丰硕的稻穗；希望族人献上肥美的雄鸡后，农耕大神施展无上法力，把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如果还有邪魔精灵藏在这里，请把它驱走，让族人有一片干净的耕地。接着他便静静坐在大树底下，专心注意眼前飞过的鸟儿和四方八面传来的鸟叫声，直到一种名为“迪答扎”的小红鸟从左边飞向右边的树林，才算大功告成，准备回家。

他一回到长屋，便立刻把新田芭的地点公布给所有居民知道，同时也向族人报告他看见红色“迪答扎”鸟朝右边树林飞去的吉兆。

在圈定新田芭的地点后，长屋中贵族长老将议定开劈新芭的日子。肯雅族所谓的砍芭，主要是将山坡上的大小树木砍倒，约略清理野草，堆在一起，等待日后烧芭。

长屋中几乎所有的男子都参与开芭的工作，并依能力划分出各

自家庭所需的耕地。首两天的工作只进行三几个小时，中午前用过干粮，便各据一方，静听是否有不祥的鸟叫声，一连两天。如果左边有不祥的鸟叫声，他们便会放弃开芭的工作，以避免触犯山里的幽灵或山神；如果一切顺利，第三天便到田芭里感恩祷告。这仪式是在各自的耕地上举行，三个鸟形木雕被安置在田芭中央，左边放着较小的，代表捕蛛鸟“伊夕”，中间较大的代表紫猎鸟，而中间有着尖喙的代表啄木鸟。这三种鸟是肯雅族人认为不祥的鸟，出外工作或开辟新芭听到它们在左边啼叫，他们便会在原地露宿一晚或放弃原定计划。三个木雕的鸟摆置好后，在它们前面各安放一小团白饭、一小竹筒白米酒，祈求它们不要来骚扰，并承诺丰收时会给予看管各鸟兆的神灵一个丰富的祭祀。过后族人便各自乘长舟回长屋，进入三天的禁忌期；这期间，长屋里所有的人都禁止离开家门，以免触犯邪灵，使长屋居民遭受灾难。接着便开始整理田芭，直到芭地清理妥当为止，这阶段肯雅族人称为“本加沙罗”，这期间如果在田芭里遇到毒蛇，必须暂停三天；如果在新芭地里碰到野猫或蟒蛇，那么必须放弃该片芭地，因为山神不高兴他们在那土地上耕作，才会派野猫或蟒蛇来示警，坚持继续开垦必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全长屋的人都会得瘟疫。

清理田芭后，便是等待烧芭的日子，通常都在8月份新月初升时。长老择了吉日，大伙聚集在田芭，先在周围清出一条路以阻止烈火蔓延别个山头。屋长在点火之前，怀抱一只雄鸡，走到山坡上向农耕大神祷告，祈求保佑丰收，然后用巴冷刀划断雄鸡颈项，让鲜血洒向耕地，请求大神接受子民的奉献，施展无上法力，清除田里一切不祥之物，好让族人准备播种。接着屋长要求每户人家派出一名男子，协助点火和驻守，以防火势蔓延。这火将连续烧四、五天。到了9月中旬，奉命到森林聆听鸟兆的人回来报知，清楚听到吉鸟“奥尖”的叫声，表示神灵已指示他们在短期内播种，当晚所有的妇女必须参加感恩农耕大神的舞会，穿戴传统服饰，头戴点缀羽毛的珠帽，老少妇女各自手执木杆，在沙贝琴伴奏下，沿着长廊以整齐的步伐跳起插秧舞。

肯雅族的传统社群虽有阶级结构，但又有共同分享的制度。播种时，普通阶层的族人必须为贵族阶级的族人义务耕种几天。按传统，男人的责任是走在前头，以尖木杆往芭地里插洞，而背着谷种的妇女跟在后头，往洞中放几粒谷种。长屋居民都以互助的方式，务求在半个月内全屋人的耕地都能完成播种。这期间，如果老鹰在天空盘旋，然后飞向右边，肯雅族人相信这一季的耕种一定会丰收。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12月19日
2006年8月3日重修

1,2,3 肯雅族女性
4 肯雅族羽毛舞
(摄影：林佑生)



加央族 • Orang Kayan

丛林里的艺术家

据说加央族是最后才进入砂拉越的原住民之一，他们原本是一群迁移性很大，而且侵略性很强的民族；他们都认同自己的祖先来自加里曼丹的加央河谷地，并以加央河作为他们的文化发源地。

百多年前，加央族因为侵略和追赶其他弱小民族，而进入砂拉越的“乌苏阿包高原”地区，之后才迁移到砂拉越各大河流的上游和中游地带，例如民都鲁巴南河、拉让江上游流域一带。虽然他们是居住在山区的族群，但是他们的生活都与河流的交通息息相关，他们都是造船与航行能手。

也许族群的侵略性和沿河流集居的关系，加央族在砂拉越的分布很广，至今砂拉越仍有许多地方是以加央语命名。虽然加央族分布很广，也分成许多支系，但是语言差异却很小，基本文法的结构是一致的，尤其与印尼加里曼丹的加央族明显统一。

每当加央族迁移到新的土地，他们就必需猎人头来祭奠新开辟的领土，以期望得到繁荣和丰饶，这种风俗习惯致使加央人形成具侵略性的民族。早在一百多年前，他们大事蹂躏砂拉越北部和东部地区，许多善良弱小的民族都遭受压迫和侵略，并被驱逐到河流下游地区去。许多弱小民族不得不放弃肥沃的耕地，甚至放弃即将收成的作物。唯有肯雅族人凭着优越的战略，才能和他们相抗而共存。

不过，据熟悉加央族性格的人形容，加央族是拥有文化的族群，尤其在艺术和音乐领域。若从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来看，基本上他们都是农人，他们的宗教、风俗、社群结构及许多歌谣都是和农事相关的。

加央男人身材中等，由于经常在河流急滩活动，所以肩膀和手臂的肌肉非常发达，而加央妇女的体格较为娇小。他们都有淡褐色的肌肤。加央人一般个性保守沉默，对于未来的事情和生计都很重视，而且他们一旦决定后，就会全力以赴。他们经常都避免介入纠纷，但一经介入，就会坚决地斗争到底，绝不放弃。

加央族分为数个族群，每个支系都各有名称，由一位族长统治。如果是一个大族系，通常是由几个村落组成，而每个村落都有一位掌权的村长管理。部落酋长是唯一受到尊敬和必须服从的领导人，统治权则是世袭的。早期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在和平时期，这些村民组成的部队自动为酋长服务；不过，现在教育普及，加央族的领袖人选已逐渐以才能、教育、魄力和领导能力为标准。以往加央族群实行阶级制度，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异族是最低层的奴隶；上层阶级的家庭对于儿童的训练非常注重，他们从小就被教导如何接待宾客，如何保持庄重和威严。

最具艺术创造力

对于款待宾客，加央族有一套多姿多彩的欢迎仪式。显贵的嘉宾通常都是酋长亲自接待，一位优秀加央歌颂者会手持一杯米酒高唱欢迎曲，赞美来宾的德行，也表示感到荣幸接待他们，并向来宾持觞劝酒。宾客在大伙和唱及掌声中干了杯，并回敬主人家。到了晚上，酋长就召集整个部落的族人，表示对嘉宾的敬意。加央族人的性格可从敬酒时所唱的歌词中看出，他们的歌词包括请求、对政策的申明、遣责、劝告、勉励或任何公开的宣告，直接了当，没有造作的词汇。对于歌词里的种种遣责或赞美，通常他们都会接受而不会恼怒，有时还会以斗智和献酒作为回应。

加央族的待客礼仪中不可能缺少舞蹈，因为缺少了舞蹈就是对宾客不敬或藐视。加央族人都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学习节奏精巧的舞

蹈。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姿态独特的舞蹈，他们随着音乐节奏配合身体四肢的动作，模拟作战时进攻和防御的种种形态，或者舞动手足，演绎在森林里的活动。加央族的女子也精通各种舞蹈，尤其以犀鸟羽毛缚在手指上的羽毛舞最为优美。他们的乐器是一种用轻木雕成长型、拉上钢线弦的沙贝琴；配合他们的传说和神话故事，结合成长编歌咏，他们也把诗歌发展为合唱，给人予壮丽的艺术印象。

加央族是一个拥有高度工艺和艺术技巧的民族，许多工艺和艺术技巧是他们带入砂拉越的；原住民之间相互学习和摹仿，从而影响其他原住民的美术和工艺发展。

加央族都擅长雕刻和绘画，他们长屋的装饰包括壁上、三角墙上、以及内壁四周顶上都绘上彩色图案；栋梁雕着精细的传统图案雕刻，连肱木横椽也雕上花纹，有些则整扇大门都加以雕刻；无论是绘画或是雕刻，这些图案通常是复杂凹凸、交错缠绵的曲线，并以单纯的主题重复交缠；而设计的严密、美观和平衡与否，全靠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技巧。

他们也是雕刻巴冷刀刀柄的能手，他们用鹿角，动物骨头、犀鸟冠，雕制精致完美、具有艺术收藏价值的高水准刀柄。加央族还有一项精巧的手艺，那就是制造打猎用的“吹筒”；吹筒是用一根约八尺长、木纹很直的圆木杆，用手工从中钻穿一个笔直的圆洞，前头装上铁制利茅，竹制的吹箭竹尖沾上毒汁，尾端置以轻木塞，在打猎时远可喷射猎物，近又可作长茅使用。

加央族在工艺上最大的成就是冶铁和炼钢，他们在河床里掏取生铁，把生铁捣碎参与火炭，倒入一个泥土制的炉里提炼，炉子底下的风箱是用竹子做的，经过数小时的冶炼之后，铸成钢，再铸造成具有加央族独特形态的巴冷刀，这些刀上都雕饰着加央传统的漩涡形花纹图案；加央族的巴冷刀除具实用外，也是艺术收藏家的偏爱。他们也善于制造和驾驶独木舟，独木舟是用整棵树身挖空成船，然后用火烘干内外，趁热装上船梁，使它慢慢张开而成，各支族的船其造型稍有

不同，这是为了适应生活附近河流的情况，普通独木舟长约五十尺，宽二尺半至三尺之间，而以前用来作战的古老独木舟则长达八十尺以上。

在河流上游，滩低水急的地方，水流如万马奔腾，他们也能轻易操纵；不论妇女或小孩，在急滩行舟时，他们都会加入划船行列；加央族在孩童时就在激流中学习游泳和用竹竿撑独木舟。加央族独木舟的船舷都是用藤片绑在船身上而不用铁钉，这样不但能加强船身的柔韧性和弹性，同时在急滩上行驶也能增加其安全性。

加央族的妇女也有她们自己的艺术与工艺，她们擅长编制藤席，棕榈叶制的凉帽、织渔网，还有一种用非常细小的藤片编制的发框；她们编串珠子的技术也非常特出，她们把细小的珠子串编成各种花样、美丽的圆形珠布领巾，有些珠布则缝在帽子顶端作为重点缀饰，或装饰在木制小孩背篮上和巴冷刀的刀鞘上；这些珠子的编制图案主要是几何图形和古老的加央族传统曲线构图。

传家之宝

加央族妇女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也和加央族女性一样，走路的姿态端庄优雅。她们也都戴着很沉重的耳环，而且耳垂洞又长又细。

普遍上加央族妇女都纹身，从大腿中部直到臀部都纹上精美的传统纹饰；精于手艺的女性还可以在手指、手背、上臂纹刺精细的图案，以表示她们有精巧的手艺。而加央族的男性对于纹身似乎并不重视，他们只在耳垂穿孔戴个小铜环，在耳朵上部穿洞以表示男孩长大成人。古时他们猎取人头后，被允许在上方的耳洞插上老虎牙或山猪牙，因此古时的男孩都有这种耳洞以等待光荣的日子到来。加央族男女都拥有的特殊习俗就是把眉毛和睫毛拔掉；在青少年之间，拔眉毛是交朋友的前奏，而成年男女互拔眉毛则是求爱的委婉方式。

加央族把古老的珠子当作传家之宝，这些珠子大多是在数世纪前

由地中海、波斯、欧洲等地传入的精巧玻璃珠，价值不在于美丽而是物以稀为贵。在部落里，拥有古老罕见的珠子表示拥有一定的财富、社群地位和名誉。最名贵的珠子，一粒相等于一条人命。平时这些珠子的价值也许并不明显，但是珠子失落或被偷、或争夺财产时，这些珠子的重要性就会反映出来了。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6月13日至27日



1

1 加央族少男少女与沙贝琴

2 加央族少女

3 加央族屋长

4 加央族少女

5 加央族羽毛舞和战士舞

6 加央族羽毛舞

(摄影：林佑生)



2



3



4



5



6

加拉必族 • Orang Kalabit

加拉必族与摩录族都是居住在砂拉越最内陆地区的民族，他们居住在比加央族、肯雅族更深入的内陆高原区。要到他们那儿，唯一的途径就是步行，而且必须穿越大河上游的高山峻岭，至少要步行两三天才能到达他们居住的地方；然而当您到达后，您会感觉这遥远的内陆高原，恍如一个世外桃源。

加拉必族和比沙亚族一样，是婆罗洲众原住民中相当古老的一个族群，他们散居在各大河流的发源地，例如砂拉越诗巫省的拉让江、美里省的巴南河、林梦省的林梦河上游和印尼东加里曼丹河流分水岭地区。也因为加拉必族居住在外族难达的遥远内陆，因此他们的生活习俗仍然保留着相当传统的原貌。

在十八、九世纪，肯雅族和加央族不断向北方扩充势力，占领了所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沿岸，他们到处寻找耕地，并不断侵略其他民族，掠夺财物和妇女，也猎取人头，并把俘虏当作奴隶，加拉必族被迫从林梦河上游迁移到更深入的山区去。

加拉必族这个名称是外族取的，他们自己从来不用这个名称，只用比支系更小的名称来自称，比如以长屋或村落的名字。由于加拉必族居住在拉必河，而“巴”（ba）在加拉必语中是“河流”的意思，因此外族人就称他们为“巴拉必人”，而后渐渐谐音为“加拉必”。

加拉必族长屋特色

加拉必族也和其他原住民一样，住在长屋里。从外表看来，他们的长屋与其他原住民的长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加拉必族的长屋都选择建在圆山墩和丘陵上，周围是空旷的草地，草地上牧放着犁牛、水

牛、山羊和猪只；他们的长屋离地面很高，四周都围以亚答叶围墙，以抵御高原地带的寒风和骤雨。

尤其在婆罗洲最高的内陆地区——巴里奥高原，气候寒冷，当您进入加拉必族的长屋，这种特别的建造风格更加显现它的功能。加拉必族的长屋虽然和其他部族大同小异，把长屋分成两部分，前半部是休闲和集会的长廊，然而后半部的建构就与其他部族的不一样：其他部族的长屋都把后部分隔成许多房间，而加拉必族却只在长廊间隔的板壁间开几个门户，通到长屋后半部家庭生活起居的地方，这部分的空間也和前面的长廊一样，完全是敞通的，没有横面间隔，每户人家都有各自的炉灶和烹调空间。在海拔三千多尺的巴里奥高原，夜晚非常寒冷，这炉灶在夜间还得作为取暖之用，加拉必族人就在炉灶两旁睡觉，用一张蚊帐、一张草席铺在内间长廊。他们根本没有房间，也没有个人居室。加拉必族人是在公开的环境中长大的，在通畅的长廊内，小孩自由地到处溜逛，通行每一户住家，大家的孩子都生活在一起，往往成群结队从这一座炉灶到那一座炉灶烤玉蜀黍或啃山猪肉。

孩子们长大后，生活方式也随着改变：白天他们到田里工作，或捕鱼，或编织席子，或进入森林狩猎，夜晚才出来漫游。尤其是青春期的男女，在工余闲暇的夜晚，双双对对漫步在田园间倾诉情怀。

加拉必族少女一般上都不能与大伙儿一同睡在长廊，她们都睡在长廊上的阁楼里，这阁楼建在屋顶下、长廊上方。

加拉必族的长屋因为没有私人的房间，开敞的社群生活造成加拉必族人乐观、淳朴、好客的天性。父母对于孩子的教养都采取大家庭统合观念，在同一座长屋里自由成长。因此，加拉必族人之间没有各自为政和彼此敌对的行为，这种社群结构和生活理念，是其他部族长屋不能见到的。



加拉必妇女（摄影：林佑生）

巴里奥的稻田

加拉必族在巴里奥种植的巴里奥米，是砂拉越最香醇、最剔透的香米。

加拉必族在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灌溉的方法种植水稻，他们在谷地里大规模种植水稻，广大的平原上，到处点缀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田里灌满山上泻流而下的碧绿泉水。大约在每年2月，加拉必族的农夫们采收稻谷后，便会把田里的水放掉；但是在高原地区的巴里奥，水源较少，因此他们必须尽量利用水源，并控制水量。加拉必族在这里建设了公共的沟渠系统，把每年收成后排放的水引入巴里奥唯一的小河——姆拉里奥河。这条河虽然只有约四尺宽，但是加拉必族人却建造许多堤坝储存、控制稻田的水位，有些堤坝甚至长达一英里，在高原的稻田间纵横交错，构成复杂的网状网络。他们每年只使用几条水道，第二年又使用另外几条，把使用过的水放干；他们也在稻田里筑了许多田塍，有些人甚至把一英亩田地以田塍分割为三百多片，以便控制稻田里水的深度和水流的方向，这是加拉必族独一无二水稻灌溉方法。

这里的加拉必族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驱逐害虫和啄食稻穗的鸟类：他们在稻田里搭建一座高四、五尺，长约百码并设有栏杆的木桥；当稻子结实成熟，小孩和妇女们每天都聚集桥上喊叫或敲打栏杆或抛掷石头驱赶啄食稻穗的鸟类，有些还在桥上装置风车，长条木制的风车叶喇喇地发出鸟类害怕的声音。他们也在稻田中央搭盖小茅屋，小茅屋里装设许多藤索，悬挂二、三十个竹筒节，牵布到田间各处去；只要拉动藤索，便会发出响亮的声音，阻吓动物和鸟类的侵犯。至于对付老鼠，他们装置了土制捕鼠器加以捕捉；田地四周也围筑木篱笆以防止野鹿侵入。不过，有时他们也故意留下一些空隙，并装置尖锐木桩作陷阱，让野鹿自投罗网。

加拉必社群制度

由于巴里奥的加拉必族有着优良的耕种技术，所以他们从不缺乏米粮。有时候遇上丰收，稻米堆满谷仓，而他们居处内陆，无法运到市镇售卖，只好酿制成大量的米酒储存起来，除了日常饮用，也可以应付庆典和节日所需。酒在内陆族群中也是一种亲善、合作的精神象征；长屋与长屋之间的互助，经常都会以米酒作为报酬。

另一个促使加拉必族必须喝米酒的原因是，他们所食用的巴里奥米是把谷子加工去壳后的洁白香米，他们必须饮用糙米酿制的米酒，以补充洁白米粮所缺乏的营养素。

从外表看来，加拉必族似乎是人人平等的社群，然而，加拉必族的社会阶级却是十分严格的：一座长屋中，最中间的灶区必定是屋长或族群首领居住的地方，灶旁通常放置一两个高大、来自中国的古代



加拉必水稻田（摄影：林佑生）

红土陶瓮；而顺序住在领袖两旁的，就是他最亲近的亲戚，再过去的就按照长屋中的辈分和族群中的地位排列居住，长屋两端便住着阶级最低的族人。

要分辨加拉必的贵族非常简单，只要看看他们的财产就可以知道了。贵族通常拥有一些中国古代陶瓮，而贵族妇女和少女通常穿戴纯黄色或纯蓝色的古代外来玻璃珠子，这些代表她们特殊身份的珠子，都是一代代相传的传家之宝。

加拉必阶级观

加拉必族的阶级区分十分有趣，虽然他们都是农夫和猎人，但他们有两个阶级的区别，即“好”的上层阶级和“坏”的下层阶级。在加拉必语中，称呼“贵族”和称呼“好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然而在公开场合里，加拉必族却非常尊重他人的尊严，不管那个人的道德、财富、人格、行为或智慧如何，他们绝对不会公开称呼他人为“下层阶级的人”，因为在加拉必族人的传统礼节中，这样对待他人是一种极端的侮辱行为。

上下层阶级平时都在一起劳作，就好像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阶级之间会发生纠纷和斗争的情况，往往是由于下层阶级的年轻人和上层阶级的少女相爱；但是只要阶级差距不会太大，而下层阶级的男子愿意以物质来抵偿，这门婚事还是会被接受的。在加拉必族群中，一个下层阶级的人若想向上爬升以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身份，他将会受到族人的嫌弃和言语攻击，因为这是忘本的行为，他将会被视为忘本的人。

加拉必族人唯一接受的离婚理由就是婚后多年妻子不能生育，否则，在族群里离婚是不被允许的。

总的来说，加拉必族的贵族和普通族人在日常生活里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也不是任何人的上司或主子，但是在解决家庭纠纷和长屋之间的争执时，他们的决定将是最后的判决。

加拉必族葬礼

葬礼在加拉必族的社群生活中占着十分重要的部分，他们不仅以葬礼追悼死者，还举行盛大的丧宴；加拉必贵族阶层还会在风景区为死者竖立纪念物，作为死者遗留在人间的永久纪念。

盛大的丧宴在加拉必语中称为“依扰”，这种丧宴在巴里奥不但是一种定期的集市，也是分配财物的日子和族群里的假日。一个盛大的丧宴往往举行好几天才结束，且花费大笔的钱财；也因为这样，只有上层阶级的加拉必族人才有能力举办“依扰”。

举行“依扰”前，必须请人砍伐高山树林，开发成一条山沟路，这种山沟路在加拉必语中称为“那邦”。开辟“那邦”是相当艰难的工程，必须穿越高山，砍伐许多树木，往往耗时数月，花费甚钜，而“依扰”的举行，一方面也是为了酬劳参与开辟“那邦”的族人。

开辟“那邦”是为了替亡者的灵魂开路，引领他穿越山岭，这条山沟路也会冠以死者的名字作为纪念。

这些“那邦”从山脊顶上横越或沿山径挖掘，到了平原后变成深且阔的沟渠，成为灌溉稻田的主要水源。

有些地方的沟渠上都横架着大石板，这些石板是举行“依扰”时为纪念死者而搬上去的。除了以石板作为纪念，有些人用石头雕成犀鸟、牛、纪念石碑或石瓮等形状。但是，在巴里奥加拉必地区，巨大的石板很难找到，加拉必族人若要雕刻或竖立纪念石碑，必须跋涉四、五天的路程，到海拔六千多尺的另一座山去把石板搬回来。所以，在巴里奥社群里，一块巨大、坚硬的大石板会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海拔三千多尺的巴里奥高原自八千多尺高的摩禄山绵延而来，站在这里，可看到无数闻名的山沟大道切断山峰上的密林，有些甚至横架在几乎不能攀登的山脊上，甚为壮观。

得天独厚的加拉必族

在1940年代或更早以前，加拉必族的生活世界仍然是别有洞天的自我部族世界。他们虽没有接触外界的人，但他们每年都想出新方法改良水稻种植，常常到新地方尝试新的事物，所创作的东西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

虽然加拉必族深居遥远的内陆高原地区，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他们不依靠文明物质，生活简单朴实，虽然信仰大自然神祇，但却不墨守于传统风俗。他们除了耕作稻米，也种植树薯、番薯、玉蜀黍、黄瓜、南瓜、烟草和苹果；也编织精美的藤篮，制作陶器和吹筒。这个民族一直以来都对陶器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知识。

他们观察候鸟的迁移而制定了自己的耕种历法；收集森林产物制成手工艺品；由于对大自然的热爱，衍生了丰富的民族传说，他们用长篇的歌唱方式来表现，有时一个传说，一天一夜也唱不完。

内陆各地的部族对于盐的需求都得仰赖沿海地区运去，而加拉必族却得天独厚，连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盐也能不靠外人供应，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高原区有二十多处活的盐泉，这已足够应付他们的需求。他们也把过剩的盐运到印尼东加里曼丹加央河地区，与加央族和肯雅族群交换珠子及陶瓮。

直到1950年代末期，基督教传入，加拉必族的生活才起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坟墓已不再竖立石板，而以十字架取代；不再举行“依扰”，改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死亡者再也不穿传统的缠腰带，族人也不再流行刺青；有些部落的族人甚至已不再喝酒抽烟，也不赌咒发誓，他们虔诚并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们的生活规律似乎被外来人规定了。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2年6月26日至8月7日

比沙亚族 • Orang Bisaya

比沙亚族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白人拉者尚未统治林梦时，他们散居在汶莱湾和美里省巴南河及纳闽岛一带。有一部分因常遭受汶莱人与巴南肯雅族群的劫掠，便迁移到老越杜鲁顺河流域和林梦省的林梦河上游。这个民族因为没有历史记载，也没有祖先的口述传说，所以有关他们的发源地与迁移，至今还没有正统的记录。然而在汶莱，早期他们自称为“舍乌吉”和“舍巴旺”，意思就是山地居民和水乡居民。1890年林梦归入砂拉越版图后，大量的比沙亚族从汶莱移居到林梦。

比沙亚族是保守但善良的民族，他们孤立地生活，很少与其他民族接触，然而有些人与马来族、摩禄族通婚，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也是摩禄和马来族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们多数信奉回教。在语言文化上，比沙亚族与马兰诺族及沙巴州的杜顺族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语言都采用一些马来字汇，但都不属于马来语系。比沙亚语带有很重的喉音；比沙亚族没有既定的文字。

比沙亚族生性保守好静，不喜欢迁移搬家，这可能与他们种植硕莪、树胶、果子、胡椒有关，因为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收成的作物。在众多的原住民中，比沙亚族是唯一懂得种植胡椒的，据说是早期移民汶莱的华人教他们的。

比沙亚族的男女皮肤都白皙。男人留着长发，松弛地缠在头顶；身形矮胖，腿短，但脚板很大。他们生活的低洼环境造就了这种体格，所以他们是最善于在沼泽泥洼地带步行的民族。

比沙亚男女都不纹身，男人也不穿耳，但年轻的男人有时会在前臂烙上疤痕。早期比沙亚的青年也像伊班族一样，把门牙磨尖，或镶上铜牙。

至于比沙亚女人，体态大都小巧，皮肤白皙秀丽。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戴耳环、金链、手镯及各种饰物，这些装饰品大多是汶莱的马来人和华人打造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所戴的耳环形状比较特别，这些耳环是截头的圆锥形，突出的圆锥尖端镶上贵重的黄金或玳瑁质。

比沙亚族主要的粮食是硕莪，但也用原始的方法耕种水稻。食用硕莪的方法也很简单，即把硕莪粉煮成灰褐色糊状，用筷子卷成团，放进嘴里，再把筷子拉出来然后吞食。如果准备外出工作，他们会煮米饭，但是加了大量的水把饭煮成糊状，用树叶包着，食用时只加些盐，不咀嚼就吞下肚，这是因为食物难得，也是延缓饥饿的一种方法。比沙亚人是不用手指抓食物的，他们吃饭也使用汤匙和筷子，使用的筷子很特别：将竹片弯成U形，像夹子一样，另一类则是把竹子剖开到竹节处，然后用小竹板叉开成夹子状，即可使用。用餐时都坐在藤席上，食物则盛在盘子或碗内，放在一个矮桌般、叫“甘沙”的铜制小架子上。通常一家人一起在房里吃。

比沙亚族的部落与其他民族有显著的不同，一个村庄可能由一间或数间屋子组成而已，每间屋子可能住了两个家庭或数个，很少说一间屋子只住一家人，但也不会住太多家。他们的屋子不像伊班族那么长，也不像马来族那样，一家家独立分开。住在同屋里的都是近亲，通常是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庭成员，偶尔也会住着一两个穷苦无依的亲戚。

比沙亚族的房屋一般都使用坚硬的木料建造，比如盐木和“如邦”树的树干。“如邦”是一种生长在沼泽地的棕榈科树木，外形有如槟榔树，但长满黑色尖刺，树干笔直，外皮坚硬，所以比沙亚族的房子骨架坚实耐久。他们房子的特征是长方形，屋中央沿脊梁把屋子纵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客厅，后半部则是房间和厨房。只有少数的地板是用盐木铺成和使用盐木薄片作屋瓦，大部分的地板和间隔都是用最容易取得的竹子做成，因为竹子容易做成竹片且较木板阴凉。他们把竹子剖开，捶平成一片片竹板，铺成地板和墙壁，再用硕莪的

叶子做成一扇扇的屋瓦，所以整间房屋通风凉爽，且竹皮向内，地板既干净又光滑。在制作竹子和硕莪瓦时，他们会选择成熟的竹子和硕莪叶，先把这两种材料埋在沼泽烂泥里，过了一段日子才挖出来使用，这样处理过的材料更经久耐用。

屋子的前方只开一个大窗，中间与客厅隔开的墙壁只开一个或两个门，进入这个门后就是比沙亚人住的房间，他们称为“必乐”，通常这里的地板都比客厅低一些，再向后一点靠近屋檐的地方就是各家共同放炉灶的场所。比沙亚人的房子只有一间房间，且不设间隔；这里是比沙亚女人的王国，也是家庭中心，在房间里发生的事都是公开的。比沙亚人没有秘密，唯一私生活的地方是在不透明、又厚又重的白棉布蚊帐内，这些蚊帐一个个挂在“必乐”里。比沙亚人的生、老、病、死都在这里度过。

比沙亚族男女是平等的，男女的工作分配得很均匀：女人在家煮饭、洗涤、挑水，男的出外打猎、砍柴、建屋，但是男女都会下田耕作。比沙亚族人的家庭里不容许有不忠、不仁、妒嫉和斗争发生，他们之间互相信赖、依靠、互助又友爱，并且互相谅解。他们都爱护家庭，所以都不愿离开家庭到别处谋生。在经济上，水牛是他们重要的工作成员；比沙亚族人很爱护他们的水牛，他们不用水牛来耕田，只是用它们来运载东西、乘骑和帮忙采取硕莪。

比沙亚人通常早婚，甚至在未出生前就由父母指腹为婚，议定后还互赠戒子礼物等。男女在结婚前会经过订婚的阶段，但是很少有求婚的过程。如果女方家长同意，男的可以在女方家里居住试婚，如果试婚成功，便赠送礼物，并有证人在场为证，这婚姻就被认为合法了，反之就要被罚款和没收礼物。

虽然比沙亚人大部分信仰回教，但他们相信万物有灵魂，相信大地住着许多好的精灵和恶鬼，因此对鬼神都很尊敬。比沙亚族的巫司多是女性，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如出生、结婚、生病、死亡及出殡，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尤其是人死的时候，更会举行盛大的仪式，

有时会连续三天三夜。

比沙亚族是砂拉越各原住民中最会敲击铜锣的民族。他们的铜锣一组共有十九个，每个的音调都不同。他们比其他民族有更多的管和弦乐器，并且有自己的曲调。他们爱好音乐跳舞，也爱好宴会，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有音乐。在铜锣音乐的影响下，不止客人觉得无限愉快，做主人的也会感到光荣。



比沙亚族（摄影：林佑生）

达兰乌山族 • Orang Telang Usan

达兰乌山，位于美里省巴南河发源地的内陆地区；这里聚居着一批肯雅族群，但是他们却自称为达兰乌山人。

达兰乌山地处内陆，交通不便，族人生活仍然十分困苦，但因接受文明的洗礼较慢，保留了许多原住民传统习俗。

早期的达兰乌山人，一切日常生活起居都以太阳的起落为准则，即使计算日期也以日升日落为准。他们在山林里采集幼藤，然后截成约四、五寸长的细条，每一百条扎成一束，共扎三把，放在一个小藤篮内，悬挂在屋廊的柱子上；每当日落就抽取一条，放在藤篮内，表示过了一天；一直到一百条幼藤抽完，即已过一百天，这时他们便会赶到内陆的一个古堡，出席每三个月一次政府官员开放古堡所举行的集会或付还税收。

第二扎的藤枝会较粗较长，长度约七、八寸，以代表第二个月的来临，以此类推，第三把则比第二把略粗。三把幼藤抽完即表示一年已过。有些达兰乌山族人则用同样粗细的藤条，抽完一把后，便在悬挂藤篮的柱头上刻上一条刻纹，代表一个月份。

早期内陆地区没有时钟，他们对于时间的计算，依据古老的传统方法：观看太阳投射的树影或长屋的阴影来判断时间。如果在野外或田园里，他们就以太阳投射的人影为准则。这种以太阳来观看时间的方法已根植在原住民的生活中，直到今天，老一辈族人仍然习惯以这种方法来预测时间而不用钟表。

隆重的命名仪式

达兰乌山人每隔五年，就会举行一次隆重的传统仪式，为族群里

呱呱堕地的子女命名，以期获得好兆头和美满的人生。

达兰乌山人诞生后，除了拥有教会洗礼所赐予的教名，在适当的时候，仍然必须接受传统的命名仪式。接受命名的族人子女，年纪大多不受限制，小至二、三岁或刚刚诞生的婴儿，也有十几二十岁者。想参与命名仪式的人必须预先向屋长申请。

达兰乌山人的命名仪式不仅隆重，也十分严肃。举行仪式前，每名参与者都必须沐浴更衣、洁身，期待身为族人的光荣一刻来临。

在仪式之前，达兰乌山人会根据传统习俗，为儿女制作木雕犀鸟和模型房子。犀鸟代表儿子，木制犀鸟全身彩上黑色，巨大的喙着上金黄色，头上顶着嫣红的巨冠；受命名的男儿在仪式后，便把名字写在犀鸟身上。代表女儿的房屋模型，外观比木制犀鸟艳丽得多了，屋宇四壁彩绘着精美的抽象犀鸟图案，四个檐角雕凿四个象形犀鸟头，缀上红黄色彩；在命名后，女孩的名字也必须写在屋宇上。

达兰乌山族人为儿女命名后，把名字写在木制犀鸟和屋宇上，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另一方面，这些犀鸟和屋宇模型都会被悬挂在厅堂中让人观看。木制犀鸟代表儿子有犀鸟般的精神，飞离家门到外谋生，照顾家庭；屋宇则表示女儿会守家、做家务，也会照顾家庭及守妇道。



命名仪式用的模型房子。（摄影：林佑生）

达兰乌山族的鬼神

达兰乌山人喜欢朗唱歌谣，他们的诗歌大多是长篇的传统生活与神话事迹。他们原本是单独朗唱，后来渐渐演变为合唱和集体朗唱，而且都是由妇女主持。朗诵的诗篇内容除了传统神话，也包括欢迎贵宾到访的致词，也夹杂着对政策的请求和申明，对来宾的勉励、谴责与赞扬。一般上，诗歌朗诵仪式进行时，大家都会接受歌谣中的意思而不以为忤，也有一些来宾会以斗智的言语回应。一般上，大型的朗诵仪式只在迎接高级官员或举行盛大祭典时才能见到，普通的诗歌朗诵则多在族人婚丧仪式中见到。族人在田间作业时也会即兴朗唱，歌谣的内容多为对所见、所想事物的感慨。

这支居住在达兰乌山的肯雅族人，虽然笃信天主教，但是他们仍然深信大自然界里的鬼神。他们信奉的鬼神有两类，一类是没有名堂也没有形体，藏身在森林或河流里，且只能借鸟兆或动物给予人类警示；也因此，达兰乌山人每天都会观察预兆行事，如果有不如意事件发生，他们便会用祭品供奉这些神鬼，以求平安。

另一类他们笃信的神灵，是他们的祖先和族中英雄人物的神灵，每一位都有名字，这些神灵也是达兰乌山人歌谣中的主要人物。耕种和狩猎时，这些祖先的神灵便是他们的守护神。

达兰乌山人也会在住屋附近和田园里安置一些木制人像。这些木制雕像虽然粗犷，但都代表着吉祥的神灵，负责保护他们的居屋和田园作物。

达兰乌山美食

山猪肉和鹿肉是内陆地区部族的美食。在山猪和野鹿盛产的季节里，内陆地区的部族往往都会出现野味过剩的现象，但是在偏远没有电流供应的山区，冷藏冰柜也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都各自有一套

保存野味的方法。

达兰乌山人处理和收藏这些过剩肉类的方法是：把过剩的野味切割好，然后以竹片或细树枝串起来，用炉火余烬烘烤或挂在阴凉屋檐风干，再放置于厨房灶上的架子。每天烧饭时，利用烟和热，将这些肉类熏干烘熟。这些肉类放在灶上每日熏烘，除了可延长食用时间，也可避免苍蝇和细菌的侵害。熏烘后的肉类虽然颜色焦黑，但是清理干净后，加上一些佐料烘烤或炒食，香味让人垂涎三尺，更难得的是肉类仍能保持原味。

山猪肉还可以制成“卡桑”收藏。“卡桑”是伊班族群腌制山猪肉最著名的方法，达兰乌山族群和许多内陆族群都从伊班社群习得此法。将猪肉切割清理后，晾干，不可存有水分，然后一层层叠入陶瓮中，每层都铺上粗盐粒，封闭瓮口，置于阴凉处，一两星期后取出，以清水洗净，烧烤或煎煮，再配上原住民米酒，美味无穷。有些更偏远山区的部族，其腌制处理方法不当，腌肉会腐烂生蛆，然而这些原住民却认为，这些蛆虫才是上等佳肴，只有特别的嘉宾到来，他们才舍得拿出来款待客人。如果你有幸遇上了，即使不敢尝试，请你也必须伸出尊指触摸一下，以示尝过，不然主人会以为你瞧不起他。

达兰乌山族的葬礼

早期达兰乌山族人因为居住环境的关系，一般上生活较为穷苦，一切生活起居都从简朴素；但是对于葬礼，达兰乌山族人却有极风光的排场。

在达兰乌山族人的部落里，如果有人去世，全村的族人都会互相合作，举行隆重的葬礼，以让死者风光地离去。

首先是为死者准备上好棺木，通常这些棺木都是用香木制成；接着便是墓园环境的美化工作，包括在墓园搭盖凉亭，并雕上传统的花纹图案等。出殡是丧礼中最盛重的时刻，两支木柱绑在棺木两旁，而

丧者家属或至亲成员则坐在棺木旁木柱上，然后十余个族中壮丁同心协力抬到坟场安葬。如果是贵族的丧事，族群中人都来参礼，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甚为壮观。

达兰乌山族的传统葬礼有一些仪式与华族类似，比如他们也“戴孝”，以示在生者对死者的孝道。在居丧期间，家属都穿着白衣，而且必须把衣服翻转来穿，让人一见即知他们是在居丧期间；死者必须衣着雍容华贵、得体，让他得以端庄光鲜的离去。

早期达兰乌山族人的棺木也和普南族一样没有下葬，只是将棺木安置在长屋附近搭建的亭子里，直到尸体腐化剩下骨骼，才重新开棺拾骨，安置在陶瓮里，然后有者入土为安，有的则立墓柱安放，给后代子孙敬仰。然而，这些传统葬法因时代的进步和环境卫生的考量，早已被族人摒弃。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2年5月22日至6月19日

本南族 • Orang Penan

大地流浪的子民——本南人

许多人都把普南人和本南人混为同一族群，其实普南人大多是定居的族群，而本南人则是游猎民族。在肯雅族语，“本南”意即“一群居住在森林里，两三年内都不耕种任何作物的民族”。

本南族分为定居的本南人和游猎的本南人两大系。在砂拉越的本南族群约有一万人，又可分为东西两支，其中东本南人约占70%，大都住在都多（Tutor）、巴达（Patah）、伯鲁丹（Pelutan）、阿波（Apoh）、阿伯阿卡（Upper Akan）、色拉安（Selaan）、色仑戈（Selungo）、乌鲁林梦（Ulu Limbang）、乌鲁巴南河（Sungai Ulu Baram）及汶莱国境内。西本南人则散居在巴拉加（Belaga）、加帛（Kapit）、西叻（Silat）、弄巴莱（Long Palai）、弄伯谷（Long Beku）一带。

这两支本南族群都彼此承认他们是本南人，是源自同一个祖先和族系，他们拥有相似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语言也十分相近，但这两个族群非常少联系，更没有通婚的关系。

大部分的本南人虽然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猎生活，然而也有一小部分是定居在长屋里；不过，有的在定居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成为迁徙不定的游猎族群。

本南人的主要食粮是野生硕莪，辅以森林采集的野菜和猎物，而“山盐”是他们最重要的调味品。他们吃不惯米饭，吃了便会呕吐出来。他们也怕热，尤其不喜欢阳光，如果他们暴露在烈日下，即使是一会儿，他们也必需用树叶或什么的遮盖头上，避免身体受到阳光照射。

本南人长期以来在森林里过着游居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善良的族性，另一方面是人口和粮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受到外在的压迫，他们不得不迁移到更深远、交通不到的森林地区，这些地区是其他原住民都不愿居住的地方。长久以来，他们已经习惯游猎的生活，即使有一小部分的本南人暂时定居某一处，他们也是选择接近肯雅支族聚居的地方居住，这些本南人也因此吸取了肯雅族的风俗习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本南族人从不跟随加央族群。这些定居下来的本南人住的仍然是简陋的屋子，他们只用树枝倚树搭建离地两三尺高的木架，架上只用树枝树叶草草遮盖。他们的屋子通常都不设墙壁，如果有也是用树叶或树皮简陋地叠成。他们知识贫乏，而且居住环境很脏，因此他们的生殖能力也比那些游猎的本南人还要低。

近年来，砂拉越州政府尝试协助他们，设立徙殖区、建设长屋安顿他们，派专员传授耕作法，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安居下来。白天他们依然走入熟悉的森林地区，采集森林原产品和狩猎，至到太阳下山，天气凉爽时才回到长屋里，耕作对他们似乎是一件苦差。

本南人迁移的原因

迁移不定的本南人基本上是以小单位群居。一个群体最少只有五、六人，通常人数是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可是他们很少能和同样的人长期合居。这群迁移不定的群体经常合了又分开，年轻的或未结婚的离开这一群，加入另一群，可能就和另一群体的成员结婚而合在一起；有些是长时期别离后的兄弟，又带了家庭成员和另一位兄弟住上一段日子，然后又分开；诸如此类情形屡见不鲜。

造成本南人不能长期定居的原因还有许多，譬如他们只可以砍伐小树木盖房子，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禁止砍伐大树，也不可以竖立大的柱子建造比较耐久的房子，尤其是长屋；这致使他们不能砍伐原始森林来种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作物，他们只能从大自然里采集食物，

如硕莪、野蕨及狩猎动物。当他们在—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附近的食物资源匮乏之后，就必需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也因此他们不需要建造坚固的房子。他们的族群以小单位为主，因为太大的群体对食物的消耗量很大，造成不能在同一地点维持较长的居住时间。

另一点促使本南人经常迁移的因素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当—个本南族人死亡，他们就把尸体埋在当地，然后把房子烧掉，迁往他处；有时只移动数百码，有时则是一天路程或者更远。

本南族群也和伊班族群—样，相信梦兆和鸟兆，如果这些征兆不好，他们便会停止—切正在进行或要做的事，迁移他处。

基本上，本南人不断迁移居住是为了寻找食物。当他们把居住地附近的森林产物采集完了，便不得不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粮食。

本南人的生活习性

由于本南族群—直以来都生活在热带雨林深处，长期晒不到太阳，所以他们的皮肤都很苍白。他们住在河流上游遥远的森林里，那儿的河流都很小，所以他们不善于游泳和划舟，基本上他们可说是讨厌水的民族。也因此，本南人的身体常常都很肮脏，再加上他们住屋简陋，住屋周围经常堆满垃圾，居住环境很不卫生。由于他们不会在—个地方居住太久，因此无法饲养家禽，以消耗—些他们丢弃的垃圾。他们都非常喜欢狗，这些狗都是他们花了相当大的代价从肯雅族或加央族人那儿买来的，不过这些狗都被他们养得—体瘦身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而且身体生满癣癩。他们也非常喜爱小动物如猴子、小野猪、野鸡、犀鸟等，有时本南妇女甚至让小动物吮吸她们的奶。有些定居下来的本南人偶尔也饲养猪和鸡，但他们从不食用自己饲养的动物，他们认为这些禽畜也像他们的猎狗—样珍贵，吃了它们就等于吃了猎狗—样。

在森林里，本南人生活得非常自然、舒适，他们俨然是森林的管

家，但是他们遇到其他族群时，却显得笨拙、害羞，而且局促不安，造成他们常在交易场所被肯雅和加央族人嘲笑。其实迁移不定的本南人，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如果他们的身体健壮，还能适应这种森林里生活，可是当他们年老或身体衰弱，—旦生病就很容易死亡。

在森林里，本南人通常都是生吃食物，而且都能全部吃掉，很少浪费食物。森林里的野硕莪和山盐是他们的主要食粮，但是有时他们在森林里流荡数年，没有食盐也不在乎。迁移不定的本南人通常不习惯喝酒，却非常喜欢抽烟。

善良的本南人

吹筒仍然是本南人打猎的重要器具，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吹箭，—种是竹片削制成的轻巧竹矢，用以猎取飞鸟；—种则是镶有铁质箭簇的吹箭，用以猎取山猪或—体形较大的野兽。这些箭矢尖上都沾染毒液，毒液是依布树（Ipuh）、巴利树（Parir）、达占树（Tajian）或巴利毒藤的汁液提炼而成。他们在树皮上割—切口，让树汁流出，用罐子收取，树汁干了变成黑色块状，使用时稍微加热使液化，便可涂在吹箭的箭簇上。通常猎取鸟类、松鼠等小动物的毒汁都很容易获得，但是猎取山猪和大野兽就必须用毒性较强的毒液，含有这种毒液的树木往往须到遥远的森林深处才能找到。这类汁液毒性很强，如果—只山猪被射中，即使箭矢折断，矢尖留在皮肤里，那么这只负伤奔跑的山猪便会在两百码内倒地死去。

虽然本南人使用吹筒的技术相当精湛，然而他们却不会伤害他人。即使受到他族骚扰，他们也不会对抗，反而会退入更原始的森林深处去，—直到平静后，或者因为族群的需要而不得不与其他部落接触，才会走出藏身的森林。他们深信，在原始的大森林里，谁都奈何不了他们。

本南族男女的体格大都很强壮，他们可背负数十至百多公斤的森

林原产品，穿越高山深谷到数十公里外的地方去交易，然后再背负他们所需的食盐和烟草，沿着陡峭的山路回去。基本上，本南人所需的物质并不多，主要是食盐和烟草。他们用森林里的原产品如红胶、藤和树枳，有时也编织一些席子作物物交换。本南人的席子编得十分精致细密，有的甚至可以盛水而不滴漏。

和其他原住民一样，本南族也是早婚的民族，但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只有族群领袖可以多妻。他们没有伦理观念，经常都是近亲通婚，年轻人在结婚以前发生性关系是很正常的事，他们只是要试试双方是否合适，身为父母者也不会干涉他们，但如果父母发现男方居心不良，便会马上禁止双方来往。他们的结婚仪式极其简单，解除婚约也一样。他们唯一的法律就是关于性方面，即一个本南人如果看到别的男人和他的妻子睡在床上，不可自行处罚或杀死这个犯罪的人，他可以捉住这个人然后叫大家来看，那么做丈夫的将会获得一支标枪和一柄巴冷刀作为赔偿。

本南人的徙置

在1987年之前提起本南人，也许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民族；但是1987年本南人在内陆木山道设立路障后，这个原始落后的民族受到世界各地环保分子的瞩目，并认为这个民族一直被欺压着。这个民族的发展究竟如何，相信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善良的本南人因为接触文明较慢且缺乏文化内涵，根本就不懂得如何阻止外来的势力破坏他们的生活环境。当森林被开发后，野生兽类与河流中的鱼类数量日减，他们所能获得的肉食也因而渐渐减少，主要的食粮野硕莪也因森林不断的被开发而缺乏，他们真的需要对破坏他们自然生活条件的活动作出控诉。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毫无心机地奉行自然条规生活的族群，如果不是受到外来环保分子的教导和怂恿，他们绝不会对伐木活动架设路障，还远赴都门向国家领袖提呈

控诉，更滑稽的是，他们还坚持索取金钱赔偿，毕竟金钱对他们以物易物的森林生活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文明社会逐渐入侵本南社群的生活，逐渐影响了本南族的生活环境和习惯，这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这个事实催化了本南族人日常生活的迅速转变，这种骤变也致使许多本南人因不能适应而缩短寿命。1990年代以前，本南族人可说是住在树上的族群，他们住在离地约一人高、树与树之间用木条横搭的支架上，屋顶用大片叶子铺盖，只挡得了风露却挡不住雨水；然而1990年代以后，砂拉越政府在摩禄山公园边缘的河岸建设了本南人徙置区，原本生活在巴南河与林梦河上游分水岭一带的本南人，被安排从森林中出来，定居到政府建造的高脚木制长屋中。

初尝文明的本南人

由砂拉越州政府协助建造的本南族徙殖聚落，外表已看不出是本南人或是达雅族的长屋。这些长屋都透着现代化的气息，登屋的楼梯不再是独木削刻，而是板块制成；沿着长屋的长廊，是一户户用三合板间隔的房间，每一间房就是一户人家；房间也装上大门，窗门安上玻璃百叶窗；有许多住户的窗口也装上城市里惯见的铁窗花，这无疑是防御盗窃的措施。由此我们深深感受到现代文明入侵的急速——数年前仍然生活在森林简单聚落中，共享一切所得的淳朴族群，在拥有独立产房、拥有更大的私人生活空间后，却需要防御私产被偷窃，显然的，这个纯朴的民族，已受到文明恶习的侵染。

虽然我们可以在这些现代化了的长屋中看到新式床褥、煤气炊具、文明城市的速食空袋，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苍凉的情景：除了妇孺和小孩，就只剩下一些身衰体弱的老人，我们很难见到少壮的本南族男子留在长屋里，他们依然每天进入住家附近的森林，猎取兽类和寻找食物。也许这是本南族人在骤变之下，还不能遗弃的一点点属

于大自然的族性。

徙殖后的本南人，接触到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不再衣不蔽体，同时在政府的医药队伍协助下，生活卫生和营养也迅速得以改善；他们不再是居住在内陆时那样面黄肌瘦、营养失调的模样，也不再羞涩于面对陌生人。

在这些徙殖区的长屋里，妇孺已开始学会售卖一些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大多是从别个族群得来，她们目前仍不会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但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城市文明生活最重要的物品——金钱，这种原本对本南族人毫无用处的东西，却渐渐在文明社会边缘的本南徙殖区里，变成特别受重视的生活必需品。

本南人的民族自觉

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本南人已失去生活在森林中的那份纯真，文明给这个原本朴实纯洁的族群带来现实世界的丑态。在这个徙殖区里，我们可看到他们眼中对金钱发出的异彩，即使拍照也必需付费，充分显露出他们对金钱的渴求。

我们了解到，这群原本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原住民，突然被迁移到文明社会边缘，尝到了他们过去从未尝过的文明甜头。他们像在沉睡中突然苏醒过来，一切的事与物对他们的新生活似乎都很重要，他们必需学习以适应这个文明世界，因此他们渴望能更快速地获得一切；然而，这种迫切的渴望却被文明世界的人视为贪婪的行为。

本南族群在经过这样的激烈转变后，我们相信，他们将会从现有对物质的需求进而转向对知识的渴求。在遭受种种文明冲击后，文明世界给予他们扶持和引导，使他们在物质、精神、知识等各方面达到平衡；有朝一日，本南族人也能和其他民族一样，在国家社会发展主流中发挥他们的力量。

我们也不应否认，本南族人受到外来的刺激和鼓励而改变，但

是，如果他们缺乏民族自觉，今天的本南族群仍然还是深居在原始森林中被遗弃与忽略的一群。他们虽可以保有纯真天性，可以悠然地生活在深山密林，不必陷身于文明社会的斗争中，但是，最终文明世界还是会逼使他们面对这个愈来愈进化的社会；如果本南族群到那时才醒觉，那么整个民族的生存机会将岌岌可危。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2年2月6日至3月27日



1 本南族
2 本南族生活照
3 本南族的住屋
4 本南人与爱犬



5,6 本南人采集野生食物

7 本南人制取硕莪粉

8 本南人渔猎

9 本南人用餐

(摄影：林佑生)



普南族 • Orang Punan

普南族与本南族

砂拉越博物院学者的研究资料记载，普南族（Punan）与本南族（Penan）是砂拉越州内两支不同源流的种族，但许多外国人都把他们混为一族而谈。

普南族基本上分为两个族群，一个称为“普南巴”（Punan Bah），另一个称为“普南乌山”（Punan Usang）。

“普南巴”这一族群，其实并不是迁移居住的民族，他们是定居在布拉加和民都鲁一带地区长屋的少数民族；而“普南乌山”这支普南族群，在过去属于迁移狩猎的民族。这两支普南，不论语言或风俗习惯，都与本南族群不同。然而，婆罗洲岛上印尼加里曼丹地区大多数迁移狩猎的族群，都被称为普南族。

普南族与支系

拉让江上游的普南人约可分为四个支系，即普南鲁顺（Punan Lusong）、普南阿波（Punan Apo）、普南姆桑（Punan Musang）、普南冈（Punan Gang）。前三个支系散居在布拉加镇附近的林脑河谷（Linau）和姆伦河谷（Murum）一带，普南冈这一支系只有少部分居住在这里，大部分都散居在布拉加河畔。

林脑与姆伦一带被称为砂拉越的“普南区”，这是诗巫省的东北区，介于美里省与加里曼丹之间，是砂拉越人口最稀少的地方。这里多山，有的高达五千公尺，原始森林密布；流经的两大河流是林脑河及其支流卡鲁安河（Sungai Kaluan）与加央河（Sungai Kayan），姆伦

河与其支流伯里兰河（Sungai Plieran）。这些河流两岸土地肥沃，河水流过许多险滩，造成水流湍急，有些地方则形成瀑布。这地区除了普南族之外，原本还居住着不少加央族和肯雅族，但后来他们都迁移到巴南河流域。

普南鲁顺、普南阿波与普南冈有着亲戚关系，而且语言大致相同，只是一小部分词汇有差别；普南姆桑虽也是普南一族，但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

普南族过着游牧生活，一直在森林中流浪，居无定所。他们的住屋相当原始简陋，每间屋子通常只能住上两三户人家。普南鲁顺与普南姆桑只懂得在泥地上建造小屋，而普南阿波和普南冈建的屋子比较坚固，但往往也只能耐上三几个月，过后就必须再重建。

普南族的生活习俗

普南人是编织藤席的高手，他们能在短时间内编制一张含有“卡龙”（Kalong）图案的藤席，然而这些藤席却只能以低贱的价钱，与加央族商人换取一两条廉价沙笼或日常生活所需的针线、肥皂、发蜡、打火机、火柴、烟草和燃料等。

普南族藤席所用的藤有两种，一种是西嘎藤（Siga），另一种是乐达藤（Letek）。比较好的是乐达藤。一张普南藤席大约需用一百条藤，然而普南男子一天之内就能从森林里采集到。这些藤必须先晒干、加工，才由普南妇女编织成席子。一个编织手艺精湛熟练的普南妇女，每天编织十几个小时，连续十天，就可完成一张藤席。

严格来说，普南族并不是真正的流浪民族，普南族群其实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也有属于自己的集落。他们定居在一个地区的时间长短，是取决于该地的野生硕莪，因为他们不种植硕莪，只砍伐野生硕莪食用。他们习惯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山区砍伐硕莪，有时从早上出发，到晚上才回来。如果居住地附近的硕莪被砍完了，他们便步行两

三天到有硕莪的地方，建造临时住屋，住上两三个星期采集硕莪，才返回集落。普南族的集落通常可住上几年，除非集落里有人因久病去世，他们才会根据传统习俗，舍弃居住地，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去。

过去普南族人去世都必须用榴莲树制作棺木。族中领袖或英雄停棺约百天后，骸骨将由祭司装入瓷瓮，安置在图腾墓柱“戈利陵”（Kerering）之上。普南族人决定为族中已故领袖竖立“戈利陵”时，长老或祭司便会派人到森林寻觅建造图腾墓柱的树木，除了盐木，也可用达邦树、戈拉丹等坚硬的树木，一般上树身直径必须有两三尺，而高度要二十尺以上。巧匠会在树桐上雕刻代表部族的抽象犬牙和眼睛，即称为“卡龙巴纳”的精美图腾。

竖立“戈利陵”并将骨瓮安置在顶端时，必须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确保祖先的英灵永远保护部落里的后人。通常这祭祀仪式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四名祭司不断颂经祷告，七天里还要以七条生猪的鲜血作血祭，然后才把图腾竖立起来。

在原始时期，竖立墓柱祭祀仪式时，必须将一名族中奴隶或征战中捉来的俘虏，押到洞穴前砍断头颅，置于洞中柱底，此奴隶的鬼魂就会成为先人的鬼奴，供先人差遣，并保护墓柱不受骚扰和侵犯。祭司到洞穴封瓮时，也会施法下毒咒，下令鬼奴对盗取骨瓮或陪葬品的侵犯者痛下杀手。

仪式完毕后，所有参与竖立墓柱的族人都必须到附近的河流洗澡，把身上沾染的霉气洗去，避免把厄运带回部落。

并不是每一个普南人都有资格建造图腾墓柱，只有酋长和民族英雄才获准在死后将遗骨置于图腾上的棺木里，让后人瞻仰；他们家族的直系子孙如果是族中领袖或在战场上屡建战绩，死后尸骨也会被安置在墓柱顶端的大瓷瓮中，与历代祖先聚在一起。

普南族人的婚嫁也有阶级之分，贵族世代子孙必须与同阶级族人结婚，不然便得放弃贵族身份，至今仍有许多族人严守着这种门槛观念。婚礼习俗包括：男方要赠送女方八粒金属球、五颜六色珠子串成

的腰带、一面可让新娘坐的铜锣、一面足够让新娘遮雨的铜锣、一面送给女方家长的铜锣和一面作为洞房代价的铜锣。依照传统，女方是不需要给予任何嫁妆的。但，时至今日，受到其他族群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男女双方还是会互送聘礼。

普南族人使用吹筒打猎以获取食物，他们猎取山猪、鹿、猴子等野生动物，也从河流捕捉鱼类，他们也懂得养鸡，但是从来不吃自己养的鸡和鸡蛋。

普南族居住环境的卫生很差，人死后就埋在屋内，家人便在附近另建新屋居住。

普南族的舞蹈与伊班族大略相似，但只由普南妇女演绎。他们的乐器主要是沙贝琴和一种用葫芦制成的吹奏乐器“Krureix”。



普南族（摄影：林佑生）

马兰诺族 • Orang Melanau

居住地与语言

马兰诺族可能是砂拉越最早的原住民，发源于拉让江上游巴拉加、加拿逸一带，后大部分聚居砂拉越各大河口沿海一带，尤其是拉让江口沿海到巴南河口地区。这个族群聚居在这些地区，与他们过去的历史和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

马兰诺人原本并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他们自称为“艾利哥”，名称曾一再更改，有称为米兰诺威斯（Milanowes）、马兰纳（Malano），最后才沿用马兰诺（Melanau）。他们也乐意被称为“艾利哥”，这是指无宗教信仰的马兰诺人，以区分信奉回教的马兰诺人。“利哥”也用来区分居住地区，比如居住在木胶地区的就叫“力哥木胶”，意思是“居住在木胶河流域的马兰诺人”。然而，外族都以马兰诺人统称这一族人。

在1861年以前，从拉让江流域一直到民都鲁，包括木胶地区都属于汶莱苏丹统辖地，汶莱国王派其王子任马兰诺族酋长，许多汶莱贵族也娶了马兰诺酋长的女儿；也在这个时期，马兰诺族改变了住长屋的习俗，而住在马来式独立高脚屋。这一带的马兰诺族因长期受汶莱统治，放弃了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改奉回教，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仍然信奉传统宗教，有一小部分则改奉基督教。

马兰诺人与马来族人的外貌很相像，两族的文化习俗也相近，但是从外表和体格，我们仍然可以轻易分辨他们之间的不同：马兰诺族无论男女，都比砂拉越的马来族矮胖一些，肩膀也比较宽，皮肤的色泽比较白，他们属于优美体格的民族。

马兰诺语和马来语基本上是相差很远的。居住在不同地区的马兰

诺族，他们的方言也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民都鲁一带的马兰诺语，与其他地方的马兰诺语相差很大。但是，各地的马兰诺族群都可以用马兰诺语互相沟通，也可以互相明白对方表达的意思。

另一方面，马兰诺语因为马兰诺族居住地区的关系，混和了当地其他原住民的语言文字，比较明显的是诗巫乌驿一带的马兰诺语，可以和拉让江上游巴拉加、诗加邦地区的原住民沟通。另一方面，马兰诺语的词汇有将近一半与古晋省毕达友族所用的词汇一样。

马兰诺族男女

马兰诺族的体格具有美感，而这一族的女性向来都被认为是砂拉越美女。马兰诺族的女性都认为，前额凹平才合乎美丽的标准，所以，马兰诺族的女孩都会想尽办法把前额压平。

通常她们是长时间不断用一种精巧的夹具“施工”，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这器具是用一根大约两尺长的硬木制成，硬木两端各钻个小孔让绳子穿过。当马兰诺女孩还是婴儿时，母亲会在她的前额放一团厚布，然后把这硬木制成的“夹”套在额前，两端绳子绕过头部；绳子两端各套有一个铜币，用以缩紧硬木压迫前额。当然，这是早期马兰诺族女性的习俗，现在这种风气已经不复存在。

马兰诺族的男子是优秀的水手和渔夫，他们也是造船和划船的好手。马兰诺人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捕鱼，称为“巴劳捕鱼法”。他们捕鱼是根据各类鱼的习性来作业。当他们发现鱼群，便停下渔船，把一张大棕榈叶伸出船外，等鱼群聚集在棕榈叶的阴影下后，其中一个渔夫便溜入水中，其余的则在船上预备好渔网，并倾斜船，把渔网放下水，在水里的那个渔夫则把鱼群赶进网里。

马兰诺人的渔船叫做“巴隆”，船身扁短，构造粗大结实，船头特别平坦。多数的船有两根桅，船腰有一粗大舷梁，另一边装有木架挂着渔网，船尾装有两个厚大的舵及一个舵柄。这船是平底的，所

以可以在河口沙洲或浅滩通行无阻，也比其他模式的船只安全得多。

“巴隆”在海上顺风时使用帆航行，平时可用一种特殊的方形桨来划动，这种桨也是马兰诺族特有的艺术品之一。

砂拉越曾经是世界硕莪粉产量最多的地区，而这些输出的硕莪粉几乎都是马兰诺族生产的，因为马兰诺人居住的地方都盛产硕莪。他们 also 把硕莪粉与米糠混和，制成马兰诺人著名的辅助食品——硕莪饼。马兰诺人生性温和，爱和平、喜安静，但是若有人侵犯他们的硕莪地，他们绝不会罢休。

在众多原住民中，马兰诺人被形容为酷爱艺术的民族，他们的男子善于造船和雕刻精美的木桨；女子善于用亚答叶编织篮子和精美的笠帽，这些都是带有浓厚马兰诺族特色的艺术品。

马兰诺族的祭海节

祭海节是砂拉越沿海一带的马兰诺族每年最盛重的传统节日。他们世代聚居砂拉越沿海地区，生活作业与海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族群也被唤为“海的子民”。

淳朴的马兰诺族人都深信“万物皆有灵”，他们相信大自然存在着掌管大地、海洋、树木等的神灵。为了作物能丰收，或出海捕鱼能满载而归，以及能在风调雨顺的土地上生活，马兰诺族每年都会举行各类祭典，以求掌管大自然的神灵庇佑他们；当中比较特别的是结婚仪式、治病作法仪式和祭海仪式。

每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左右，东北季候风过境之后，就是祭海节。对马兰诺族来说，祭海节的来临，象征着另一个年头的开始。年老的马兰诺人表示，以往祭海节是降临于一个称为Pengejin的月份（大约在阳历3月到4月初），这个月雨季刚结束，天气也特别好，是向神明祈福的最佳时候。Pengejin在马兰诺语的原意是手抓鱼的滑溜感，后被引申为马兰诺人祭海节。祭海节前三日称为“巴乐益”期（Palei），所

有族人必须遵守各项禁忌，他们必须留在村子内，不得出外或从外头返回村内，不准砍伐树木和杀生。祭典前夕，每户人家都忙于准备祭品和制作丰富的传统美食，以供参加庆典者享用。

祭海庆典当天，在一系列庆祝活动开始前，一位德高望重且懂得马兰诺礼节的长老以马兰诺语念诵祈祷经文，祈求神明赐福给村民，并为他们消除病痛与灾害。然后马兰诺人将祭品放入精心巧制的竹篮（Seraheng）中，然后乘舟沿河而下；三至四艘长舟排成一列，由一名祭司（Bapa Kaul）带领朗读颂歌及祈祷，以邀请神灵降临，享用竹篮内的祭品。朗读颂歌及祈祷仪式结束后，所有参与的族人便聚集河岸，年老或病弱的族人则围坐在竹篮旁，等待祭司为他们进行泼水仪式，以洗去不洁物及扫除恶运。

由三男四女搭配的“祭海舞”是祭海庆典中绝对不能欠缺的。其中两名男舞者必须配戴木制面具，扮演掌管自然界的神灵。在传统乐队的伴奏下，舞者围绕着供奉祭品的竹篮翩翩起舞，时而趋前，时而趋后，舞步轻盈，煞是美妙好看。

在祭海节庆典中，马兰诺族也穿插其他传统舞蹈和游戏。在众多游戏中，最特别的是马兰诺族独有的Tibou。Tibou是一种高达廿余尺的巨型秋千架，秋千系着一条长绳，玩者接二连三地跳到秋千绳上，大力摇来荡去，有时五六人同时挂着摆荡，十分惊险刺激。

马兰诺族巫医

马兰诺族特殊的治病仪式称为“巴巴妖”和“巴拉英”。仪式是由马兰诺族称为“都坤”的巫医或是精通马来医术的土医主持，他们借着叫做“巴妖”的鬼媒，把各种病鬼、病魔招来。

“巴巴妖”仪式开始时，巫医“都坤”一面敲打钟鼓，一面唱着像马兰诺歌谣的咒语，呼唤病鬼，巫医也请来自己的神灵帮助和指导法事。仪式一开始时，巫医就用一把槟榔叶，自病人的头扫到脚。通

常这时病鬼会要求巫医为他做一尊雕像，这雕像是蹲着的人像，双肘抵着膝盖，两手捂着面颊，约两尺来高，是巫医事先请人用硕莪树心雕制的。法事过后，“都坤”就命令助手把病鬼的雕像放在河边或让它在河上漂流，以让病鬼、病魔离开病人。

如果经过这样的法事，病人的病还没有痊愈，或是转为非常危及，那么就必须再作一场“巴拉英”法事了。

“巴拉英”仪式最奇特的地方是在病人房里挂上一个藤制秋千，病人坐在秋千上前后摇摆，让神灵附身以驱赶恶鬼，然后，巫医会预备一条细藤制的圈套，套锁恶鬼。接着便是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边准备一条称为“拉榜”的小舢舨，把恶鬼送上船，而这船上必须备有钱币、食物、铜器、一尊雕像和一些贵重物品，最重要的是必须令恶鬼觉得满意，然后把小舢舨放到河里顺流而下，一直流到大海去。这是对付水中恶鬼的方法，如果还夹杂着陆地上的恶鬼，那么就需造一间模型房子，里面放着雕像，供奉给陆地上的恶鬼。“巴拉英”仪式通常会一连举行五天左右才结束。

马兰诺族的婚俗

马兰诺族的结婚风俗比较特殊和繁复，因为马兰诺族有阶级制度，每一个人都有所属的阶级，称为“班砂”（bangsa），约可分为五个等级。马兰诺人都不愿意与其他阶级的人通婚。

各个阶级在婚嫁时都必须备有特殊的嫁妆，嫁妆因阶级不同而有所区别：第一级必须有一把以波纹精饰的马来剑和三十担铜器；第二级必须有一把以波纹精饰的马来剑和九担铜器；第三级必须有一枝以波纹精饰的矛头和七担铜器；第四级只需一枝普通矛头和五担铜器；而第五级只需一枝普通矛头（或以布匹代替）和一担至四担铜器。

每担铜器的重量约相等于一百三十三英磅。这些铜器在数十年前的砂拉越，价值大约只是二十五元；现在许多马兰诺族人都以土地、

金银或现款来代替铜器。

马兰诺族的嫁妆可分为三个阶段赠送：第一阶段称为“朋雅佳”，包括一把剑和铜器；第二阶段称为“巴里安”，武器和铜器的数量按各阶级规定，这两个阶段都是女方提供的陪嫁品；第三阶段称为“巴甘”，包括两担铜器，是男方负责的。一个马兰诺族男子接受了“朋雅佳”和“巴里安”嫁妆后，这门婚事就被视为合法婚姻了。

现在“巴干”大多以现款取代。“巴干”是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以补偿女方的损失，因为女方不但失去一个家庭帮手，同时根据马兰诺族的传统，女方也必须负担婚礼的费用。“朋雅佳”和“巴里安”陪嫁品过去男家之后，都属于新娘所有，除非女方有不当的行为破坏了婚姻关系，这些陪嫁品才能归予男方。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2年8月14日至9月4日



1 马兰诺族
2 马兰诺族住屋
3 马兰诺族鱼船

4 马兰诺族制作硕莪粒
5 马兰诺族祭海节荡秋千
6 马兰诺族祭海仪式
7 马兰诺族祭海庆典
8 配戴木制面具跳祭海舞
(摄影：林佑生)



弄巴旺族 • Orang Lunbawang

弄巴旺族聚居在砂拉越最北部的林梦、老越县地区，是内陆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支族群。其女子雍容大方，穿着的衣服华丽精美，头戴传统珠子编制的珠帽；男性多穿着以树皮制作的传统服装和帽子。根据记载，弄巴旺族原本是散居在老越与印尼加里曼丹北部，上游弄巴旺地区的一支摩禄族；百多两百年前，白人拉者布洛克尚未统治砂拉越时，他们就从加里曼丹北部大河上游的谷地迁移到老越的麦卡兰地区定居。他们最初迁移到砂拉越境内的目的并不是来寻求肥沃的耕地，而是跟随当时的采集队伍，在连绵森林中采集原始森林产品，然后到汶莱进行物物交换贸易，日久即索性定居下来。

早期弄巴旺族居住在偏远山区的森林中，由于有传统信仰和习俗保守，性情刚烈暴戾，尚武好斗，经常侵略其他族群，尤以猎人头为乐，经常在麦卡兰地区攻击和掠夺贸易商队，并严禁外族人进入他们聚居的地方，因此仇杀和敌对事件经常发生。直到1888年汶莱苏丹将砂拉越割让予拉者布洛克之后，拉者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他们，将他们赶回麦卡兰的深山区，并限定他们不得离开这个区域。

弄巴旺族早期定居麦卡兰时，就懂得在峡谷丘陵地种植旱稻，然而弄巴旺族人却把稻谷作为物质、道德和精神上的神圣物品。他们常把祭祀米谷的仪式与战争、信仰联系，因为耕作的土地必须靠战争才能获得，土地的保护也必须依靠战争。弄巴旺族虽也和其他原住民一样，每当稻谷收成时，就举行丰收节祭祀仪式，但是，他们是感谢神灵的庇佑，让他们借着战争夺得好耕地和好收成。

弄巴旺族祖先定居以后，发觉自己部落的传统文化远不及其他部族，在其他部族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认为落后的传统习俗是阻碍族群进步的因素。为了族人的未来，他们除了吸收其他民族的文

化，也毅然摒弃传统风俗习惯；尤其在接触了基督教之后，连族名也更改为弄巴旺族，不再以摩禄人自称。

“巴央”树皮衣是弄巴旺族独特的传统服饰。每年4月份开始，他们便进入森林砍伐“达朗胡丹树”（Telang Hutan），把树桐锯成每段约六尺，运回家，置于小火上慢烤，使树皮软化，用利刀剥下，然后用木锤捶打，使纤维软化，捶成一大薄片再放入小溪流浸泡一昼夜，让溪水洗去胶汁，晾干后便成棕褐色薄片。在裁剪之前，还必须用铁皮在树皮薄片上来回熨压，务必使树皮纤维更加柔软、更加薄，这样裁剪出来的“巴央衣”穿了才会舒服。

然而弄巴旺族早已遗弃他们的鸟兆、梦兆和一切传统禁忌，也不举行丰收祭典，现在他们部落里唯一的节日就是圣诞节；传统“巴央衣”也只能在政府规定的民族表演场合才能见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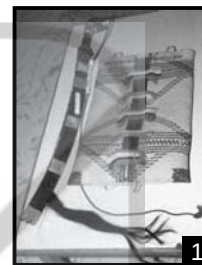
1935年，教会组织深入内陆启导弄巴旺族人，白天在田地里协助他们耕作，教导及灌输他们农耕知识，并引进水稻种植技术，夜间开设简单的夜校教导英文，把他们带入文明社会。

弄巴旺（Lunbawang）一词在弄巴旺族语含有特殊意义，“lun”是人民的意思，“bawang”则是国土或山地之意，弄巴旺即“山地的子民”。虽然至今他们仍然居住在麦卡兰地区，但已经信奉基督教，也摒弃了古老的传统习俗和禁忌，迈向文明、和平、友爱的生活。

摩禄族 • Orang Mulu



- 1 弄巴旺族（摄影：林佑生）
- 2 弄巴旺妇女
- 3 弄巴旺族独特的传统服饰“巴央”
- 4 制作树皮衣（摄影：李振源）



- 1 摩禄族的精制背包和子母巴冷刀
- 2 摩禄族的“拉高尔”帽子（摄影：李振源）

摩禄族与加拉必族都是属于婆罗洲原住民中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住在砂拉越北部巴南河、杜顺河发源地高原和印尼东加里曼丹各大河发源的山地，那是比加央族和肯雅族所居住的地区更偏远的内陆高原，要到他们那儿唯一的方法就是步行，穿越河流上游的高山峻岭，步行两三天越过山脉，然后到达世外桃源般的内陆高原。早在数百年前，也有一些摩禄族与加拉必族从内陆迁移到砂拉越林梦省和汶莱一带，久而久之也被马来族同化而信仰了回教。

摩禄族人从不用摩禄这名称，他们与加拉必族一样，用比支族更小的单位名称来自称，比如以长屋的名称或村落的名字。即使他们的部落属于同一个酋长管辖，也不会以该地区为族系名称。

“摩禄”这个名称是外族人取的，因为他们来自摩禄山，摩禄人的意思就是摩禄山的山民。加里曼丹的摩禄族与砂拉越的摩禄族同样是内陆高山原住民，但文化、信仰、族群制度、语言都不同。比如其中一支迁移到林梦省杜顺河下游定居，被称为达高尔族，而迁移至北婆最西南部巴当河源头的则被称为弄达雅（Long Daya）。



18、19世纪，摩禄族原住在林梦河上游，但那时加央和肯雅族群为了寻找土地，向北扩充实力，占领了所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沿岸，他们拥有组织强大的队伍，到处冒险、行猎，所经之处大肆猎劫财物、妇女及人头，逼得林梦河上游的摩禄人迁移到更偏远的山区。

一般上，摩禄族和弄巴旺族沿用同样的婚礼习俗：男方必须延聘一位族中长老或有地位的人，到女方洽商聘礼与婚礼细节，女方是不会直接与新郎或他的父母议论婚事的；通常女方会向男方要求四个花纹鲜艳的藤制“哥鲁必”背包、四把放在背包内的精制子母巴冷刀、一套铜锣等，而女方必须回敬几十匹花布、玛瑙项链，还有最重要的是，女方要回敬几十顶摩禄族的传统“拉高尔”帽子作嫁妆。这种“拉高尔”笠帽不同于平时摩禄族所戴的，它的帽缘是用染了五颜六色的细藤交织成美丽的图案，专门作为嫁妆之用。根据摩禄族的婚俗习惯，女方可事先向男方打听，上回他们家娶媳妇时，女方赠送多少顶帽子作嫁妆；有了一个数目，现在他们可回敬一样多或超越该数目的“拉高尔”笠帽，好显威风给男方亲戚看。

根据摩禄族的传统，办喜事途中如果遇见蛇、鼠鹿，或看见或听到捕蛛鸟、啄木鸟等兆鸟，不论它们是在前方经过或在草丛、树丫间低鸣，都会被视为不祥的预兆，所有正在进行的事都必须停止，直到部落里的祭司认为禁忌期满后才可继续。

鼠鹿是摩禄族人进行任何事情时最怕遇见的小动物，他们认为鼠鹿是魔鬼的化身。如果在婚礼途中接二连三遇上，而婚礼被延后三次，那么长老便会建议取消婚约；即使坚持完婚，其中一人会在短期内病重身亡，这是上天对不遵守祖先禁忌的族人的惩罚。

戈达央族 • Orang Kedayan

戈达央族约两万人，他们于19世纪从汶莱迁移到砂拉越，起初定居在实务帝流域下游，后来一部分迁移到民都鲁省尼亚、美里省实务帝河上游与内陆地区、林梦省到沙巴州边界为止。

他们的祖先与来源已不可考，但依据生活习惯和语言特征，他们似乎是介于比沙亚族、马兰诺族和马来族之间。他们都是回教徒，肤色也较黑，居住在独立的高脚屋，大体上都很勤劳，善于耕种和畜养家禽，性格温厚谦逊。

戈达央族是精于种稻的民族，早期他们的耕作土地拥有权是根据各自砍伐森林的面积而定，这造成他们四处砍伐土地，人口分散。主要的作物是稻米、橡胶、胡椒、蔬菜、水果和收集“阿波叶”，闻名砂拉越的实务帝米就是他们的作物。然而实务帝米从播种到收成需费时五个多月，而种植短期的蔬菜、水果不仅可应付市场需求，收入也多，所以后来戈达央族群也不再集中全力种植稻米。他们播种、插秧、收成的时间是根据三大行星的运行决定，种植之前也和其他原住民一样，举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丰收。

他们擅长抽陀螺，制作的木陀螺非常精美；每年都会集合村落里的人一起玩陀螺，按照传统仪式举行抽陀螺比赛。他们也是捕鹿的高手，他们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捕捉野鹿——用藤编制成许多圈圈，然后把藤圈编连起来成为长长的网。猎捕野鹿时，只需把鹿追赶入藤圈里去，鹿角缠到藤圈就挣不脱了。

戈达央族的婚礼习俗与马来族相似：新郎必须住到女方家里；家族中男女都有财产继承权，女儿所得较儿子少。虽然戈达央族信奉回教，但至今他们仍保留三种不同于马来族的传统习俗：年宴（Malam Tahun）于每年稻米收成后举行，这是戈达央族重要的社群活动之一，

借此联络族群亲友感情；阿纳玛拉（Arnah Mala）于开斋节前七天举行；阿纳玛（Arnah Mar）则在开斋节后举行，这两种习俗都是纪念先人和崇敬祖先的祭祀仪式，当天的主要食品为糕饼、鸡蛋和椰糕（Intike Kelapa）。

1960年代后，由于木山的开发和棕油的种植，道路开通，改善了交通，戈达央族人把作物运到美里贩卖，从而开始学习经商。1957年，为了维护戈达央族群的利益及团结族人，他们在美里成立了“砂拉越戈达央人协会”（Pesatuan Kebangsaan Kedayan Sarawak），在实务帝也设了分会，并且拥有称为“戈达央屋”（Rumah Kedayan）的会所，供族人开会、欢庆节日等。



戈达央族（摄影：林佑生）

古晋，2006年3月15日

美烈族 • Orang Mirek

美烈人是原本居住在巴南内陆的达利族。早期巴南乌鲁上游还属汶莱领土时，内陆地区常发生杀戮和部落间互相讨伐的流血事件，美烈族人的生活常受困扰，促使他们移居到美里及其附近一带；而一部分美烈人迁移到马鲁帝地区，他们被称为“诺伦人”。不过美烈族人很早就从乌鲁巴南内陆上游撑木筏运粮，历尽千辛万苦落足美里，是道地的美里原住民。

美里原住民为何会以美烈人自称，这问题无从稽考，不过依据早期迁居至此的美烈人后代的说法，他们的祖先当年千里迢迢由乌鲁巴南上游迁移到现今巴南中游的弄地布和瓜拉多多等地区时，美里原住民的族人已经居住在那里，而他们都以“美烈人”自称，村落名为“弄美里”。

美烈人的村落命名为“弄美里”并非偶然，而是为了纪念当地一条河流，这条河流沿岸早期居住着一些美烈人，所以“美烈”便作为这个地方的名称。“Mirek”在美烈语中是“沼泽”的意思，后来可能由于“沼泽”这个名称不雅，而改为美里（Miri）。

他们迁居到美里后，便与当地的美烈人通婚，且一直居住在那里，成为美里地道的马来族群，但他们还是美烈人的后裔。

当时他们为了逃命，只抓起一把巴冷刀，带一些干粮就离开。巴冷刀在那个时代是原住民的命根子，没有了它，一切都成问题。巴冷刀可为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甚至保护他们的性命。由于当时族人已皈依回教，懂得以星星、月亮、太阳等天文知识来辨别方向和计算日期，所以在森林中行走也绝不会迷失方向。他们乘木筏沿河而下，抵达了溪流的尽头，到达现今的丹绒巴都（即现今的牛场村、埔奕湾等地），凭着巴冷刀在那里从事开垦，创造新天地，历尽千辛

万苦，终于创下今日这个甘榜。为了预防外来民族的侵犯和猛兽的侵害，他们所建起的长屋都架空高达廿来尺。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经过数年努力，他们的家园从原本的埔奕卑骚查耶一带，逐渐扩展到碧珊园及油田卑骚一带。那里的土地肥沃，适合种植稻米、蔬果及椰子，因此生活逐渐改善。早期他们住的是长屋，种植稻米、采割树胶和捕鱼为生。

当时美里只是荒芜一片，河畔只有四间华人经营的简陋木板杂货店，售卖洋货及粗布。美烈人以稻米等农作物交换布料。当时的华人多数不从事水果及稻米种植，每半个月与他们进行一次物物交换。

石油的发现和开采给美里带来了新生，人口迅速增加，地方渐渐繁荣，逐渐商店林立，而华人移民的加入，更加速了这个城市的发展。一部分美烈人也由本卡兰罗东搬迁到美里经营小生意、捕鱼或耕种，开始和其他民族密切往来。

二战爆发后，日本南侵，罗东沦陷，油田受到日本过量开采，而盟军的狂轰滥炸更几乎将美里夷为平地。美烈人惧怕日人的暴行，纷纷潜逃至现今的杜当大森林及瓜拉巴南一带，战后才纷纷返回家园。

美烈族群可分为十一个支系，包括美烈人，诺伦人、乐基莆人、达利人、巴贡人、汀扎人、实务帝人、柏拉湾人、乐拉人、乐孟汀人、都东人。这些族群分别居住在巴南河下游沿海地区，如乐基莆人定居在瓜拉杜东，柏拉湾人居住在玛利瑙河，诺伦人定居在马鲁帝的甘榜诺伦，达利人、巴贡人分别居住在实务地和巴贡，美烈人则聚居在美里。他们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但宗教信仰却不统一，有些族群信奉基督教，大部分信奉回教。他们没有纹身，也不穿耳，女性也不蓄长发，喜欢穿着沙笼。传统的黑色服装与马兰诺族相似，中间有纽扣，而他们认为黑色代表吉祥。

早期美烈人尚未信奉回教时，他们的坟墓与回教徒不同：他们的墓碑安置在墓前，并以盘、碗等为陪葬品，而回教徒的墓碑则前后都有墓柱。

信仰习俗

美烈族移居美里时尚未信奉回教，他们居住在长屋，耕种为生，种稻前会举行称为“谷拉”（Kula）的传统祭典，祈求来年丰收。

美烈族举行婚礼时，以喝酒、跳战舞和舞剑助兴。新郎新娘先坐在糯米盘木上接受族亲祝福，亲人则会杀鸡，检视鸡血，以测吉凶；然后一对新人在长老带领下，到新娘家门口绕三圈，以示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婚礼宴客食物与马来族相似，有香饭、咖喱牛肉、鸡、椰子心等。

传统葬礼是为逝世者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尸体安置在特备的椅子上，下葬前会举行斗鸡、水战、跳舞送别死者，陪葬的物品有铜锣、古瓮、盘等。

19世纪初，美烈人接触汶莱马来族，逐渐接受回教文化，并与回教徒通婚，成为回教徒。美烈人信奉回教后，生活习俗以回教教义为依据，马来文化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严守斋戒，开斋节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节日，在开斋节开放门户庆祝。他们的饮食习惯也与马来族一样，不再喝酒和斗鸡，喜吃辣；住宿的房屋也改为马来式独立高脚屋；取名方式也跟随马来族，即男女姓名分别加上Bin和Binti及父亲的名字。由于美烈人不论肤色、服饰、发型与生活习俗都和马来族相同，而且常以马来语与人交谈，所以常被当成马来族看待。

虽然美烈族人的生活习俗深受马来文化影响，然而他们仍然保有自己的语言，这是他们的族群特征。美烈族的语言与马来语有很大的差异，极难了解；他们对外多以马来语交谈，在家庭与族人之间，大多以美烈语沟通，这是美烈族保存族群语言与民族尊严的方式。

美烈人于1982年2月3日创立美里美烈原住民协会，积极进行活动，招收会员，扩展会务，传承族人文化。

美里，2006年6月29日

戈吒曼族 • Orang Kejaman

位于巴拉加巴类河上游的两座长屋是砂拉越仅存的戈吒曼族长屋，这两座长屋共居住八十多户、四百多人。戈吒曼族源自加央族一脉，他们的祖先在几个世纪前从印尼加里曼丹攀山越岭，来到巴类河上游定居，是本地区最早的原住民；后来因强势外族不断移民到这里，特别是加央族和伊班族文化的冲击下，人口少、民族文化根基薄弱的戈吒曼族从此日渐式微，至今几乎找不到他们的传统文化特色。不单传统文化凋零，部族领导人才也十分难觅，致使近几代族中领袖都是由诗加邦和肯雅女婿担任。

戈吒曼人是砂拉越各原住民中，最早为族群英雄或领袖拾骨重葬的民族。早期戈吒曼族人延续着古老的传统葬礼仪式，把死者装入棺木后，棺木停放屋檐下，等待尸体腐化。他们在棺木上方开一个洞，然后插上一截短竹，作为收集天雨和排气之用；不过几天，尸臭味便从洞孔溢出，弥漫整座长屋，这情况一直维持约半年光景，才会消退；然后家属便请来祭司，挑个吉日，连续举行数天的盛祭，开棺拾骨，把尸骨装进陶瓮，再置图腾墓柱之上。此墓柱称为“砂隆”（Salong），竖立在部落范围内，用坚硬的盐木或达邦树雕刻而成，直径一般都超过两尺，高约二、三十尺，图腾上密布的雕纹是依据部族的习俗和抽象化了的图案而凿刻。一般的戈吒曼族人墓地上都会建一小屋，并悬挂不同色彩的小旗，这是戈吒曼人孝敬先人的具体表现。戈吒曼族自制的棺木是刨开两半的树桐，中间挖开可放尸体的凹洞，尸体放入棺后，再用一条白布包住；天主教传入后，戈吒曼族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因此他们会在包棺木的白布上，再盖上一块绘有十字架的红布。亲戚、家属穿上孝服，在棺木旁守灵。死者生前所用的物件都会随着陪葬。葬礼在河边举行，三艘长舟用木板打横连接起

来，棺木就安置在上面，然后划动长舟，在河面打七个圈之后才离开，到达目的再由八个人把棺木抬上山。精美的雕刻品、古瓮、瓷器等陪葬品就放在墓地周围。

砂拉越博物院旁竖立的双柱合并墓柱，就是戈吒曼族在砂拉越仅存的文物，原本傲立在巴类河畔，由两株直径两尺多、高三十多尺的百年老盐木制成，柱上雕满象形犬牙和眼睛，顶端安置一个雕凿精美的屋形棺木，内里就是戈吒曼族人先祖的遗骨。此墓柱顶端原本还平架着一块宽约八尺、长约十五尺、厚约一尺、重约两三吨的土黄色河石；博物院工作人员因无法搬运这块笨重的河石，把它遗留在河畔。然而戈吒曼族人的祖先是如何把它安置在三十几尺的墓柱顶端呢？

老一辈的戈吒曼族人因受加央族文化影响，也在手臂和脚上纹上代表阶级的纹身。

一个世纪多以来，长屋老迈陈旧，周围耕地也变得贫瘠，农耕收成已不足供给族人。原本以打猎、种稻和捕鱼为生的戈吒曼族，现在由于森林的砍伐，河水的污染，野兽和鱼类渐渐少了，年轻一代多到木山工厂谋生。文明的进步往往是传统的遗失，但是每个民族又不得不让自己的族群迈向现代文明。

古晋，2006年5月2日



1,2 戈吒曼族

3 戈吒曼族妇女编制藤席

（摄影：林佑生）



蜕变的山林

文化篇



丰收节·Hari Gawai

从木山营步行四至五公里的黄泥路，才能到达公路搭巴士到七十五公里外的民都鲁市镇。我们在这里接受一项训练已经七天——营里的食堂不售烟酒。这天是5月31日，大伙儿商量好半夜偷偷溜出营地，到附近的长屋参加丰收节。晚上十点，我们从个别的宿舍静悄悄溜到营地外，木山营里的伊班同胞早已把“连罗华”停在外头，我们十一个人叠人，在摇摇摆摆黝黑的山道上向森林深处迈进，满天星星闪烁着诡异的眼睛。

车行约半个小时，灯火穿透方形的窗棂，远远地像苍山脱落的门牙，部落就瑟缩在偏远山麓。宁静的山坳里，人声有些鼎沸；童子的嬉笑和着老妪的吆喝，间中夹杂一两声狗吠。深夜到访的宾客引起了一阵惊喜欢欣的骚动；每人接过一杯浓浓酸酸又有点涩涩的Tuak米酒，这是伊班族热情宽待来宾进入长屋的第一个欢迎仪式。

丰收节又称为达雅节，是达雅族群一年一度庆祝丰收的节日。“达雅”一词在印尼加里曼丹原本统称所有原住民，而在砂拉越则只是伊班族和比达友族的统称。在马来西亚，每年6月1日定为砂拉越达雅节公共假期后，大部分的原住民都在这一天庆祝他们的丰收节，这节庆每年都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到砂拉越观光及参与庆祝。

伊班族是敬重鬼神幽灵的族群，日常生活上有很多的传统习俗和禁忌；从结婚、怀孕、出生、死亡、迁徙、播种到收割，他们都必须举行悦神祈福仪式，当然丰收节更要祭拜祖先和神明。

我们一行人与长屋里的长者席地围坐，说些家常和有关政治发展的话题。将近十二点，老人们取出铜锣，列成一行，由巫师和屋长带领居民和访客，敲打着锣鼓环绕长屋长廊走三圈，一面颤舞一面呢喃着祈福咒语；妇女都在自家房门前用大水壶装满自酿的米酒，给行过

的每个人斟上一小杯；这间长屋共有三十二户，我们绕了三圈，尝尽了酸、甜、苦、辣、涩的酒味，那是因为各家米酒的发酵时间不同。第二圈尚未绕完，大家口里尽说mie mie、mie mie（伊班语：少少或一点点）。仪式过后，大家又席地而坐，屋长站在中央向居民致词，大意是说欢迎远来宾客、今年农作物收成情况以及向归来的游子训示一番，然后就开始喝酒跳舞。我们几个缠着老人家教我们跳伊班战士舞Nyajat，直闹到凌晨。许多青年已醉卧长廊，有些则不胜酒量，翻开藤席，向着楼板的隙缝往骑楼底下呕吐；闹累了大家就地而睡。

清晨，阳光用他温柔的脸抚摩雾气，残旧的屋舍、脏乱的骑楼、长廊底下氤氲着老人昨夜酗酒的梦；老妪撇着皱瘪的双唇把心里的欢欣折到双颊；纯真童稚的语音无忧地追逐嬉笑。远方归来的游子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用一条尼龙绳，自长屋里一路插着小树丫，一路牵到长屋附近的河边；尼龙绳相隔不远就挂一块饼干，这是牵引神明从河边到长屋去的祭品；再在长屋外的露台摆放一些供奉神明和祖先幽灵的祭品。年轻的小伙子抓了一只小猪和一只公鸡，大家在巫师和屋长的率领下，敲打着传统铜锣，长屋居民抱着待宰的小猪，在巫师呢喃的咒语声中，浩浩荡荡向河走去，在河边为小猪做清洗的仪式。他们用一块鹅卵石洗刷小猪全身，再由巫师带领众人回到长屋。在长屋外露台上有一个祝福（piring）仪式，先杀一只鸡，把鸡血洒在供神的祭品四周，然后一行人在入屋前都必需喝一杯米酒。庆典仪式仍由祝福开始，把各种献给神明的食物，由长老和巫师盛在自制的小篮子上，然后用鸡环绕三圈，鸡毛鸡血放在小篮子上，祭品才算预备完成。接着就到了祭典的高潮：长屋居民敲锣打鼓，环绕长廊三圈，由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者手执长矛往小猪颈项一插，只见鲜血染红了草席，跟着换了一把锋利的巴冷刀，手起刀落，自猪肚横刳一刀，五脏都滑出来了。长者小心翼翼地把猪肝割下，用双手捧到太阳光下，屋长、巫师纷纷围拢，贯注着、巫师用手指头拨弄着，“哦！这是一个好肝，来年祖先和神明将护佑我们全屋安康、作物丰收。”在巫师

指示下，大伙分成三、四组，围绕着祭坛欢呼三次，祈福仪式告一段落。大伙儿围坐在长廊，等待达雅节的佳肴——烧烤猪肝和小猪。

傍晚，举行祝祷仪式后，叮叮咚咚敲起铜锣，我们夹杂在长者和老妪之间跳起Nyajat；年轻人集在一隅，播放强劲的前卫音乐，楼板振动起来，酒精在现代劲舞里翻腾；小孩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也不动。我们直闹到午夜才尽兴而归。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3月29日



1 祝福仪式（摄影：林佑生）

2 长屋里的长者席地围坐

3 席地围坐在长廊进食

4 丰收节聚在一起打牌娱乐
（摄影：李振源）

5 庆典时的厨房（摄影：许秀云）



2



3



4



5

伊班祭司——孟南·Menang

在文学作品里，森林被描写得如诗如画，有参天巨木，奇花异草，鸟语花香和无尽的资源；人们在森林里悠游地与小动物一起温馨生活；而现实里的原始森林，却存在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以及诸多的禁忌，渺小的人类在广阔的森林里，分分钟都可能发生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事情。神秘的原始森林就像浩瀚的大海一样深不可测。

数百年来，伊班族群一直生活在原始森林地带，他们依靠森林的天然资源求生存和繁衍，他们是最亲近森林也最了解森林的民族；但是对于原始森林，他们仍有一份深深的敬畏。

森林提供了伊班族群物质生活，而在精神生活上，伊班族群则依照他们祖先留传下来的不成文戒律、禁忌，发展了一套属于他们族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一种多神崇拜和拜物的宗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长屋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从这种宗教文化中衍生出来的特殊人物“孟南”——伊班族祭司，则是最懂得诠释自然界各种启示的人物。他即是主持祭拜仪式的祭司，又是充当人与灵之间沟通的灵媒，又是族群里的土医，因此在部族中，孟南是特殊阶级人士。在平常日子里，孟南也与其他族人一样，必需依靠鱼耕狩猎来过生活，一旦神灵附身，他却拥有极大的权力，即使下令拆除长屋另行择地而栖，屋长也不敢稍加怠慢，会立刻执行他的指示。

生活在原始森林或边缘的伊班族群，部落与城市间的距离，少则数日水路，远则翻山越岭再数日水路，因此，族人若患病，孟南的土方草药与作法驱邪除病便成族人的第一选择。虽然伊班族人普遍上已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杂事，比如鸟兆、梦兆，他们绝不会找神父、牧师解惑，第一人选仍然是孟南；由此可见，孟南在伊班社群中仍有社会价值。

孟南的传承

除了少数孟南因特殊机缘而得神灵附身，大多数的孟南都是以父子相传的方式，一代代把特殊的传统宗教文化延续下来。他们的经文都是以口述传衍，完全没有文字记载。

虽然伊班族孟南是父子传承，但是每个传承都有各自的祖师爷。唯一共同的是，每个孟南只有一个正神附体。为族人解难驱邪或治病时，只需念诵经文，请神灵附体，便能破解奇难杂症或破解邪魔。从表面看来，孟南在神灵附体时，言语神态都与平时没有差异。

根据伊班孟南的传述，伊班宗教文化是发源于他们的原居地——印尼，而第一位孟南是数百年前族中一位天赋异禀的族人，他得到上天神灵的特别钟爱，修成至高无上的法术，之后他战胜许多邪魔，拯救了许多族人，也因此奠定了孟南在长屋的特殊地位。据说这位孟南逝世后，身体便在深山里化成一座人形化石，而有缘的族人仍可见到他。他的门徒一代传一代，成了伊班族群精神上的寄托和导师。然而，传衍至今，我们除了在宗教仪式上尚可看到伊班族的特殊宗教文化，其第二代以后的传承已无法追查；现任的孟南也只知道他们师父的姓名，他们的师承门派都已无法知晓。

伊班孟南阶级采用世袭制度，但是受传者也必须要有神缘和天资，这是因为老孟南在作法事时都会带同数位有可能继承孟南的儿子充当助手，而这些助手必须从老孟南的喃喃声里强记下经文咒语和口诀，这些经文都没有文字记载。一些没有神缘或天资不足者，不能精确背诵所有经文咒语，就没有资格继承孟南职位。

充当助手的孟南随老孟南父亲东征西伐一段时日，学熟各种法术、精通各种经文咒语后，老孟南便会在长屋宣布他的衣钵传人，并选订一个日子，邀约邻近各长屋的老孟南到来，当众考一考新孟南的经文咒语及各种法则。传统的伊班孟南法术修为可达七级，而能获师父批准宣布结业者，通常其法术已具七级的修为，并能降魔驱邪了。

孟南的结业礼

新孟南的结业礼将由老孟南主持。在选定日子华灯初上时，新孟南只穿一条短裤，躺在一个与他身材同等的大木槽中。他的授业师父诵咏经文，并拿起巴冷刀，往一条小猪颈项切下，乘着鲜红的猪血喷洒而出时，老孟南把猪血由头到脚浇洒新孟南，片刻间新孟南浑然如血人。这是新孟南必需经历的猪血浴仪式，此仪式象征新孟南已受过血的洗礼，过去的一切污秽罪业都随鲜血的沐浴而消失，纯洁的躯体将等待圣灵附体。仪式在长屋居民的欢呼与祝贺声中结束；新孟南带着满身血腥从木槽中爬起来，与授业恩师相对盘坐，在师父的见证下，他许下毒誓，决心把一身所学法术用以救济族人，而不会仗法害人，胡作非为。

接着，师徒俩在受邀来观礼的老孟南配合下，念起经文。在音调悠长的经声中，老师傅从他的“法宝袋”取出二十二枚鱼钩，逐一朝新孟南的各个手指、脚趾钩入，每枚寸来长的鱼钩都钩插入各手指脚趾内，直至完全被肉包住为止，剩下的两枚则钩入双眼皮，如此才算完成置廿二枚鱼钩的法门。师父为徒儿置鱼钩是为了使徒弟将来行医驱邪时，具有锐利的法术。这些鱼钩都是经老孟南念过咒语、施放过法力的，所以钩入徒弟体内后，片刻间就会消失无踪，日后一旦作法，这些融合在体内的鱼钩便会发挥无上的法力，消灭、斩除邪魔。

跟着，老孟南口念咒语，顺手拿起锋利的匕首往新孟南双肋划割而下，划出两道鲜血外溢的伤口；紧接着又朝新孟南的手脚各划割一刀，然后拿起一小瓶桉叶灰，念咒语，把一团团桉叶灰往肋部及四肢伤口沾去，只见伤口片刻间便愈合，皮肤完美无缺。随着老孟南又手起刀落，在新孟南胸部双乳上方，各划开一道伤口，并将两条长约两寸的小木条插入其间，直到看不见为止。至此，新孟南的结业仪式才算功德圆满，才能正式自立门户，才能负起作法驱邪的任务。

根据伊班孟南的解说，割肉有如脱胎换骨，师父切开徒弟肢体，

把毕生功力从伤缝传入徒儿体内，使他更俱无上法力，才能与各类邪魔搏斗。

孟南界都相信，没有经过这种仪式而私自行医的孟南，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严重的则会在与邪魔搏斗时，遭到邪魔的毒手。

孟南的法宝袋

巴冷刀和顺必吹筒是孟南的标准法器。巴冷刀是与邪魔搏斗时用的利器，顺必吹筒则是在病黎遭邪魔摧残至魂魄将消散时，用来延长寿命的法器。孟南相信，病黎的魂魄被引入吹筒中央的孔洞时，便会慢慢重新凝聚。

除了这两种常见的法器，每一位孟南随身都背携一个法宝袋，里面装藏各种驱邪作法的宝贝，这些法宝都各有名堂各有来历。孟南法宝袋中的大部分宝贝都是师门祖上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其中也有在睡梦中得到神明指示，到深山或某处取回的宝物。在伊班人的眼中，大自然山石古树都是上天特意塑造给人类的，千百年来经日月精华的冶炼，这些山石古木都孕育着不可思议的灵力，伊班孟南得到神灵的指示后，可采集它们，纳入自己的法宝袋，作为他们日后驱邪、行医、救人的特殊法器。每一位孟南都有各自不同的机缘际遇，所以他们的法宝袋中所藏的宝贝也各自不同。若不是在作法行医时，孟南不会轻易让人窥视其法宝袋内的宝贝。据说，好奇者如果偷偷打开法宝袋，看一看内里宝物，他将会迷失在虚幻境界里。

孟南法宝袋中普遍都藏有一些特别的石头、山猪牙、山羊角、老刺猬的长刺、化石类、海螺、铁链、隐身油、桫欏灰等等。

伊劳石是一种类似水晶的长形石头，每个孟南的伊劳石都不同大小，但多数呈长形，且一端必是透明的结晶体。病黎来求助时，孟南会拿起它，念动咒语，把透明一端朝光线处凝视，观察石上光线的变化，判断病黎受何种病魔或邪魔纠缠，以及病情的轻重。另有一种石

头，除可驱邪，冒犯了山鬼而生病的人通常只要喝下这石头泡浸过的水，即可痊愈。

山羊角和山猪牙法器是专用以刮挖人体的石头。孟南相信，人之所以会有病痛，是因为体内有结石块状物作祟，只要把它挖出来，就会消除病痛。

孟南法宝袋中的隐身油并不是让涂抹者隐身于人眼前，而是涂抹后使山鬼或邪魔无法看到他们的存在。孟南在医治被恶鬼缠身的病黎时，通常都会为自己抹上隐身油，让恶鬼在无法看见他的情况下，轻易消灭它们。

铁链则是一条招魂链，平时很少使用，除非患者的灵魂被囚禁在深海中，孟南才会动用招魂链，一端垂入作法盘内水中，念动咒语，钓取囚禁在内的灵魂。

桫欏灰即白石灰膏，这是孟南最常用的一种法宝。当一个人时运不济，出门工作被山鬼当猎物致伤时，孟南便会提起一把桫欏灰，放在嘴边念念有词，再吐一口口水混合后，往病者感觉疼痛的地方轻轻揉捻，以治疗被山鬼矛鏢所刺的隐形伤口。

不同派系传承的孟南有不同的法器，但是一些基本法宝大致都差不多，而每个孟南都会设法增加一些特殊的“宝贝”，每个宝贝都有各自的来源和独特的传奇故事，这些神奇的故事无形中加深了孟南的神秘性和传奇性。

孟南与山神

孟南之所以能与灵界沟通、驱邪、捉鬼，主要是靠神灵附身，其中山神“安都卡拉西”是他们的护身神灵。在伊班族的传说中，安都卡拉西是凶猛、青面獠牙、头部呈尖峰形、身高数十尺的长脚山神，如果时运不济在森林里冲撞到他们，将会面临要命的劫数。据说他们经常在下太阳雨的白天出来狩猎，所以伊班人在下太阳雨时，都避免

在丛林或旷地活动；如果在森林中干活时突然下起太阳雨，一时找不到避雨的地方而必须暴露在雨中，伊班族人便会采摘一枝青色野草插在耳边，这样可以使出来狩猎的山神以为身上沾有野草的是自己的同类，从而逃过被射杀的劫数。

根据伊班族人的传说，实际上山神并非全是恶煞，也有一些山神一心向善，经常通过各种管道来帮助和拯救人类，而他们最喜好的事便是附身在孟南身上，一边接受人们烟火的供奉，一边救济世人，与其他邪魔歪道斗法。

伊班社群到现今为止仍要仰赖孟南来主持各种祭祀，以及驱邪捉鬼，但对于孟南亦人亦鬼的身份，却一直畏多于敬，孟南俨然是山神的替身。伊班族群对于这种亦正亦邪的神灵既爱又怕，因此孟南逝世时，伊班族群会让他们享有特别的葬礼，祈望双方往后不要再相见。

一般上，长屋居民去世时，棺木必从大门阶梯抬下，送往坟场；但是孟南的棺木却不得走正门，必须从他们居住单位的旁门抬出，经过晒台送往乱葬堆埋葬，据说此举的目的是让死者的阴魂未经正门出去，日后也无法从大门回来。在抬棺的方向上，孟南也与平常人不同：一般伊班族人出殡是以双脚向外头向内的方向抬出，而孟南的棺木则是头先出而脚朝内，这种作法表示一去不回头。伊班族人宁愿已逝的孟南魂魄早归极乐，也不愿他再回到长屋里来。

孟南入土后，族人还会为他准备一项祭礼，那便是在当天晚上刺戮一条大生猪，喷着血的猪只会从屋外朝抬棺木外出的旁梯，一直拖入孟南生前居住的单位，流成一条血路；这目的是以猪血来净祭一切魂魄，驱除一切曾附在孟南身上的鬼魂邪灵，以便腾出干净的空间。

这种葬礼是孟南祖师爷自己订下的，对孟南死后的特殊防备总是有其道理的，而且也得到孟南界的默许，因为孟南也不希望看到族人一再受到天灾人祸蹂躏。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9月19日至10月17日



1 孟南正在诵咒治病
2 孟南请神灵附身
3 孟南与他的法宝
4 孟南为妇女治病
5 孟南正在诵咒祈福
6 孟南的法宝
(摄影：李振源)

盛大的祭典—— 鬼节加威安都·Gawai Antu

缘起

在很久很久以前，瘟神侵袭伊班人的原乡，所有的族人和牲畜都面临空前的浩劫；就在那时，族群里的一位老祖宗——舍拉博，在梦中得到大神彭丹拉者（pendang raja）的指示，必须召集长屋里的族人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让天地间的先人阴灵有一间阴宅“颂宫”（sungkup）作为归宿。在舍拉博的号召下，所有族人全力以赴，盛典过后，那些病入膏肓的族人，全都不药而愈，即将枯死的稻苗又重新发芽了。于是，从那时起，伊班族群的祖先就订下规矩，训令族人每隔十五年必须举办一次“加威安都”。

加威安都是整座长屋一次极盛大的祭祖仪式，祭拜对象包括历代祖宗与上次祭祀尚未列入的已故族人。对伊班族群来说，举办加威安都意义甚为重大，这是代表整座长屋居民一生的心愿：向已逝者、带领族人拓荒的先辈、争战中为族群牺牲的英雄及还在世的英雄表以最高的敬意。对生人来说，可以受邀来喝英雄酒，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十五年对于过去以结绳计算日子的伊班部落而言，几乎等于一生一世；加上早期原始部落物资匮乏，举办加威安都耗资甚巨，因此，许多长屋虽然屋龄已数十年，至今尚无能力举办一次加威安都。也因此，有些年迈的伊班同胞还认为，只要这一生能在自己的长屋里举办一次风光的加威安都，便算是完成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沉重嘱咐。

作为族人一生中一次风光的祭典，加威安都通常得以一两年的时间筹备，连续大祭十几天。这是伊班族所有节日庆典中最盛大的，排场极尽奢侈海派，流程相当复杂。

屋长议定盛典日期后，每户人家开始储蓄金钱，陆陆续续购买待客器具，饲养鸡、猪等牲畜，以便到时宰杀祭祀和款待客人。在庆典即将来临的几个个月前，族人开始购买新的柱子，加强长屋的支撑力，屋子内外粉刷一新；然后每户人家必须邀请邻近一座长屋的居民，并在祭典时负责宴请他们。

祭典

简单地讲，加威安都是由一系列大小祭典仪式组成，当中有两个较重要的祭典——Gawai Beban Ramu Sungkup与Gawai Ngeretok，前者在收集颂宫建材的前夕，后者则在工匠建搭颂宫的前一天。这两次的“加威”，远亲近邻都被邀来参与其盛；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吃喝，浸沐于节日欢乐气氛中。从建造颂宫到加威安都的正日，长屋里每天都举行传统祭祀。当日落日升，长屋里的男丁聚集走廊上敲打伊班传统乐器，呈献Ngalu Antu音乐。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此时此刻都在享用族人供奉的食物和监督各阶段的工作。

举行Gawai Ngeretok那天，邻近长屋的友好一大清早便来协助建造颂宫与编制祭典用的小藤篮。这祭典先有一场斗鸡仪式，阵亡斗鸡的鲜血洒满一地，象征邪魔与厄运已被驱除，男人便开始制造和雕刻颂宫，而妇女则以细藤编制小篮子。

雕刻精美、绘上传统彩色图案的颂宫制好后，被安置到坟场山坡上选定的地点，小藤篮就悬挂其上，再由屋长或祭司作总祭，各户居民顺序前来供奉。接着每天都举行传统祭祀，直到加威安都的正日。

所有在加威安都当天莅临的宾客抵达长屋时，都会被长廊前列队的主人敬上热情的Tuak米酒，一杯又一杯，直到进入长屋为止。若你不会婉拒，那么你坐一会儿后，肯定会醉入梦乡去。

接着，整个下午，长屋里家家户户都忙着招待宾客，并准备许多余兴节目与来宾们一起饮酒作乐，一直到夜幕低垂，在一阵阵铜锣

声中，屋长臂弯抱着一只雄鸡，从人群中立起，朗声说道：“祖先神圣的英灵、山林的守护神，即将莅临我们长屋的盛会，所有宾客请遵守长屋里的规则，不要借醉闹事，不可破坏为祖先亡魂准备的祭品，不可偷窃来宾的财物，否则将受到纪律制裁。”说毕，数名长老便随着屋长身后，在铜锣叮叮当当的声乐中，从长屋一端到另一端，来回漫步三圈，然后走向坐在每个门户前的宾客，把臂窝间的雄鸡抱在胸前，环绕宾客走一圈，唱赞道：“鸟啊——鸟啊——鸟——啊，我们祖宗的圣灵，长期庇护我们部落的天地众神，已莅临长屋，并将赐予所有在场的子民吉祥平安。”

在这种称为“卡鲁伯达拉”（galu pedarah）的祝福仪式过后，紧接着，称为“格南兰扎莱”（kenalang calai）的净屋驱邪队伍便在铜锣队的吆喝声中，沿着长廊环绕三圈。数名被邀请来喝英雄酒的勇士尾随屋长和长老，负起净屋驱邪的重任，呢喃着咒语，逐户祈福驱邪；绕了三趟后，这些武士即进入一间房里，对自己将在凌晨喝下的英雄酒念咒。喝英雄酒是整个加威安都庆典的高潮节目，也是众目所瞩的英雄受到最高敬礼的时刻。

英雄酒

原本用以祭拜族中战魂的英雄酒可分为两种，一是“阿益康隆”（air kanglung），一是“阿益巫洛”（air bunuh）。根据数百年前伊班先人订下的规矩，只有在战场上喝过敌人脑浆或砍下敌首的战士，才有资格喝英雄酒。这两种名称不同的米酒有不同的等级，在加威安都当日凌晨倒在大碗里喝的“阿益康隆”米酒，其实是为了日后喝“阿益武洛”而必须先喝的进爵酒。“阿益武洛”是倒入竹筒的米酒，在加威安都结束前的上午端给资深武士畅饮。

1861年，“诗里巴”和“吉灵”的伊班领袖决定让族群里的勇士喝这两种被祭司下了重咒的米酒，以便筛选出部落里真正的英雄。伊

班族群都相信，如果冒称自己是勇士而领喝“英雄酒”，将逃不过神灵的裁决，最终会横死荒野。因此，受邀而来并当众喝英雄酒的人，无形中是告诉别人，他杀过人，自然会被在场者投以钦佩的眼光。

加威安都庆典的最后一晚，在净屋驱邪后，勇士们便进入一间小房，坐在巫师“孟南”面前，把手指浸入盛酒的瓷碗，然后把瓷碗提到唇边喃喃念咒，再用一面手巾封住碗口，谨慎的交给孟南，再由他们继续向碗里的米酒念咒，以考验勇士的资格。半钟后，所有孟南个个右手端着密封了的瓷碗，踏着一致的步伐，唱着经文，在众人面前跳起“阿益康隆迪曼舞”，边唱边跳，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多。

这种邀请神灵前来验证“勇士”又把毕生法术施入酒里的“阿益康隆迪曼”祭礼在凌晨三点前停止，喝英雄酒的高潮正式到来。孟南会上前向各个勇士喝问：“你是那号人物？敢上来喝英雄酒？”勇士一一向孟南自报字号后，孟南就用双手捧酒给勇士，勇士们一口气喝尽米酒，屋长会赠送他们一把巴冷刀和一个龙瓮，接着便回到宾客群里继续喝酒。

待得翌日，所有宾客吃了早点准备向主人告别时，这些勇士又被邀请端坐椅上，举行喝“阿益武洛”的仪式。在一阵急骤的铜锣声中，勇士一个个接过孟南递来装满米酒的竹筒，把手里的巴冷刀插入酒内，试探一下“阿益武洛”的斤两，然后一口喝下。这些资深的勇士能一口气喝下十几节竹筒的米酒。原来伊班勇士除了要有杀敌之勇，还必须要有豪迈的酒量。

筹备了数年的加威安都盛大祭典，便在一次次的祝祷和吃吃喝喝中结束。数百年来，伊班族群对于加威安都的执著，有时真叫我们惊叹。现代的伊班同胞基本上仍然根据传统程序来演绎整个加威安都，不过其间已有蜕变，许多传统礼仪不复存在。现代的加威安都像是走了调的文化遗产，这些事实不免令人滋生失落感。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4月19日至5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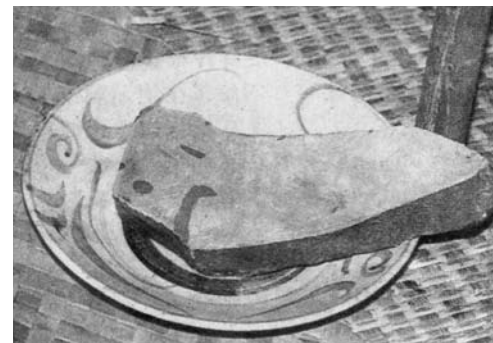


- 1 列队进入长屋参加庆典（摄影：李振源）
- 2 穿戴传统服装的少女列队进入长屋参加庆典（摄影：许秀云）
- 3 孟南沿着长廊环绕三圈
- 4 孟南把法术施入瓷碗内的酒
- 5 一翁瓮的Tuak酒
- 6 勇士喝英雄酒
（摄影：李振源）

磨刀石祭典——加威巴都·Gawai Batu

砍芭、栽种、农耕前、收成后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祈求丰收和平安，是伊班族的传统。

伊班族群重要的传统祭典除了丰收节和加威安都，还有“加威肯雅兰”（Gawai Kenyalang）和磨刀石祭典“加威巴都”。加威巴都通常是在农耕前进行，而加威肯雅兰则是稻穗飘香时，为了驱赶害鸟危害稻谷所作的祭鸟仪式。



“巴都乌迈”磨刀石（摄影：李振源）

传统的加威巴都通常在6月间各别于长屋举行，作为砍树、劈草、开辟田芭的开始。

然而，因磨刀石祭典耗费巨大，已不能每年都举办。除非长屋成员梦到不祥的征兆，为使梦兆不会实现，他可请求屋长择日举行祭磨刀石仪式。再者便是伊班长屋中聚集了一些脱离父母而成立小家庭的成员，为了让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磨刀石，屋长也会宣布举行加威巴都，让他们拥有经过祭典赐予神力的磨刀石后，未来都能丰收。长屋居民是以群体利益为前提的，其中一个成员梦见异常的事，他可以找祭司孟南解梦，如果孟南测出有关梦境为凶兆，且危及部族来年收成，便会马上召开长屋会议，把有关凶兆告诉大家。会议中如果决定举行加威巴都，便会推举一位主管祭典的人，并研讨祭典细节。

在伊班族群的传统中，磨利刀斧的磨石必须是一种称为“巴都乌迈”（Batu Umai）的黑色或灰色石头，这类石头由主管农耕的大神“拉者舍布兰加南”的父亲“拉者占布鲁卓”看守。磨刀石经过祷告、祈福和猪血、鸡血的祭奠后，将拥有神圣的力量，在耕作期间平

安顺意。伊班族人对这片磨刀石非常重视，绝不借人使用，也不许任何人触摸；犯戒的人经屋长审讯后，将罚款五元、一把巴冷刀、一个大瓷碗，以确保物主往后平安顺利。

当决定举行加威巴都后，那些小家庭的当家受促到田芭或河畔寻找巴都乌迈，并给祭祀主管过目。直到所有人的磨石都合格后，加威巴都的确实日期才会定下来。

紧接着长屋里居民便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忙着酿制Tuak和Langao米酒，妇女则尽量找出或重新编制色彩亮丽的布娃工布。在庆典前数十日，两位与附近长屋有交情的长老便会带着打了与庆典日子相同数目的绳结，翻山越岭到附近的长屋，邀请其他长屋居民届时共赴盛会。当该屋长接受邀请，长老便会赠予一条打了结的绳子，并告诉他每天解开一个绳结，绳结解完时便是加威巴都的日子。

加威巴都和许多伊班庆典一样，必须以鲜血作为灵力的加持，因为伊班族群深信鲜血具有驱邪除魔的无上力量。

加威巴都的祭祀过程需耗时三天三夜。祭司和两位助手在加威巴都正日前一天，带着生猪、雄鸡与祭品，步行到芭地进行祭土仪式。他们把祭品分盛在九个小竹篮，每个竹篮内安置两粒鸡蛋、两条香蕉、两把“罗格草”和两粒槟榔。九个竹篮中，两个放置在田芭内，另四个分别用竹竿高竖在田芭四个角落，一个丢入附近的河流，另两个安置在戈利桑树枝上，竖立在通往田芭的路末端，供各方幽灵享用。

祭品安置妥当，祭司孟南提起大雄鸡，站在田芭中央向上苍祷告：“呜——哈！供上雄鸡和生猪给上苍与大神，祈求赐给我们洁净的水和良田，我们祈求上苍与大神赐予我们丰收。我们也祈求祖先圣灵，向农耕大神拉者舍布兰加南请求，把田芭和水中的邪魔驱走，带给子孙吉祥好运！”祈祷完毕，他们使用巴冷刀划破雄鸡与生猪的咽喉，让鲜血洒遍大地，净土的仪式也就圆满结束。

当祭司们回到长屋，居民便纷纷取出编制好的藤席和布娃工布，

铺置在长廊，准备迎接宾客与热闹庆典。用餐完后，屋长手抱一只雄鸡，在伊班铜锣叮叮咚咚声中，从长屋入口到尽头，来回漫步七遍，提醒长屋居民，庆典已开始，所有居民必须坐在长廊，参与祷告。

这时，孟南则坐在长廊对面的墙边，诵读祷文，邀请不同的神灵赴会。他们平淡的诵经声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停歇。

午夜过后，屋长再次手抱雄鸡走在前头，伊班铜锣声伴着伊班武士，他们挥舞着巴冷刀，跳着凶悍的战舞，从长屋入口跳到长屋尽头，来回三次，边跳边呐喊，驱赶屋内的邪魔恶鬼，以便迎接大神莅临。每户人家用藤篮装满白米，置放屋长家门口的长廊上，恭请祭司诵经祝福；过后各自背出屋外，浸入附近河流中，回到长屋，男男女女开始跳起Nyajat，乘机热闹一番。翌日清晨，天一泛白，男女齐集河边，妇女们各自把盛米藤篮捞起，洗涤后盛入约三尺长的青竹筒；男士们便在河边架起木架生火，烧烤竹筒饭。竹筒饭是招待宾客的主要食物。

接着主祭孟南坐在屋长门口的长廊上，他的前面放着一个木槽，长约五尺，宽约尺半。主祭孟南念诵咒语，助手们抬来一只三、四十公斤重的生猪，主祭孟南一手按着猪头，一手抽出腰间巴冷刀往猪颈一割，鲜血喷涌而出，充满了整个木槽。长屋居民纷纷将预先准备好的磨刀石，连同巴冷刀、青菜、祭品，捆绑



烧烤竹筒饭（摄影：林佑生）

成一扎扎，交给主祭司，经他念了祷文后，浸入充满鲜红猪血的木槽中。主祭孟南往木槽洒下酒糟、米饭与各种供品，再捉一只雄鸡，用刀割断其颈项，把鸡血遍洒供品之上。根据传统规定，每一位磨石的主人都必须准备一只雄鸡，以鸡血祭刀石；祭司作完一轮法后，长屋居民便各自捉来一只雄鸡，在木槽前宰割，把鸡血洒在供品上。几十只鸡血把所有米饭、供品都染成鲜红一片。孟南再祷告一番，然后用制有亮丽图案的大张布娃工布覆盖整个木槽，接着便是长达两天的诵读经文，然后才可以开启木槽，让长屋居民各自取回他们的刀石。

血祭刀石后是斗鸡活动。下午，受邀的邻近长屋居民到达后，都会在河边草丛更换衣着，而屋长也会穿上武士盛装，与长屋老人们一起到河畔迎接他们。穿戴传统服饰的女士们和穿着战袍的武士们，列队晒台梯间迎接访客。随着铜锣乐声，屋长与長老带领宾客步入长屋，并绕长廊来回走三圈，此时各户主人都会在自己门前拿着Tuak米酒，向每一位经过的宾客敬上一杯。依照传统，宾客进入长屋后，必须品尝一杯酒，以示对主人的敬重；即使不会喝酒，也必须以手指沾一点，以表敬意。过后宾客便在长廊席地而坐，妇女纷纷退入厨房准备食物招待人客。

晚餐过后，作为主人的屋长又抱起雄鸡走在前头，其后跟着一位手执白旗的男子，从长屋这端走向那端。孟南悠长的诵经声再度扬起，随屋长身后，敲铜锣的乐手也跟着屋长，还有三位各拿水壶、梳子、饭菜的妇女跟着，围绕长屋来回几圈，再走到屋外晒台。晒台地上有一头四肢捆绑在木棍上的小猪，屋长抚摸小猪的头，念了一段咒语，跟随在后的三名妇女接着为它洗涤，梳理猪毛，再把一条珠链套在它的颈项，然后把带来的饭菜和鸡蛋塞入它的嘴巴。

午夜来临时，长屋仍然热闹非常，此时主祭孟南扛着一面白旗，两位孟南手上拿着祭品跟在身后。每户人家派了一位少女，拿着米酒加入队伍，在铜锣的巨响中绕长廊漫步三圈。一位被邀请来的贵宾便会站起来与主祭一问一答对唱，宾客会问为何这么多人围绕长屋？

主祭会回答这是迎接祖先英灵回来参与祭祀，同时也邀请“乌南布兰神”“英莪阿柏拉般神”“里加雅巴央神”“巴吉武让柏拉灵神”等，祈求他们赐福，让我们每年都有好收成。此时宾客又会回应唱道：“感谢您的吉祥语，啊！来自‘鲁邦巴雅’‘笼芽河’的神灵，‘沙隆’和‘宁茂’山的神灵已莅临，并会为你们的长屋带来好运。我们祖先的英灵、拉让江的大神，已经来到，他们从神圣的肯雅兰山峰带来了无上法力，祝福你们有美好的收成。我们也向‘舍拉柏东大神’‘舍拉柏达大神’‘舍拉邦莱大神’祷告，祈求赐予你们健康吉祥。”这些话语也会在每一户门口重复对答一遍。

因为神灵的降临和赐福，整座长屋的狂欢热潮又鼓动起来，少女们纷纷拉着宾客离席起舞。

通宵达旦的舞会在早餐前停下来，屋长与孟南仍然在吟唱着经文。早点过后，主祭吟诵“舍布兰加南大神”莅临的颂文时，一位長老提着一只雄鸡，向所有在场者的头上来回旋转祈福，口中念着祝祷词。此时年轻小伙子又从屋内取出酒，由少女们向宾客劝酒；而一位穿着盛装的少女则端酒给主祭孟南。所有的孟南便开始诵唱“南占舍布兰加南”颂词，这颂词要唱一个小时。接着主祭孟南率领助手和长屋中的長老等人，绕长廊兜了几圈后，走出屋外放置小猪的地方。此时小猪再被喂以米饭，并重新洗涤一次。主祭孟南手执长矛念了一段咒语，把长矛刺入小猪颈项，待得小猪丧命后，便抽出巴冷刀，朝小猪腹部切割而下，伸手从其腹腔取出肝脏，放置在一个铺着树叶的盘子上。数名孟南和長老细心翻看肝脏的征兆，预测往后几年的吉凶，然后大略向在场的人报告。

庆典进入尾声，孟南们再度念起经文，欢送祖先的英灵和各方大神。一切祷告结束后，居民各自从堆满鲜血祭品的木槽中抽出经过加持的磨刀石，不发一言带着磨刀石与巴冷刀向田芭跑去。在这之前，他们已受促把耳朵塞起来，避免听到不好的鸟兆声。到达田芭，他们先把磨刀石放在芭地上，抽出巴冷刀将它磨利，接着把磨刀石高高悬

挂在一支竹竿上。至此，磨刀石祭典才告圆满结束。过了一天，他们再倒回田芭，把磨刀石带回家，这时候，他们希望回家途中能听到好的鸟兆声，或看到各种吉祥的征兆。

民都鲁，2006年6月29日



准备好的磨刀石，连同巴冷刀、青菜、祭品，捆绑成一扎扎。（摄影：林佑生）

加拉必高原的鱼猎

加拉必高原位于美里省，是巴南河、林梦河、卡拉央河（Kara-yan）、都督河（Tutoh）的发源地。这里有砂拉越最高山脉摩禄山，海拔八千多公尺，而巴里奥高原则海拔三千五百多公尺。这里聚居着加拉必族，他们日常耕作稻米，也种植树薯、番薯、玉蜀黍、黄瓜、南瓜和烟草，打猎和养殖水牛；加拉必族妇女也编织精美的藤篮，制作陶器和吹筒。捕鱼活动是加拉必人的爱好，但只有在农忙后，他们储存了充足的米粮和肉类，才去捕鱼。

高山上的河流经过高原时，水势变缓，河床极深，有时流经山崖形成瀑布直泻而下，景观雄伟。在这三千多尺的高原地带，鱼的种类只有十多种，且体重往往不到一公斤。加拉必族人视鱼为佳肴，他们认为鱼肉比水牛肉好吃。加拉必人喜欢与人分享食物，猎到山猪，只要见者都可分到一份，但是鱼则不同，没有人会把捕到的鱼分给别人，除非你是他最好的朋友。然而，加拉必族有个很特别的习俗：如果你见到别人安置在河流小溪中的鱼笼，你可以任取笼中的鱼来吃，但是别把鱼笼带走。

加拉必人捕鱼的方法有男女之别。

小网

用这种网捕鱼的清一色是女性，尤其是小女孩，她们喜欢三五成群出动，在稻田、小沟、小溪使用小网，不停地在水中捞鱼。她们把网筐沉入水中直达泥浆，然后用手拨水，把小鱼赶入网内；一个跟着一个，人多了水也被搞得浑浊，但是她们都不在乎。她们不停地唱歌、开玩笑，泼水戏弄同伴，也比鱼获，其乐融融。

这种小网是用巴里奥高原基力树（Kilid）的皮制成。先将树皮纤维搓成绳子，然后把绳子打结，织成圆筒形，上宽下窄，网口宽约十七寸，网底宽约七寸，深十四寸，织好后把网套在一个用藤和竹片编成的筐子上。加拉必族称这种小网为“Niap”，一般加拉必妇女都会编制。只要是同村的人都可以把网借来借去，但用后要归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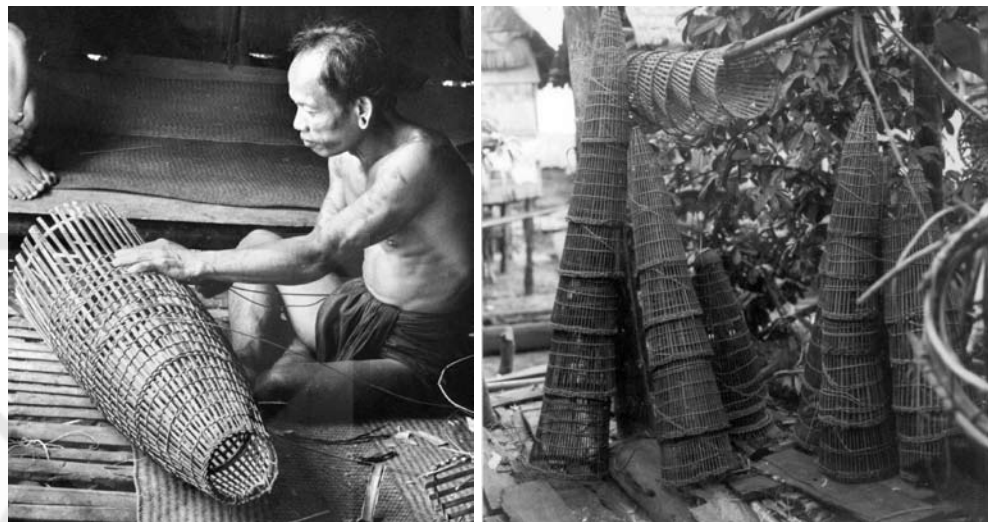
在加拉必族部落中，男的找材料，女的动手编制；粗重的工作都由男性去做，女性则做一些轻便家务及编织小网、席子等。制小网大多是用小棵基力树的皮，因为大株基力树的皮可做成加拉必族特有的树皮衣。

大网

在高原上织一张像平地渔夫用的大网是不容易的事。早在1940、50年代，高原上根本没有织网的白线，必须托人到平地买。因为基力树皮搓成的线不可能织那么大的网，用作网坠子的铅块也要到平地才能得到，往返一趟要十来天，所以织一幅大网有时花上几个月。1940、50年代巴里奥高原的加拉必族群只有两张这样的网，一张在巴曼英，一张在巴乌姆。

小鱼笼

这种小鱼笼主要的材料是竹片签与藤索，加拉必语称为Bubu，园锥形，长约十九寸，底部让鱼儿游入的部分约九寸宽，顶端有个可开关的约两寸宽的盖，捕获的鱼儿从这里倒出来。鱼笼外部以约四十条竹片框成，内部设两层，各以三、四十根竹签制成。笼底至顶端呈锥形收缩，底宽顶小，竹签收缩处柔软，鱼儿一旦游入，就无法回头。这类鱼笼不容易制作，它必须采用较好的材料，制作必须坚固，能在水中耐久，且经得起急流冲激和承受得住水中杂物、浮木的撞击。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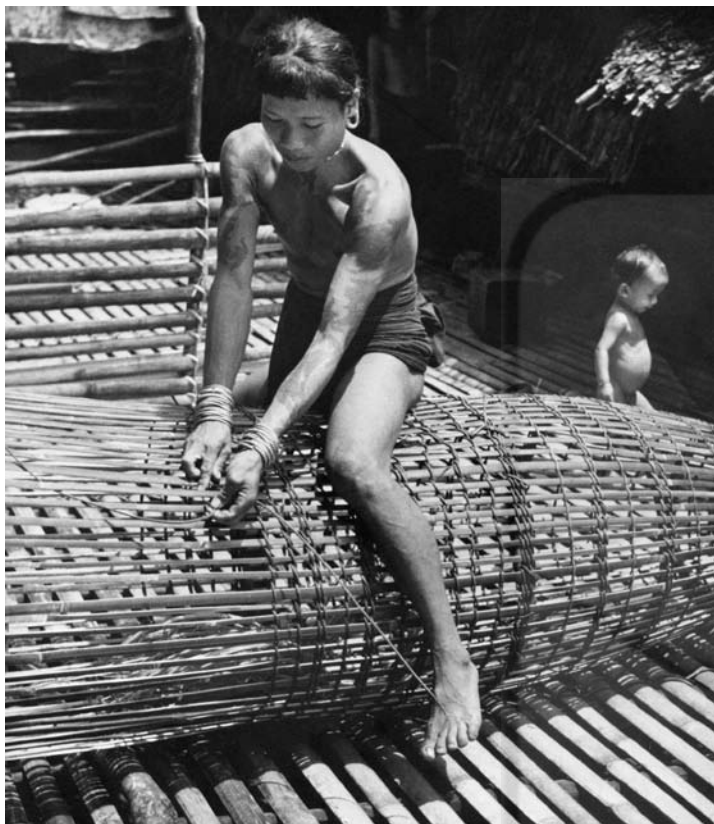
小鱼笼（摄影：林佑生）

种小鱼笼都是安置在河中、溪流里，加拉必人往往在去打猎时带上几个，沿途安置在不同地点，放点鱼饵，一两天后回程再来收集。尤其在雨后水涨时，是安置鱼笼的最好时机，往往可捕获许多泥鳅。

因为小鱼笼的制作难度较高，且制作好手不多，所以一个小鱼笼的代价要两筒的盐。在高原上，盐是很珍贵的物品，这盐是用三千多尺高原盐泉制成，每筒约十寸长，直径一寸，其价值等于人们一天的工资。除了盐，烟草、席子也可交换小鱼笼。

大鱼笼

加拉必族的小鱼笼最长的也不过两尺，但是大鱼笼却可长达五、六尺，他们从不做不大不小的鱼笼。大鱼笼用的材料多，也较容易制作，许多人都会做，但只有在丰收之后，米粮丰足，心情轻松时才做。因为制作一个大鱼笼所花的时间可建造一个猪栏或是制造一个舂米的米臼，所以制作大鱼笼必须是真正有空闲时间的人；且高原地带鱼种较小，大鱼笼的鱼获一向都不理想。



大鱼笼（摄影：林佑生）

鱼堰

一般上鱼堰都筑在较小的河流，且河床不深的地方。加拉必人先砍来许多二尺至四尺长的树枝，一枝枝分两排插入河床以围成墙，上游较宽，逐渐缩小成V字形，末端留个出口安装大鱼笼，鱼就循着围墙游入笼中。这类鱼笼不讲究耐用，因为大雨时激流会带来许多树干，容易把笼撞坏，但是同一地点却可做几个鱼堰，用这种鱼堰捕获的鱼只较大。

石坝

加拉必人建造石坝已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有些石坝仍然使用建造者的名字称呼至今。

这种加拉必族称为巴墩（patun）的石坝，其捕猎原理和鱼堰一样，只不过石坝只能建在较宽大（一般在八米以上）的河流，水势不太湍急且河床较浅的地方。一般上，在水面是看不到石坝的。石坝底部用巨石垒叠而成，体积大且重，水流冲不动。

建造和修补石坝都由男人负责，妇女不能参加。他们选择好地点后，还必须等待水浅的日子才能动工。修建的地点往往距离部落要一天的路程，所以他们抵达时，便搭盖临时小屋，作为往后数日捕猎的栖所。石坝修建好后便安装大鱼笼，然后日以继夜地从上游将鱼赶往石坝，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捕获三、五十条，每条二、三斤的鱼。太多的鱼获吃不完也不可能带回家，因为路途遥远，他们会制成熏鱼，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拉必族人特别喜好熏鱼。然而高原气候湿冷，熏鱼不能久存，用盐腌制也不可能，因为这里的盐是泉水制成，不比海盐，洒在鱼身很快就溶化，且盐在这里是昂贵的必需品。

加拉必人还有一种特殊方法处理鱼肉，他们把吃不完的鱼连肉带骨切成小片，放入竹筒加水，在火堆上不断地煮上一个星期，把鱼肉和骨都煮成灰色糊状，可保存几个月不坏。

毒鱼

毒鱼对加拉必族来说是一项盛会，有时集合了两三个村子的居民参与，能不能捕获鱼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它的仪式。通常这活动是由族中或部落中一两位长老主持，而他们必须负责这项庆典所需的一切，包括食物和酒。

毒鱼所用的毒液采自深山的一种树皮和树根，把树皮和根捶烂，

混入河的上游，毒液会使河水变成乳白色，顺流而下，整条河鱼儿便会昏迷，一条条浮出水面。这种毒性只对鱼产生短暂的昏迷作用，对人体却无害，因此大规模的毒鱼活动往往会带来大收获。

当然，最原始的渔竿、钓钩和鱼叉也是加拉必人捕鱼的工具。早期加拉必人使用的钓线是用黄梨叶的纤维搓成，而钓钩则是以竹或骨头制成。他们的鱼叉通常只有一个倒钩齿，钉在圆木上，然后用绳子绑在竹制长柄上，一旦刺中鱼，便把鱼叉和柄分开，以方便把鱼叉从鱼儿身上拔出。

资料来源：Tom Harrisson著，*Fishing in the Far Uplands of Borneo*。

中坨，2005年5月

另类相亲——伊班族Ngayap的意义

一个民族风俗倘若被外来者误解或滥用，无疑的这种风俗将会慢慢的被族人摒弃，或在时代进展中自然消失。

Ngayap原是伊班族群自古流传的一种求爱约会风俗，这种独特的风俗只限未婚年轻男女夜间在女方蚊帐里相会。

虽然Ngayap是在深夜无人时慎重进行，但却不是十分保密，因为这种行为是族群里的传统习俗，女方家长虽然知晓，却不会过问，除非是女方不接受该名男子的约会。

这种风俗后来被外界渲染成原住民滥交而被各族群禁止。其实，这种风俗的原意是要确保部落中的未婚年轻男女彼此熟络了解，促进感情，进而踏上婚姻之路。这种习俗不但能促进男女互相了解和尊重，也能巩固双方往后的婚姻生活。

依照Ngayap习俗，男子若对某女子有意，可在夜间于该女子房间附近，吹奏一种原住民自制的口琴，吸引对方注意。女子若有意，则会点燃小煤油灯，男子才可进入房内；反之，男子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意图。若他强行入屋，将会被女方的家人或父母赶出房间。

根据伊班族的风俗，一个男子只能与同一个女子Ngayap三次。第一次相会，最多是与对方简单聊聊，增进彼此的友谊，通常女方很快就会要求男子离开。第二次的相会是让双方更进一步了解对方，这次的约会时间较长，气氛也较轻松，而男子似乎也真诚地受欢迎；不过若女子提出要求，男子必须立刻离开闺房。第三次的相会是给男子作出抉择，是否要与女子定下婚约；男子为了表示诚意，会送一份礼物予女子，而正式的婚约仪式将于稍后举行。

许多社群以外的人或外地游客听闻原住民的Ngayap习俗，往往因好奇而到部落尝试Ngayap习俗，但是因不了解这种风俗的意义，而认

为原住民对性放任和滥交，有者更抱着性的动机来访，完全乖离和诬蔑了原住民的习俗。

砂拉越虽有许多原住民，但这种Ngayap习俗只限伊班族群，其余族群多不允许这种相亲方式，除非他们归化为伊班族而必须按照伊班习俗法。然而，时至今日，异族通婚已是相当普遍的事，原住民的婚姻也随着基督教的深入而转为现代化；Ngayap习俗被外界误解误传之后也被部族禁止了，这种在过去促成许多伊班良缘的习俗也将成为神话了。

历史名词——猎头

婆罗洲曾经被称为“猎头之乡”，过去许多传媒报导都误认伊班族是猎头族的民族，让人误解伊班人是残暴、血腥、好战的民族。其实，伊班族是非常好客和热情的民族；他们善战，但不好战。

在婆罗洲，不只伊班族有猎头族的习俗，其他原住民如加央族、比达友族、弄巴旺族等也有猎头族的习俗。原始时期的部落间经常为了争夺和保卫耕地而发生战争，猎取敌人头颅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伊班族只猎取与他们交手的成年男子的头颅，妇女和小孩通常都被活捉回去当奴隶；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会举行一种称为Gawei Betem Bane的归化仪式，把这些奴隶归化为他们社群的一分子。由此我们可看出伊班族善良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可得知，伊班社群是没有奴隶制度的。

在过去，伊班年轻男子必须猎取敌人的头颅，才算是成人、才让人看得起，砍过人头男子将被部族认为是英雄Bujang Berani，在部落中将享有较高的地位和荣誉；尤其在各个庆典或佳节里，他们是族人引以为荣和羡慕的人物。另一个致使原住民猎头的原因，据说当时部落长屋里的女性喜欢猎过人头男子，她们认为，她们的长发要被沾过敌人鲜血的手抚摩，才会长得更黑、更柔、更美。在当时，没有猎过人头男子会被女性视为懦夫。

过去几百年来伊班族一直在原始森林边缘求生存，他们对原始森林有一份深刻的敬畏，他们按照祖先遗留下来的不成文戒律，与森林之神保持一份奥妙的关系。每当迁移新的耕地时，他们必须猎用新的人头来祭拜神灵，以求新耕地可获得丰收。

一般上，为了争夺新耕地、保卫耕地，或为了复仇和平息天灾，他们才会进行猎头族的活动。他们先组成猎头族队伍，祭司会每天祈

求神灵庇佑出征的战士，同时观察一种常在墓地出没的“伊西”鸟，从它飞行的方向卜取吉凶；若从队伍出发路上的右边飞到左边，即是凶兆，一直等到它从左边飞到右边，表示吉兆，就可即日出发。

他们血腥砍杀敌人后，退回自己的长屋时，必须绕行许多路途，迷惑敌人和被杀者的灵魂，以免他们跟踪到自己的部落来。回到部落前，他们通常会派一名战士作前锋，先回到部落宣告凯旋归来的好消息；整座长屋鸣起铜锣，战士们在男女老幼高唱欢迎英雄的战歌声中回到长屋。经常有许多年轻和未成年的男子，在这种英雄气概的歌声中被激起了情绪，纷纷抽出巴冷刀对着树木疯狂乱砍，有的甚至在地上打滚、嗥叫，恨不得马上去猎取人头。

猎回来的人头整齐排放在长廊草席上，一支支用白木雕成的长矛插在人头前，每一根矛代表一个出征牺牲的战士。妇女们开始围绕头颅跳舞，那些家里牺牲了战士的女人一面跳一面鞭打头颅泄恨，接着年轻的战士们跳起战斗舞，整座长屋陷入疯狂的气氛。三日夜的连续狂欢、祭司举行过祭神大典后，长屋才平静下来。猎回来的人头就交由猎获者的女人保管，挂在柴火上，每日用烟火把它熏得漆黑，然后用藤编制一个圆形藤篮盛着，藤篮间插有干棕榈叶的长旒，靠近头盖处装有削尖的竹针，这是祭祀头骨或幽灵时，用以串插猪肉的，底下还挂着用竹节削成杯状用以盛白米酒的小杯。这些装置就悬挂在长廊上的一块长板，板的一端雕着鳄鱼头和彩绘，底下时常点燃一盏火，并保持不灭，因为他们相信，头骨喜欢温暖，如果头骨受到保护和善待，并得到所需的供奉，它们将赐予长屋好运和丰收。这种烟熏保存头骨的传统方法叫做Salai，而熏干后的头骨叫Antu Pala。每当节日庆典都要把头骨取下来，祭以白米酒，洒上鸡血，以安抚头骨的阴灵。

原始社会猎人头的习俗表面上是为了求爱、求地位、求丰收，但对整个族群而言，意义乃在于求生存。猎人头除可抑制敌人的势力，拓展自己族群的耕地和生活范围，也减少自己族群所面对的威胁，这是原始生活中求存的一种方式。虽然猎人头是原始落后、残忍野蛮的

行为，毕竟这已是历史名词，反观现代人文明化的高科技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残酷，我们不免要自问，到底谁比较原始、残忍？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4月5日至12日



1 依班战士的装扮（摄影：林佑生）

2 装在藤篮里的头颅（摄影：李振源）



伊班族亮丽的腰带—— “兰必”·Lampit

砂拉越众多的土著当中，伊班族人对于金币和银币特别珍爱，而且有一套特殊的保存和处理方法。这些钱币在日常活中也和城镇人一样，当作货币使用，而私底下，他们也把一些体积较大的钱币珍藏起来，并把这些珍品制成亮丽的腰带当作传家之宝，一代代传下来。

伊班族珍藏许多种类的金银硬币，珍贵的都是由上代祖先留传下来的。早年他们的祖先跋山涉水，越过重重森林，把森林里的土产带到印尼加里曼丹、砂拉越和汶莱等城镇与中国商贾交易。他们除了以物易物交换一些日常必需品，最高兴的就是能换到中国龙元、荷兰银盾和中国瓷器大瓮，因为这些东西除了可以显现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也可作为传家之宝。

他们把金银硬币并排，用银线镶嵌成各种形状的腰饰带，伊班语称为“兰必”（Lampit）。伊班族人非常重视兰必，平常日子里难得示人，只有在一些重要庆典才能一见风采。伊班族男女都可佩戴兰必，庆典当天，他们穿着最亮丽的手织传统布娃工布服装，兰必就一条条围在腰身、肩膀、手脚上；最让人瞩目是那些美少女，她们展示最亮丽的布娃工布，也显耀她们难得示人的传家之宝Lampit，一层层披挂在腰间和披肩之上，走动时，金银碰撞声如琴声般叮叮当当，十分悦耳，也引人注目。

长屋庆典除开履行传统的祭祀，也是让族人聚集一堂同欢共乐的日子，同时是族人沿续社交、传承文化的时刻。对伊班少女来说，庆典还给了她们机会交流布娃工布的制作手艺，而兰必则是显耀家势的行当。她们展示最新的收藏、花样、手工，也让各户知道他们先辈一路来的珍宝。

二十几年前，火水油灯还是昂贵难得的奢侈品，长屋庆典一般都在日间举行。天刚露白，伊班少女便陆续到河边沐浴，穿着布娃工布裙，且互相把兰必挂上，嘻嘻哈哈彼此调笑对方的身材。这美妙一幕，今天已难得一见；伊班族人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兰必的收藏已经势微，上几个世纪的中国龙元、荷兰银盾早已落入古董收藏家手上。现在市面上虽还可找到一些仿制品，也是银币穿镶而成，但已不是吹一口气就能发出嗡嗡声的龙元。

来自荒野的乐曲——沙贝琴·Sape

1997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音乐大汇演，砂拉越内陆民族传统乐器沙贝琴的演奏引起巨大的回响，令各国音乐爱好者对砂拉越内陆民族独创的传统乐器留下深刻的印象。它所演奏的乐章除引起世人的惊叹，也深获世界音乐人的激赏。

沙贝琴原为肯雅族创制，两百多年前已广泛在内陆各民族间流传。沙贝琴外型酷似现代弦琴吉他和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只是身形较为狭长，琴柄短小，从平面看来更像船桨，琴面琴腹都没有回音孔及音箱，只是挖空琴腹背后，让音响可以回扬，而达到和其他乐器音箱同样的效果。它的琴码是用干硬的竹片制成，可以弹奏很高的音阶，弹奏的乐曲也像吉他一样美妙，扣人心弦。

这种流行于内陆原住民之间的传统乐器，是采用森林中盛产的一种轻木——日罗东树木，阴干后，以手工削制而成，大小长短就视制作者的喜好而定。早期的沙贝琴只有两条弦，不过随着广泛被各民族接纳后，这种传统的古乐器也不断地被改良及革新，尤其是肯雅族所改良的沙贝琴，已在指板上多加两条弦，变成四弦的沙贝琴，经改良后的音调不但保有传统的特色，而且更加扣人心弦。

据说早期在长屋中因为没有时钟，人们便以自制的乐器奏出音响来知会时间，而沙贝琴和竹琴是最常使用的乐器。人们以沙贝琴所奏出的不同乐曲，来鉴定各阶段的时间。1960、70年代，砂拉越广播电台的报时讯号，用的就是沙贝琴所弹奏的声音。

沙贝琴绝响

砂拉越大部分的原住民都酷爱跳舞和音乐，每当黄昏时刻，经过

一天忙碌后的长屋居民，便会集聚在长屋内的走廊，弹奏悦耳的沙贝琴乐曲，伴着铜锣乐声，悠悠然翩翩起舞起传统舞蹈，尽情享受辛勤一天后的轻松时光。

简单且重复的舞姿，配合单调的沙贝琴声，间中夹杂叮叮咚咚的铜锣声，这是砂拉越内陆民族朴素生活中仅能增添的娱乐。

虽然沙贝琴所弹奏的音乐有些单调，但是听起来感觉详和、快乐。砂拉越内陆各族所弹奏的沙贝琴乐曲反映该部族独有的民族特性。

除了在工余作乐，沙贝琴也在一些传统仪式、庆典上作为演奏助兴的乐器；不过，在举行葬礼及哀悼的场合，几乎所有内陆民族都严禁演奏音乐，任何人触犯此禁忌，将受到族人的惩罚。

沙贝琴也多次在大规模的国际庆典上演奏，甚至受邀参与英女王二世登基庆典的演出，近年更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大放异彩。遗憾的是，现今砂拉越内陆民风习俗已趋向现代化，长屋也逐渐电器化，许多长屋的庆典余兴节目都采用录音或光碟播放乐曲替代；年轻一代热衷于西洋乐器，尤其是吉他、电子琴，对沙贝琴等传统乐器失去兴趣。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变迁，原住民传统乐器已渐渐被族人遗忘；而且现有的原住民中，懂得弹奏沙贝琴的也屈指可数，沙贝琴乐曲也日愈式微，这是各部族都无可否认的隐忧。

也许在步入下一个世纪时，沙贝琴这来自荒野的乐器，终将成为绝响。

自然界的预言——鸟兆

有事没事听鸟叫是内陆原住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盘居在砂拉越深山野岭的原住民，不论族群，都有一套解释鸟语吉凶的学问，尤其是在内陆的少数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生活行止几乎都取决于臆测鸟兆的吉凶。举凡砍芭、狩猎、远行、迁移、建设等，都以林中兆鸟叫声的吉凶和位置来作为他们下一个步骤的依归。

右边传来的鸟叫声或是由右窠出来的兆鸟，都意味着吉祥，也可以解除较早时被封禁的凶兆；相反的，倘若是从左边发出兆鸟的鸣叫声，无论它发出多么吉祥的叫声，或是从前左方飞出来，遇到它的人必然会放弃原定的计划，在站立处露宿几天，直到禁忌期满，或是听到右边传来解除禁忌的鸟兆声为止。内陆居民为何对左边特别厌恶，他们只知代代相传至今，个中玄机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在众多的鸟兆中，有相当多是从声音来分辨吉凶的。比如说，某一些原本叫声很低沉的鸟，突然发出尖锐的惊叫，意味着它在向人示警，可能前方隐藏着危险。

栖宿森林里的鸟类何止千百种，若要在百鸟齐鸣的大交响乐中分辨出哪些是兆鸟的鸣叫，哪些是寻常飞禽偶尔飞过的啼叫声，这实在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但是，居住在内陆的原住民无需看到匿藏在参天大树上的鸟儿，只需听闻那些啾喳声，便能分辨是哪一种鸟在叫，也能分辨哪一些是正常的声音，哪一些是不祥的预兆。

在砂拉越，作为原住民守护神化身的犀鸟，一路来都被视为吉祥飞禽。举行重要事务或祭典前，如果能看到巨大犀鸟出现天际或栖息在附近大树上，这将让人们对所要办的事充满希望和信心。

肯雅族在烧芭后、播种前，都会戴上木制面具，呆在自己的芭地里，静候各种兆鸟所给予的暗示，并根据兆鸟的鸣叫声来决定播种的

时间。如果这段时间所收集的鸟兆声不利于播种，他们将会不惜一切地等待，直到吉祥的鸟兆声出现为止。

鸟兆对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谓十分深切，有时简直就不可理喻，比如在森林里行走的族人，路程中突然听到左边传来不吉的鸟鸣声，或有一只兆鸟从左边窠出来，便会立刻停下脚步，在原地休息，不再继续前进，并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鸟兆暗示的轻重，来决定他们需在原地逗留多少天，或等待吉祥鸟兆来解除禁忌。

在众多的兆鸟中，一种叫做“伊夕”的尖嘴小鸟是原住民最厌恶的鸟类，这种伊夕鸟“及、及、及”的叫声虽然不怎么响亮，但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原住民对于这种鸟的叫声特别敏感，只要这声音从他们的左边传来，不管有多重要的事等着办，他们必定会在原地呆上一天一夜，才敢继续前进。以往战士出征时，如果伊夕鸟在征途的左边低鸣，战士们相信它是暗示此役凶多吉少，带头的将领也许就取消出击的计划，或在原地露宿，等听见吉鸟欢唱才再踏上征途。

名列第二的不祥兆鸟是以黑色为主的杂毛啄木鸟“得拉占”，原住民相信它随身携带瘟疫，因此只要它出现在前头，他们绝不继续行程。而一种叫“本毛隆”的红头小兆鸟，它的正常叫声是“得、得、得”，如果它惊叫“贼贼贼”，则是警示前方有敌人埋伏。另两种红色小鸟“奥监”与“吉占”的啼声是连串的“喔喔喔”，如果它“喔”一声即停止，而听到警示的人还继续前进，将会犯邪患病。还有几种鸟类会发出人类哈哈大笑的声音，这种发自鸟嘴的人类笑声并不是什么好兆头，特别是一种叫“贡”的笑鸟，它是代表死神的衰鸟，如果听到它哈哈大笑，表示死神近在眉睫，随时都会遭遇不测。

原始森林是飞禽走兽的自由乐园，在参天巨树掩护下，各种飞禽悠然地鸣唱。鸟兆虽然影响了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山林里多姿多彩的生活仍无止境地延续着。基督教、天主教虽已传入各部族的长屋，不过，许多已是教徒的原住民仍然不敢违抗这来自丛林深处的启示。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9月5日至12日

原住民的纹身 • Tattoo

纹身文化

纹身，像一朵朵黝绿的胎痣紧紧地贴在皮肤上，一辈子背负着整个部族的荣辱。

纹身是世界上许多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各族原住民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古时候，纹身原本是部落居民为了辨认同一族群而作，每个部落或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纹身图案，而后纹身渐渐演变为在族群中地位的标志和英勇武士的象征。

砂拉越各原住民族群都有个别的纹身艺术。砂拉越原住民大部分仍然采用古老的纹身方法和工具，他们先把图案刻在一片木板上，然后涂上黑炭灰，印在身上，再以细针沾黑炭灰调水制成的颜料，刺入皮肤，便形成黝青色的纹身斑迹。他们用的工具非常简单，只是以一根小竹片，前头穿过两支细针，缠以布料，防止在纹身时伤到皮肤。纹身时，尖锐的针沾上颜料，放在皮肤上，再用一根木条沿着图案敲打，使针刺入皮肤；这个过程有时必须重复多次，直到图案完全清晰显现为止，而且这过程常令纹身者感觉疼痛非常，因此复杂或精细的图案需花上数月或数年才能完成，以减轻受纹者的痛苦。

但是，不管纹身的过程如何痛苦，或需花多少时间，早期砂拉越原住民都热衷纹身，因为在早期，一个男人身上所纹的图案代表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而一个女性的手指、手背或手臂若纹上细腻图案，则表示她在族群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或表示她有精细的手艺。

如果欲纹身者有亲戚去世，那么，那一年他不可接受纹身，因为这段时间他被看成是有罪的人，这是砂拉越原住民纹身的禁忌。

不同的族群有自己的设计方案，纹身的部位和图案也有所限制，比如一朵箭花的图形只能纹在肩膀，蔓藤和龙的图样则可纹在手臂，而精细的蝎子、狗和龙的图案则纹在大腿内外侧。这是每个部族的纹身师都知道的不成文规定。

不同族群的纹身

加央族

加央族为婆罗洲岛上最喜爱纹身的民族，其纹样不论精细程度或纹身所费的时日，可能是世界各族无以比拟的。

加央族的纹身图案复杂，而且线条紧紧靠在一起，没有一点空隙。他们认为，留下太多空位的图案是不吸引人的纹身图案，同时也表示纹身者是胆怯和懦弱的人。据说加央族的纹身知识是从“弄乌干”（Long Ukan）族群那里习得，弄乌干族群是属于加里曼丹语系的族群，目前已绝灭，他们的纹身图案是最繁缛的。

加央族的纹身可从手部到手指、身体和小腿。男子在战争中杀死一个敌人后，可在一只手指头上纹一个图案，如果他将敌人的头颅砍下来，那么他可整个手掌都纹上美丽的图案。然而住在门达兰河（Mendalam）的加央族，虽然猎取过敌人的首级，他们也只在左手拇指上刺点花纹，手臂和背部都不纹身。

加央族的女性只将图案纹在双手和双脚。她们的大腿前部常纹有数条线，构成没有尾部的狗，称为“布农阿素”（bunong asu）。越是精细复杂的图案，越是代表女子有精细的手艺，也代表她在族群中的地位。一般上，加央族少女从小就纹身，十一、二岁开始纹手指和脚背，一年以后才纹手腕，然后大腿，必须在青春期以前完成全部纹身。如果妇女必须继续纹身，则须在怀孕前完成。妇女在播种期间，或部落有人逝世而未埋葬、月事时、梦见水灾或做恶梦，都要停止纹身。在加央族妇女的观念中，有纹身的人在生时不但可以避邪护身，

死后还可以到另外一个欢乐世界。他们认为女性纹身象征美丽和女性的娇媚；一个没有纹身的加央女性是叫人无法想象的！

加央族群允许所有族人纹身，除了族群中的奴隶。犬纹只允许纹在上层族人身上；他们在前臂和大腿纹上狗的象形图案，这些图案特别夸大上下颚的牙齿，狗的嘴巴及眼睛也被刻意夸大，这种纹饰称为“乌兜阿素”（udoh asu）。象征狗的眼睛的图案则纹在肩膀上。犬纹其实是狗、蝎子、龙的伸展变形，有时甚至变成蔓藤形，变化虽多，但名称仍叫犬纹。

刺在手腕上的图案称为Lukut，这是一种琉璃珠的名称。加央族人认为，生病是灵魂离开躯体所致，灵魂回来就会复元；为了防止灵魂逃离身躯，他们用一根蕨类编成的绳子捆绑手臂，也叫做Lukut，或者缚一串Lukut珠，这些Lukut都是经巫师念咒，可驱邪护身。由于绳子常常会断而遗失珠子，故改用Lukut纹身。

在众多族群的纹身师里，加央族纹身师技术可说是高于其他族群，而且他们的设计图案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加央族纹身师都是妇女，男人只能雕刻纹身的图案印板（kilinge）。纹身精灵经常保护雕刻印板的艺术家，所以他们每刻一片纹板都得祭祀。

加央族纹身师的技术是从小就开始学习。纹身之前，必须举行祭祀，她们深信祭祀后所刺的花纹才会明显，否则她们自己就会生病。

加央族纹身师的工具颇为简单，包括两三根刺青的小锤子，小锤子有一木柄，锤头上镶有一根短短的刺针，用树脂把针头固定，突出的刺针上面用线缠绕。纹身染料是用煤灰、水和甘蔗汁混合，贮存在小木杯里；最好的纹身染料是用树脂烧成，其次就是锅底的煤灰。加央族纹身的图案印板是用一种软木制成，用时将墨涂在板上，印在受纹者身上，然后施术者依花纹来刺。被纹身的人卧在地上，纹身师用棕叶的纤维沾染颜料，涂在被刺的部位。如果是普通阶级的妇女，纹身的图案较简单，如三角形和四边形；繁褥而复杂的图案仅限高级妇女采用。

肯雅族

砂拉越的肯雅族和加央族原有亲缘，因此他们的纹身图样大致相同，尤其是他们的犬纹，与加央族的一样，并且也是刺在手腕和大腿上。肯雅族大部分的纹身图案是极简单的，线条较少而花纹较多。若与加央族比较，肯雅族的纹身图案看起来较柔和。居住在加央河的肯雅族很少纹身。早期，依据肯雅族的传统，只有上层族人才可以纹身，但时至今日，任何肯雅族人只要付得起纹身费用，都可纹身。肯雅族的高明纹身师可在脚趾纹上五个圈圈，而普通的只能纹上两个。他们在前臂、大腿纹刺张牙舞爪的犬纹，突出的牙齿类似淡水虾，他们称为“乌珊奥兰”（usang orang），偶尔也可发现他们把狗头图案纹在大腿上。

巴南河肯雅妇女手腕上的纹样非常原始，围绕着手肘经掌背以迄手指。这种带纹，肯雅语叫betik alle。除此而外，她们的其他部位是不纹身的。但有些偏远地区的肯雅族妇女腿前方刺有犀鸟纹，两侧刺以涡纹和圆纹，后腿则刺以羽状纹。

肯雅族屋长的女儿都必须纹身，情形和加央族相似，女孩八岁开始纹在指上，十八至二十岁以前必须完成大腿的纹身，整个身体的纹身需时约十年。

卡占族

卡占族的纹身图案和加央族的相似，但是他们不喜欢在脚部文上图案，只有少部分族人会在小腿和脚背纹上自己钟爱的又小又简单的图案。

乌吉族与乌吉丹族

乌吉族只在手部纹上图案。他们的手背及手腕纹上一个大图案，然后以几何三角形来纹饰手指关节，并在手指纹上圆圈。

加央族和肯雅族的纹身都是阳文，但乌吉丹和乌吉两族却是用阴

文。因采用阴文，可以说全身都是墨绿色了。这两族群依地域不同而有多种纹样，如钩纹、半圆纹、圆纹、蜥蜴纹、涡纹、芒果纹等。这两族忌在屋内纹身，同时要在准备战争时才纹身。这两族人的纹身师由男人担任。妇女较少纹身，只在前臂和内腕纹刺。

摩禄族

分布在北砂拉越的摩禄族，纹身之风并不显著，男性仅在膝上刺有小涡纹，胸部刺简单的圆文。摩禄族群中的男性经过战斗成为勇士后，或经过艰巨的旅程后，便可从肩膀至肚子及手部纹上图案。一个在战场上胆怯逃跑的摩禄人，背上将被纹上一个正方形的纹饰。鳄鱼头狗身的图饰是他们特有的纹身图案。

加拉必族

分布于林梦河和巴南河的加拉必族，虽与摩禄族有亲缘，但两者的纹身差异却很大。男人在肘上刺带纹，妇女则刺几何形纹饰。加拉必妇女不论已婚或未婚，十六岁便开始纹身，但纹身的时间很短。

都顺族

杜顺族仅男人纹身，纹样设计简单，为条状带纹，宽约两寸，从肩部起延伸向下腹，在腹部相连。

普南族

普南人原本不纹身，但受加央族影响，有一些族人偶尔会纹一小部分作为装饰。他们没有自己的纹身图案，都是摹仿其他族群的纹饰。

达雅族

达雅族中的陆达雅族（比达友）甚少纹身，偶尔可看到的只是少

数个人因喜好而纹上小纹饰；反而海达雅族（伊班族）则是最喜好纹身艺术的民族。一般上，伊班族的纹身图案也离不开龙的象征图案、蔓藤、箭花、狗的变形体和异形的犀鸟图；其中一个伊班特有的纹饰是：狗的头部与蜥形合而为一，张开的嘴露出夸张的獠牙，配上特大的眼睛。与其他族群不同的是，他们的纹身和他们的族性一样，热情豪迈豁达，都是较大面积的图案，肩膀、手臂、胸部、整个背部，还有大腿、小腿、臀部，都是他们展现纹身艺术的地方。然而，有一个特别的龙型图案只能纹在族群中有特殊地位，或对族群有特别贡献的人士的喉咙上，这是伊班族独特的纹身标志。而只有猎过人头的战士才能在手背纹上图案。

以往伊班族男性只用一条长布silat围住下身，全身都裸露在外，身体上的纹身图饰除可作掩饰，又可作为英勇及地位的表征，所以直至今日，伊班族仍盛行纹身。

其他族群

许多族群的纹身，或多或少都受到加央族影响，诗巫遥、丹绒、柏拉湾等族群最为显著。造型最复杂的纹身图案，应推乌吉、巴丹和巴尧数个族群，他们的纹身图案广为婆罗洲诸族争相模仿。

弄乌丹族群（Long Utan）原是加里曼丹的一支，现已绝灭。这一支族并不纹身，但却为肯雅族雕刻印板及设计纹身花纹。他们只知设计，却说不出纹样的名称。他们也擅长竹器及刀柄等雕刻。

乌鲁阿加（Ulu Ajar）、希汉等族群分布于卡普雅士河（Kapuas）流域，他们和加央族相似，全身都刺青，但花纹有赤、蓝两种颜色；不用印板来印花纹，都是徒手描绘纹样。他们纹身不用针和小木锤，而是用长约四寸、宽约半寸的黄铜片，一端曲成直角，有很利的锐角，上面缠绕细绳，以防敲击时，锐角不致入肉太深。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5月17日至24日



砂拉越原住民的纹身
(摄影：林佑生)

原住民的珠子 • bead

色彩缤纷亮丽、细腻、透着神秘亮光的珠子，穿越五百多年的时光，从欧洲大陆、西亚、地中海、波斯、中国、印支半岛潜入砂拉越原住民的精神领域，并且深深地、深深地缠绵至今。

砂拉越原住民的珠子，大多是早期通过贸易传入，以玻璃珠子为主，也有一些是陶瓷烧制，仅有少部分是原住民以肉红色的本产石头雕琢成六角长柱形，这是砂拉越道地珠子与外国珠子最大的不同之处。外国的玻璃珠子大多是透明与半透明玻璃制成，有单色和多色彩饰两种，单色多为透明的青、蓝、深蓝、黄和红色，也有一些是不透明的白色；多色彩饰则是在深玳色玻璃中镶饰彩色条纹或花卉图案。

砂拉越的原住民都喜欢把珠子串成项链和头饰，间中夹杂动物的牙或爪，有些则串杂铜环、铜铃和猴子骷髅，只有少数具特别用途的珠子是用绳子单粒串饰，这类珠子大多是祭司珍贵的法宝。

原住民获得珠子之后，往往必须重新串过。重新串制时也不能草率马虎，各部族都有自己的仪式与有经验的人士进行重串。重串时必须集中精神，不可胡思乱想，所以只有那些精神坚毅的族人才能完成重串的工作。

珠子在原住民部落中除代表财富和权力，也具有相当的神秘性和传奇性。有些部族还把珠子划分为女性和男性专用，男女所属珠子各不相互使用。

各族珠子与传说

在砂拉越，古老的珠子一度在原住民社群里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各类型的珠子曾经用来祈福、护身、治病，甚至用作购买奴隶的珍

宝。一串串的珠子项链都有神奇的传说和故事。

巴里奥高原的加拉毕族特别珍惜一种半透明单色的玻璃珠子，这种称为Letsilo的珠子从蓝色、青色到深蓝色，都是单调一彩，但是加拉毕族却把它的珍贵性排在其他多色或彩饰珠子之首。根据他们古老的传统习俗，用一串蓝色珠子浸在水中，然后用珠子把这些水浇洒在谷种上，便能令稻谷结出丰收的稻穗。

肯雅族、加央族和隆巴旺族则崇拜两种多色彩的珠子，一种是称为Venetian Lamp Bead的褐红色灯珠，另一种则是称为Millefiori的花卉图案珠子。这些珠子其实都是生产玻璃器具时的副产品，开始时只是黑色的人工制品，到后来才逐渐将彩色玻璃嵌入，而制成具玫瑰花饰的灯珠和长条纹的睡袍珠子（Pyjamas Bead）。睡袍珠子这名称是来自它独特的有如睡袍的纹饰。

加央族与肯雅族祭司则拥有Manang Bead，单粒串制、黑褐色中镶有一圈白色纹饰的珠子，这珠子是进行法事和治病时专用的。它代表着无上的权威和强大的法力。平时它被包裹在层层布疋里，然后再藏入特制的容器，只有在祭典仪式或作法事时，祭司才会拿出来使用，而且必须小心谨慎，避免被女性看到，不然它将即刻失去威力。这种具有崇高权威和法力的珠子也严禁曝露给陌生人看，否则它将会摧毁该人。

从肯雅族佩戴的珠子中，我们也可辨别他们的身份地位。传统的肯雅婴儿背袋（Ingan）大多编串有珠子图案，上层社群用的Ingan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人形图案，中阶层的族人则用狗和鸟类的图案，而其他族人只能用普通的动物图案设计。

毕达友族中有的祭司是女性，她们的珠子是女性专用的珠子。她们在进行法事与幽灵沟通时，利用这些珠子的灵力来加强自己的灵力。这些珠子都严禁男性触摸，否则魔鬼将出现并处罚侵犯者。

毕达友族在重串珠子前，必先举行仪式知会珠子内的灵。阳性珠子（masculine bead）禁止与阴性珠子（feminline bead）相混合，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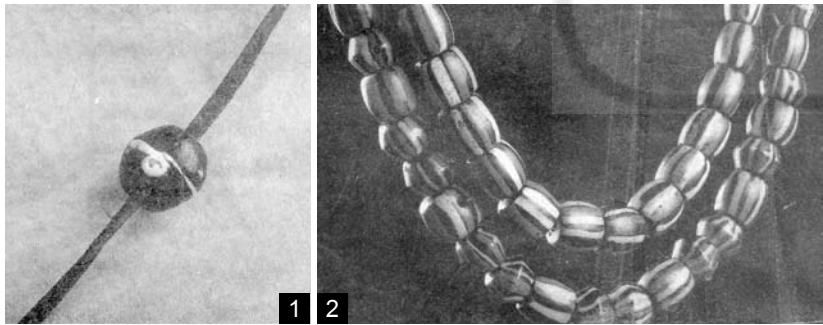
珠子之间必须间隔一粒铜铃。他们相信，这种称为Setegah的铜铃可以阻止来自不同珠子的灵发生冲突。

实拉高族的男子不可佩带珠子，不然他将会在森林中掉入坑洞；然而，实拉高族妇女被允许佩戴“好”的珠子，但却禁止佩戴红褐色的珠子，因为红褐色珠子是族人用来驱除恶梦中的邪魔的。每当她们做恶梦醒来后，即刻将一串红褐色珠子从窗口抛出去，以驱除恶梦的邪魔。

实拉高族的接生妇在接生时，一定会在手腕上戴一串蓝色珠子，用来保护及确保她们的工作能顺利完成。一般上这珠子是由产妇提供，也当作接生妇的酬劳。如果产妇没有这类珠子或负担不起，也可向接生妇借用，因为这关系到婴儿的生死存亡。

最受砂拉越各部族珍爱的石制珠子，就是本土生产的肉红玉髓珠子（Carnelian），这类珠子是用半透明肉红的石髓雕琢成六角长柱形，珠子两端较细，中间较粗，六角形由中央顺两端斜琢，石柱中心钻洞。有些石质红中透白或粉红，在阳光下会闪烁着玛瑙般的色泽，是砂拉越众珠子中的珍宝，被称为“最昂贵的珠子”（Lukut Selaka），一串珠子可以等于一名奴隶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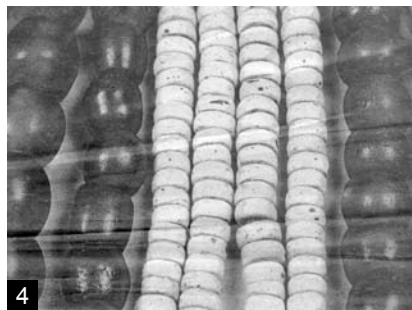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2年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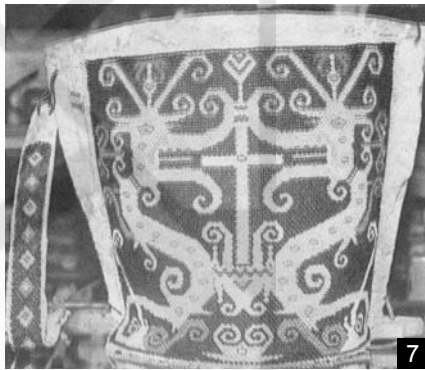
1 Manang Bead 2 有长条纹的睡袍珠子



3



4



7



8



5



6

3 毕达友族的珠子要间隔一粒铜铃 4 肯雅族佩戴的珠子
5,6 加拉毕族的珠帽 7,8 肯雅族的婴儿背袋

舞

砂拉越的原始大自然环境是孕育原住民艺术的摇篮。原住民常年累月生活在森林里，面对雄伟青翠的山峦，溪流涓涓清澈见底，游鱼款款摆动流蹿，群鸟在穹苍自由翱翔的姿态，触发原住民创作了许多歌舞的灵感，以填补他们在荒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枯燥生活，无形中也丰富了原住民的文化资产。

原住民的舞蹈名堂众多，除了因舞者性别和场合的不同而变更名字，基本上许多步伐和款式都大同小异，都有固定的舞步。在何种声乐下必须跺脚，什么时候需要转身等，都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资深的舞者都喜欢随着音乐的节拍，随兴把日常生活里的动作和动物飞禽的姿态融入甜美的舞蹈里。据说舞者全神贯入时，舞蹈之神会附身于舞者身上，跳出一支非凡的舞蹈。

肯雅族

肯雅族表面上看来木讷内向，但是他们浑身充满音乐、艺术细胞和强烈的表演欲；只要沙贝琴和铜锣声扬起，他们就会随着乐声尽情翩然起舞。不论是诠释男子英勇歼敌的战舞还是女性娇柔的羽毛舞，在舞姿上都不会过于阳刚或柔弱，是刚柔并济的舞蹈。而他们伴奏的乐器也比伊班族单一的铜锣多样化。肯雅族在各种仪式上所演奏的乐器主要是沙贝琴、一种用木条排列而成的敲打乐器和口琴。

在肯雅族长屋里，若要邀请某人跳舞或唱歌，通常都会以歌唱的方式表达，而不是以普通言语邀请。每当欣赏舞蹈结束或聆听完领袖的演讲时，肯雅族人都会由一位年长者领唱，在场的群众也跟着和唱，他们用悠扬、浪漫的歌声来表达对表演者的敬仰和赞美，而不是一般的鼓掌。

也许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肯雅族舞者，才有功力演绎肯雅族舞蹈的精髓，然而现在肯雅族年轻一代对传统舞蹈存有传承、发扬的心愿，他们常在闲暇时虚心向年长者学习，偶尔三五成群、老少一起翩翩起舞，传承薪火。

“巴迪特央”（Badektiang）和“达顿”（Datun）：这两支是肯雅族别具风韵的迎宾舞。有客自远方来时，主人联同长屋的男女居民，一人紧接一人列成长队伍，并要求来宾穿插在他们队伍之间，随着沙贝琴和铜锣声的节奏，以简单的舞步绕长屋长廊大厅三圈。宾客只需跟随舞者的身后，随着声乐，无需多久便可学会主人的舞步，跳个不亦乐乎。

“砂嘎拉吉”（Saga Laki）和“拉吉阿刚”（Laki Agan）：这两支是男子模仿猎人狩猎的舞蹈。全身武装服饰的舞者随着乐声轻步踱足，时而抬头眺望天空，时而轻声吆喝，行行复复，时而发现猎物，时而检视兽迹，时而模仿鸟儿惊吓高飞，挥动双臂，仿佛真的要飞将起来。表演者可以狩猎，可以仿效动物或犀鸟飞翔等动作。这支舞的时间可长可短，视舞者的兴致而定，直至捕获猎物，欢喜回家为止。

“本巴泰战舞”：这支舞仅在特殊节日里才可见到。这是双人或数人身穿战袍，手执巴冷刀、盾牌，依据声乐自由搏斗的舞蹈，这种颇为激烈的战舞通常都必须打到对方倒地才结束，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锋利的真刀，表演双方必须有相当的默契。

“拉桑羽毛舞”：属于女子的“拉桑羽毛舞”则是加央族和肯雅女性的最爱。她们身着民族特有的花纹服饰，戴着用犀鸟羽毛点缀的珠帽，双手握着用犀鸟羽毛编成的扇子，轻盈的体态缓缓转动，跟随沙贝琴声翩然起舞。

“盘子拉桑舞”：一种手执盘子的舞蹈，舞法脱胎自“拉桑羽毛舞”，舞姿和动作基本上相似。

“那东如烈”：这是由数名少女合跳的集体舞，基本上也是繁衍自羽毛舞，但是跳此舞者必须力求步伐整齐一致。通常只有年轻的、

体态轻盈的肯雅姑娘才会被选中合跳这种舞。

“桑藤丝拉桑羽毛舞”：是捧着“桑”木刨削成的藤丝起舞，这种不寻常的舞蹈只有在宗教色彩极浓的仪式中才可见到，带有祝福和迎接吉祥的意义。

伊班族

“伊班战舞”：伊班族是善舞的民族，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跳舞，女的舞态动作柔软媚人，而伊班男子的舞蹈多为象征武士在战斗的战舞。他们跳战舞时，身披兽皮制成的战衣，战衣饰以羽毛或白铜、银制成的甲，头戴饰有犀鸟羽毛的战帽。开始起舞时，他们手中都不持武器，双手不停前后摆动，两脚不时顿地，舞了一会，便俯身拾起地上的盾牌舞动，紧接着拔出腰间的巴冷刀，开始挥舞盾牌和刀，起伏闪避、摇摆跳跃，动作轻缓有劲，仿佛正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时而左右招架，时而一跃而起，猛然进击。无数优雅的动作，配合他们古铜色健壮的肌体、红褐色的盾牌、黑白相间的犀鸟羽毛、嫣红的腰带，组成一幅粗旷壮观的画面。这种战舞代表伊班族男性的性格，他们的勇猛和刚毅的天性在战舞中完全表露出来。

总的来说，原住民的舞蹈仍然保存着传统风貌，这是部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可和对传承的重视。



1 桑藤丝拉桑羽毛舞（摄影：李振源）
2 伊班少女舞蹈（摄影：林佑生）
3 伊班战舞
4 羽毛舞（摄影：许秀云）

原住民图腾

图腾是原始时代的人类把某种动物、植物作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不会伤害自己，而且能获得它们的超能力、勇气和技能；人们以尊敬和敬畏的态度对待他们。氏族、家族和部族以图腾命名，并以图腾作为族氏或部落标志；这些标志可分为人体图腾刺青、图腾图画、图腾音乐、图腾舞蹈和图腾雕刻。

图腾观念逐步衍生了图腾文化，包括图腾信仰、图腾禁忌、图腾神话、图腾圣地、圣物、图腾仪式及图腾艺术等等。图腾观念中最基本的文化特质大略可划为三种：图腾亲属观念、图腾祖先观念和图腾神观念。

砂拉越许多原住民都会在部落范围内竖立代表部族的图腾雕刻，这些图腾都是用坚硬的盐木桐或达邦树雕刻而成，直径一般超过两尺，高约二、三十尺。图腾上密布的雕纹是依据各个部族的习俗和抽象化了的图案而凿刻。

综合图腾的图案，大约可分为几类：长有獠牙的守护神脸部，其獠牙被雕成蔓藤般相互缠绕整柱图腾；狗是原住民的最爱，因此，大部分的图腾雕刻都缠绕着抽象化了的犬牙雕刻，其间环绕着一颗颗圆突的狗眼；有些图腾雕刻人形匍匐在圆柱上，上下则刻满代表蔓藤植物的刻纹。

砂拉越的原住民图腾雕刻大部分也是祖先或部族英雄的墓柱。这些墓柱有单柱、双柱和四柱并立；柱顶安置骨骸。

单柱和双柱墓柱图腾通常会在顶端搁置一座雕琢精美的小木屋，放置古瓮，古瓮内安置部族英雄或族长的骨骸；有些单柱图腾则在顶端镂空中部放置古瓮；而四柱并立的图腾多在顶端筑一大型墓屋安放棺木，外观有如四柱高脚屋。

安放在古瓮内的骨骸并非由尸体直接腐化而成，这些尸骨大多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腐化后，再由后人开棺，经祭司作法祭祀，才安放在古瓮内，再置墓柱图腾顶端。

各部族因习俗不同，安葬与重拾骨骸的方式也各异，有者用棺木土葬后再开棺重拾；有者则置之墓地之上待其腐化，有者则在墓地另搭小屋安放棺木。



1 部族的图腾雕刻（摄影：林佑生）

2 Belaga加央族墓地（摄影：作者）

3 普南族Kerering（摄影：李振源）

稀有的鼠鹿角

在砂拉越大部分原住民族群的寓言和神话故事中，鼠鹿是绝顶聪明、有着超然智慧的小动物。这种娇小有着褐色油亮短毛的小动物，头部有点像老鼠，没有角，身体像鹿，且腿肢细小，动作轻盈快速。

但是，天下万物无奇不有，曾有原住民同胞拿来一个动物头盖骨出售，正中央长着一根寸来长黑色尖角，说是鼠鹿角，因不曾见，不敢收购；直至一次在距离古晋一百公里的中途站商店，见到一个完整干了的鼠鹿头，头顶中央长着一根乌黑的尖角，才确实相信鼠鹿会长角。过后问起原住民同胞，才知道许多族群都认为，这种稀有长角的鼠鹿都拥特异功能。根据伊班族人所说，这种稀有动物通常都很难见到，而且也无法捕捉，除非是得到神的力量帮助。

伊班族人相信，这种鼠鹿的角蕴藏着神奇的力量，除可以防身，也具有防毒的功能，拥有者可以达到百毒不侵的程度；还可以压制与自己对敌的人，使他不能对自己作出任何伤害，尤其是克制降头的施放。伊班长老说，传说中还有一种全身长白毛且生着白色角的鼠鹿，对伊班人来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他们甚至可以用一座长屋来换取它。

肯雅族人则使用这种鼠鹿的角来发毒誓。通常肯雅族在争执不能妥协时，他们会到河边或海边，随手拿起一粒石头，口中念念有词，发下毒咒，然后杀猪用血祭祀。然而，在发生严重的争执或部落间的纠纷时，发重毒誓则需用稀有的祭品，鼠鹿角或其他稀有的宝物是当然的选择，这种祭礼也只容许高阶层的族人参加。据说用这些稀有宝物发下的毒誓，报应是十分灵验和快速的。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2年1月23日



4,5,6 普南族 *Kerering* (摄影：李振源)

7 普南族 *Kerering* (摄影：林佑生)

8 部族的图腾雕刻 (摄影：林佑生)

9 砂拉越博物院戈吒曼族墓柱 (摄影：沈庆旺)

蜕变的山林

伤情篇



森林

有人说，只要不给原住民森林就可消灭他们的文化和传统。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原始部落像熟睡的婴儿，倘佯在森林的怀中。所有的族人都过着共同分配的生活，森林是男人狩猎的天地，女人在寂静的长屋编织，小孩天真地嬉戏，悠闲的长老们观察自然的运转，制订耕作和收成的日子。

每一个原住民族群的子民都有一座森林的童年。

在那遥远记忆中的森林形象，是宁静、安祥、资源不绝的一座天然宝库。年轻的族人在成年礼过后，就跟随长者进入森林深处，学习在森林里生存的本能；一支吹筒一壶吹箭和腰间的巴冷刀，就可以捕获整个森林；谛听各种鸟类和野兽的鸣声，辨认兽类的粪便，布设各种捕兽的陷阱，森林足以养活整个部落。

当木山道一直深入，深入到森林的心脏，部落和森林就日渐萎缩。原住民大量涌入都市，因为它需要强健的体魄、坚硬的臂膀；劳力密集的城镇变成原住民寻求生存的基点。猎人已不能依靠森林，许多兽类因失去森林的庇护而灭迹，一些凶猛的兽类和破坏农作物的野兽却在一张禁猎令下受庇护，原住民的老猎人唯有在天未亮便进入森林地带，直到昏暗夜晚才带着猎物潜回部落，捕获的野兽也不能展示给族人以获取赞美了。

曾经拥有大片森林的原住民流落在都市的彩幻世界里，森林的记忆已逐渐淡化，对祭典的尊崇也渐渐冷淡，部落的传统价值已被质疑。

是否有一天，森林将成为原住民的神话？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7月18日

部落的清晨

清晨，部落里的长屋纷纷撑起多睫毛的窗，揉一揉被雾锁了一宵的眼眶，吆喝声渐渐此起彼落；炊烟在妇人家的灶间升起，男人开始往森林里迈进，小孩才无可奈何地从被窝里被挖出来；一丝丝的朝阳正穿过丛林，在草尖上的露珠间溜蹿出一闪一闪的生机。部落在清晨里似乎又活转过来了。

清晨，小孩很早很早就拎着穿不惯的鞋子，赤脚沿着木山道的黄泥小径，赶在预备钟之前到数公里外小镇的学校上课；往往赶在奏国歌之前的一大段时间抵达，还可彼此嬉戏一轮，然后带着泥巴汗酸上课。老师是遥远的城市发放来的，语言不通无所谓，反正用国语教学，反正不教原住民文化，反正上课下课，反正教的是教育部分发的课本；老师面对简陋的课室、简陋的桌椅，还必须适应简单孤独的生活。

学校的钟声和教堂的钟声逐渐敲醒困顿的族人。星期天的清晨是赶着虔诚上教堂与基督同在；星期天是容许懒散的日子；星期天是族人寻觅心灵慰借的日子。部落间开始认为，受教育和受洗礼是同等重要的。

当乡镇发展兑变为政治手段，有人租赁土著习俗地，有人出售廉价体力，有人在农作物败退之际往来镇上买醉；萎缩部落的清晨依旧是部落的清晨，小孩仍然忙着上学，猎人仍然忙着狩猎，部落里的族人仍然延续着诚朴豪迈热情的秉性。清晨并不曾遗弃山林里的部落，除非部落先遗弃了世界。

部落的清晨依然是世界的清晨。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8月1日

都市与丛林

人类从蛮荒的丛林里一步步走出来，一步步走入城市中，他们在这里开展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开始过着与山林绝然不同的新生活。人们已摒弃天然，而强求人工造作；蓦然间回首，不免要自问：“是否值得？”

如果至今人类还留在丛林里，这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是仍然荒凉？还是依旧自然？还是早已不复存在呢？

社会愈文明，事件愈层出不穷，这是人类的暴戾之性所造成，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作用？我想该是后者成分较多。

现代化城市中，科技日新月异，物质生活舒适、安逸，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日渐贫乏，以致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或许，在城市的进化中，我们也必须力求人类内心世界的升华、净化，世界才不会如此沉沦下去。

山林是那么自然的蛮荒，没有摩天大厦，只有高耸的峻岭；没有现代化的下水道，只有清澈的溪流；没有一根根竖直的电灯杆，只有一株株伫立的树；没有拥挤的人群车子，只有满山野的飞禽走兽。这一切尽是大自然赋予的，这般纯朴是你无法在繁华都市里寻获的。

繁华、进步在都市中滋生；自然、纯朴却发育在山林里。人类的进步不能离开城市，如果在城市中厌倦了、疲惫了，何不回归山林，去体会一下人类原始生存的纯朴和自然。

人类从山林走向都市，随之跟进的便是艺术美化，思想自由化，文化的改善，生活的安逸，这些尽是演化的优点，但是其中的陋弊，实在令人心寒不已！唯有怀着都市的优点，重投丛林的纯真，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之道！

变调的庆典

所有的游子都将归来，老人们都这么以为。

部落瑟缩在偏远山麓，远远地像苍山脱落的门牙，无奈地根植在孤单的土地上。这里有许多纯洁的童稚，每日无忧地嬉戏，他们是老人的期待，期待传统的延续。老人暂且酗酒、高谈过去的英雄事迹，耕地在体力衰败下逐渐萎缩，萎缩成破败的部落。

只剩下那些风光过的历史，仍然在沉静的山林里寂寞地等待。

所有的游子都应该回来。

为了一年一度的庆典。老人们如是认为。

宁静的山坳里，人声有些鼎沸；童子的嬉笑和着老妪的吆喝，间中夹杂一两声鸡鸣狗吠；小猪的哀鸣最长气。破落的屋舍、脏乱的倚楼、长廊底下氤氲着老人酗酒的梦；老妪撇着皱瘪的双唇把心里的欢欣折到双颊；只有纯真童稚的语音，无忧地嬉笑。

是森林赐予的淳朴，抑或是鲑鱼溯游而上的秉性？

部落的游子回来了。

为了一年一度的庆典，部落的游子都回来了，他们从城镇带回了迷惑，带回了声浪无比的器材，痴狂地跳跃着，展示新奇的、与传统迥异的舞步；一簇簇金黄红蓝的发浪一波波荡漾起部落的眼睛，迷惑了整个部落的思绪。

人声真的沸腾起来了，年轻的男女湮灭在喧闹的声乐中，回乡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发泄。

而庆典仿如残旧的电影胶片，历史的声音黯哑。老巫师带领着残弱，像过气歌手吟哦失调的音符；传承的祝祷词语，只能依循岁月的记忆在荒野捡拾一些破碎，拼凑成一场让游子回乡的庆典。

至于那些未曾回来的游子呢？

边缘地带

相对于城市的繁华喧闹，城市边缘是被疏忽和遗弃的地带。其实，城市边缘只不过是城市结构的必然地带；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代入人的性格，这种边缘性格的人将会是怎样的属性？

对于闭塞在一隅的部落而言，边缘地带是接获城市讯息的唯一地段。城市里丁点的消息都足以促进部族眼睛的距离和心脏的脉动，因此部落里许多富冒险精神和存有梦想的青年，便尝试攀越这边缘地带，进入眼花缭乱的新奇世界，品尝梦想一个个幻灭的滋味。

驱策部落青年向往城市生活的动力，不外乎是部落结构的改变和乡村经济的崩溃；往昔自给自足的生活已被物欲瓦解，当廉价的农产品不足以满足物资的匮乏，部落里的青年便向往繁华的都市生活，一个个带着梦想投入陌生的国度。

原住民天性吃苦耐劳，兼之体格健壮，可是却因为没有足够的学识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大多在城市里流于粗重或超时低工资工作的主要劳动力。沉默勤奋的部落青年，往往便涌现较高工资的建筑工地，处身极危险的大楼鹰架上，但却栖身在简陋污秽的工地宿舍。他们是货运行的搬运工、加工产的超时作业员、海洋上与波涛搏斗的渔夫、咖啡茶店无休止忙碌的招待员，还有那些老弱仍不能告老回乡的，唯有待在保安公司担当守卫；至于迷失在灯红酒绿和黑暗中的那一群，则令人更加不敢思索。

城市与部落的边缘地带，也是政府设立国民免费教育学校的折衷地带，但似乎没有多少族人能完成学业，部落里的族群反而在这里尝到了城市的逸乐气息。年岁愈长，愈觉得部落生活困苦、落后、枯燥，愈觉得部落与城市的生活相差太远，也因此，部落里的年轻一族，宁可窝居都市一隅，也不愿返回部落生活，甚至到年老体弱时，

充当低薪工作时间长的守卫，情愿在黯黑的夜色里，孤独地思想起童年纯朴的故乡。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鱼

拉让江上游巴拉加小镇附近，散居着许多部落。这里原本盛产巴丁鱼、苏丹鱼和丁加拉鱼，尤其在树枳盛开的季节，这些淡水鱼更是肥美可口。时至今日，慕名而来的游客，即使翻转拉让江上游的河水，恐怕就只有干瞪眼流口水的份，部落里的老人会笑着说：“可惜你晚生了几十年，如果在三十年前……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啊！”老人的声音意味深长，眼睛缓缓地合拢起来，嘴角滋滋有声地仿佛正品尝着一尾鲜美的巴丁鱼；你绝对猜不出他接下去想说些什么，因为老人正沉湎在独享的往事里，那种甜美的味道，老人是绝对不会让不真确的言语破坏。

“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老人指的是1950、60年代。童年的记忆像一面镜子隐藏在尘封的脑海，用心抹拭，童年随即涌现，连最细微的动作都会逼视你的眼珠。在1950、60年代，部落穷得只有残破板屋，两天一趟的长舟往来诗巫城镇，稀落的木山道从部落边缘穿过，森林还是野兽的天堂，除了稻粮、猎获，拉让江的鱼儿是部落里绝佳的美食。

每年树枳成熟时，也是鱼儿最肥美的时刻。一群群的鱼儿，趁着月光追逐飘浮水面的枳实，含高脂肪的树枳果实把这些鱼儿养得肥润可口。江水清可见底，只要看看鱼在哪儿，就在哪儿下网，包管满载而归。每年11、12月雨季来临，河水可暴涨至河岸上，甚至淹没长屋二楼晒台。曾几何时，致使鱼儿重创的恶灵出现，木山道在森林里头纵横交错，拉让江的河水也滚滚狂澜如黄河泥浆，混和着锯木场流泻的残余药剂，幼鱼和鱼卵无一不遭荼毒。河道崩塌，致使水位距离河岸数十尺，即使雨季，河水也泛滥不到岸边。这是人类最不尊重大自然生灵的行为，甜美的鱼儿从此就永劫不复了。

而今，如果你想品尝拉让江上游的特产鱼儿，也只能尝尝人工饲养的那一类，道道地地生养在江河里的滋味已永远地消失。数十年来，部落里的族人都有意无意间遗忘这些曾经存在的滋味，只有部落里的老人偶尔沉湎在甜美的回忆里，合拢着眼睛，喃喃说道：“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啊……”

部落里的酒

有时候天还未启亮，喧闹仍在睡梦中，部落里就已经有人把虫啾声当作下酒的小点，开始喝起酒来。多半是下了连日雨后的清晨，或是失业回乡漫无头绪的无奈日子，喝酒就成了族人唯一解闷的事。

在强势文化的侵蚀中，原住民逐渐质疑自己的文化价值，农村经济感染币值的败退，传统祭典也在科技世界里逐渐溃散；一连串的文化、经济、信仰的解体，致使原住民普遍生存在无力感之中，挫折、无奈在酒精的麻痹中暂时得到了解脱。也许有人说，马来西亚建国四十几年，原住民经济有了莫大的进展，但是若透视整个社会的经济层面，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观点只是表层假象，劳工群中充斥着原住民兄弟，萎缩的原住民部落只存留老弱妇孺，土著习俗地被回收开发，种种的经济成长都掩盖不了原住民的困境，反而逐渐暴露其严重性。

当然，部落里为喝酒而喝酒的大有人在。老一辈的族人喝酒不外是没有适当的娱乐与休闲活动。农耕地被发展得所剩无几，森林里的许多野兽又被禁猎，传统的祭典在新文化冲击下变成游客的观光节目，种种的挫败促使原本对酒有偏好的原住民往往在无奈中进入酒精的世界。

部落里没有酿酒厂，似乎连像样的酿酒作坊也没有，这并不影响部落里族人喝酒的热情。若说从部落出来的人不会喝酒，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相信。Tuak和Langao是伊班族著名的美酒。族人喝的酒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小镇杂货店里的廉价烈酒，另一就是部落里自酿的米酒。部落居民称自酿的米酒为Tuak，带有一点酸涩辛辣味；酿制Langao酒则用糯米。在部落里，糯米是极为珍稀的粮食，他们每年在稻田里种少量的糯米，以用来酿Langao。这种原本无色带有甜味的米酒，看起来却有点乳白色。

开始喝这两种米酒时，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喝完了，脸就渐渐红了，头也渐渐晕了，这是酒力的后劲在作怪。尤其是Langao，喝的时候甜甜的，很顺口，但是一发作起来很快就醉倒。

部落里酿米酒的程序并不复杂，基本的流程是：淘净糯米，将米蒸熟成饭，放进陶瓮，拌上酒药，封闷；若干天后启盖，酒糟沉入瓮底，清冽的米酒飘逸出袅袅的香气。其实，在封闷的过程中就有酒香从瓮里一缕一缕地飘逸而出了，整座长屋充满了令人微醉的糯米酒香。酒糟是做米酒留下的渣，这种渣可以食用，吃起来微甜微醉，适合不太会喝酒的人吃。

水是酒的精髓，没有好水也就酿不出好酒。部落里的族人开始涌到小镇寻求廉价烈酒，因为部落附近的水质已不像从前那样清澈甜美。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8月15日

部落的知识分子

在城市边缘的国民型小学毕业后，那几个部落里的异数毅然离开部落，投入城市的国民型中学。他们自食其力，发挥原住民勤奋的天性，课余到处打工，或在茶室或在速食店或在百货市场，争赚那丁点政府津贴以外的廉价超时生活费，直到进入大学。部落里的人都称他们为读书人，但谁都不知道他们那“砂盖”发下的脑袋，究竟在想什么，只觉得他们是部落里的知识分子。

他们心里养着巨大的理想。

进入社会，进入都市，他们像独角兽，在现实与名利之间，企图以一身所学、企图以高亢的理想开辟属于自己族群的新天地，但，他们的声音微弱如黑夜中的蚊蚋。有人赠以他们鼓舞的掌声，嗤之以鼻的声音却围攻他们巨大的理想。他们不满现状政治，厌倦社会体制的改革，他们目睹部落的传统祭典日趋成为旅游卖点和游客争奇猎艳的对象；他们目睹传统的道德制约被货币价值击溃，他们也感受到部落族群被人鄙视的滋味。于是，他们在无奈中成为忠实的反对者，反对部落现代化，反对族群分化，反对传统变革，反对现实社会递变，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反对国民权益分享不平等；他们似乎成为族人眼中为反对而反对的异类。

他们在都市这座丛林中的奋斗犹如森林里掉入陷阱的兽，虽然心中仍燃烧着澎湃的理想，但是除了无助之外还是无助。部落经已融入现存的资本体系而无法自拔，部落经已接受现实的功利观念。族群虽然迷惑徘徊，生活仍然持续。

其实，在他们散乱的发下，巨大的理想也只不过是追求人的平等，一个各族平等的社会。也因此，这批部落的知识分子显得寂寞孤独，他们的内心却燃烧得更炽热。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11月21日

选举时的部落

大选将至，部落又开始喧闹起来了。政党的先锋干部在议会解散前就到部落活动，挨家逐户宣告，本区准代议士委托他们询问部落里有什么需求。

这期间会有新的锌板、木材陆续运来部落，乡间的道路也相继铺上碎石，有些部落还装上发电机，长屋遂乘机赶上时代列车，家家户户都装上电灯，有些还从城镇搬回二手彩色电视机、电唱机等电器。

只见这些政党干部花了数月的时间在山野部落间转来转去，一直到提名后，一张张崭新的海报印着候选人和蔼可亲的半身像，贴满长屋内外所有可张贴的墙壁；用马来文、英文，甚至伊班文印制的宣传传单，散放到各个部落。在部落间举行几场盛宴是必须的，候选人攀亲带故的在每一座长屋寻找、说服年高德劭的长老，恳请他们在盛宴中呼吁族人支持；不同的政党各别招揽，有时邀到相同的长老却有不同成果。部落选民的要求已随着时代日益提升，各部族接受文明陶冶的程度不一，往往造成政见相左，竞争也相应激烈起来；部落里亲情的裂痕也从这里开始，许多族群因政见相歧和支持的政党相异，长屋被分割成一户户孤立房舍，政治终于分化了族人数百年的手足亲情。

在部落里举行盛宴当然少不了酒，参加盛宴的族人有些倒也不是真的想去听所谓的未来代议士的未来政见，有些也不想搞清楚所谓的民主是什么东西。反正是有酒的盛宴，大家心照不宣地畅饮以纾解日间疲惫的躯体，投票的时候谁晓得谁选谁？反正五年一次的竞选过后，部落的基本建设还需再等五年后的竞选前才可能改善。许多部落的族人面对盛宴过后杯盘狼藉的场地，回想候选人拍疼胸膛的承诺，莫名的疑虑渐渐掩盖了期待的愉悦。选与不选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民主选举的轻重依然比不上一瓮自酿酸涩的米酒香醇醉人！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7月25日

命运

青春从她脸上褪卸许多年以后，她还可以清楚地哼唱那一支凄美的歌谣。

那是家乡流传了很久的歌谣。

多年以前，小镇传来的一丁点城市的讯息，诱动她胸口那只蠢动不已贪婪的兽，日以继夜地，那心底的欲望膨胀成庞大的虚荣。

她率先离开淳朴的部落。

城市的热闹繁华是另一种奇异的世界，没有足够的学识使她像游牧民族一般，浮游在粗重、超时、低工资的工作范围；她认真勤奋地工作，不分日夜尽量加班，低微的工资却无助于家中的需求。从部落里来到城市的族人都习惯锁着双眉，因为部落里传染着各种电器分期付款的病症，肩头的担子日愈沉重。

在幻灭不定的都市丛林里，纯净的心灵日愈迷茫，灯红酒绿的逸乐和优厚的收入遂炫惑她明媚的双眸，她看到部落一隅的家忽然豪华起来，父母兄弟们似乎都抬起胸膛了。她心甘情愿地将青翠的岁月随意植入灯火黯淡的角落，偶尔在旋转椅上轻哼一首无人聆听的原住民歌谣，忧郁清淡的烟飘动着美丽的弧度；她开始觉得爱情在很久以前已醉在酒中，她开始觉得部落的亲情已被淘空，她再也不了解自己对部落的情怀是爱是怨！

在这个忧烦的都市里，来自部落的原住民面对种种问题，但谁都不需要答案。只要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继续拥有一片隐藏人心黑暗的角落，这些被淘空了的纯真仍可以像浮游烟霾中的尘粒，继续飘曳。

我们的大楼

在庞大的都市丛林里，大楼的躯体正以一条条的钢筋，笔直地叠结起来，一栋栋竖立在天空下，宛如都市里一只只体态优美的巨兽，在黑夜绽放迷幻的霓虹；至于运转在这片光彩底下，无可预估的商机利益，则不是曾经寓居在这里的部落同胞所能了解的。

当他们穿着简陋的衣衫走在亮丽的街上，热辣辣的阳光灌在他们结实的肌肉上，似乎不太光洁的肌肤令人感觉他们极像一群被遗忘的尘埃，谁也不在意他们会飘向哪一座都市；而他们也确实如一颗颗尘粒，随着工程结束，从一座都市飘向另一座都市，从一座大楼荡到另一座大楼的底层。

打从开沟填土开始，我们的部落同胞就在工地附近搭建简陋的栖身之所；待大楼底层建得雏形，泥水的硬块残渣、木材废料一路撒向地下室，通往底楼的楼梯还是粗糙的面容，我们的原住民建筑同胞便在这里栖身。这里是他们休息、睡卧、烹饪兼娱乐的场所；因此，有些时候但见瓶瓶罐罐杯杅交错。酒酣之余，不免发泄胸中难以排遣的乡愁，在淋漓的干杯声中，掩不住的情绪汨汨的流出来，一厥厥雄浑的歌声便朗朗而出，震撼了整座大楼的人心。

当一座座大楼丛立街巷之间，我们的部落兄弟仍然徘徊在各个工地间，一座又一座。每当完工后启程往他处，总会不经意地回头探视那一座座曾经挥洒几许血汗、曾经寓居多少辛酸岁月，而今已巍峨壮丽的大楼，那隐藏在眼神里的祈望似乎在说：“总有一天，我们会衣衫光鲜地，在这些大楼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部落仍然是部落

部落像一朵紧紧伏在胸口上的刺青，如此根植却又毫无感觉地背负着时间之河，直到刺青老化成一团皱褶模糊的胎痣。族人似乎越来越多，部落却越来越瘦。

许多童年的土地上住着一群人，说着同样的语言，彼此熟习对方的喜怒哀乐，心和心之间搭着无数座桥梁。在一座座森林里，无忌的嬉戏属于自然天真的心灵，安宁恬适、无需物质的苛求，森林可以解决胸部以下的饥饿问题。多年以来，匮乏的部落无所怨尤地存在又存在着。

曾几何时，文明和欲望紧随着回乡的族人，渲染了整个部落。当欲望物质膨胀了族人的眼睛，部落的亲情却一寸寸地萎缩；当烈酒可以轻易交换族人的健康和钱币，部落却越来越贫弱；当土著习俗地不断被回收，祖先的汗水将无处根植；当族人出买青春的躯体，部落的传统道德迅速地崩溃。

部落像一只老弱受伤的兽，默默地困顿在偏远森林边缘喘息着，然而她的血脉依然与族人一同颤动着。即使部落越来越瘦而族人越来越多，部落仍然是部落。

《星洲日报》星云版，2001年7月4日

少数民族图集

- 1 拉汉南族长屋
- 2 拉汉南族
- 3 吕宋族长屋
- 4 吕宋族
- (摄影：林佑生)



1 2



3 4



- 5 乌吉丹族
- 6 乌吉族
- 7 乌吉族长屋
- 8,9 丹绒族
- (摄影：林佑生)



5



6 7



8 9



10 柏拉弯人
11,12 达加族
13 Saban族长屋
14 Saban族
(摄影: 林佑生)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5 诗加邦族 (摄影: 林佑生)

16,17 诗加邦族 (摄影: 李振源)

感谢惠赐本书照片人士

- (1) 砂拉越博物院林佑生先生
- (2) 砂拉越州著名作家、采访主任李振源先生
- (3) 内人许秀云

存而不在

石问亭

00、题叙

坐标：经度109-115，纬度0.5-5

面积：124,449 平方公里

人口：2,071,500（2000年）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鸢飘风泊，情怀何似？

——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20世纪90年代，沈庆旺背包旅行砂拉越各个城镇、穷乡僻壤。长时间的旅行，随同原住民生活而感知的思索，先完成《哭乡的图腾》¹诗集。新世纪开始，他把旅行笔记整理，应报章副刊主编之约，开设了“犀鸟天地”专栏。

“犀鸟天地”自开栏以来，颇受好评，引发了西马读者一个又一个新奇砂拉越的想像——即使把西马原住民移植过来，也不一定会创造出像砂拉越这般多元文化、民情和想像。《蜕变的山林》文集是以此专栏为基础而改写成的。所有这些，揭示了婆罗洲热带雨林鲜为人知的广阔世界，更给砂拉越华文文学（砂华文学）增添了不平常的吸引力。

¹ 《哭乡的图腾》，砂拉越诗巫中华文艺社“拉让盆地丛书”第十三种，1994。

砂拉越原住民有近半数居住在城镇与市郊。但是真正显现其民族特色的还是那些散布于森林或偏远内陆的族群，只有他们尚保留着传统的一切。由于热带雨林大量的砍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起自然生态的危机，却很少人关心原住民文化生态的危机。事实上，原住民面临的文化危机远比生态危机更为严重，正如沈庆旺在《森林》所言：“有人说，只要不给原住民森林就可消灭他们的文化和传统。”

森林是原住民文化的根源。森林也是原住民与祖先之灵共同生活的世界。急流、险滩、森林是他们保留传统文化的屏障。然而，随着森林资源与传统习俗地的大量开发，原住民的生活空间也越变越小。

《边缘地带》写的就是族群的现实和未来。沈庆旺作了多方面的投射，例如：原住民族群迁移史和传统习俗；伊班族群“Ngayap”习俗的事实，清除了“他者”看待族群的有色眼光。丰收节、加威安都、图腾、纹身，这些传统习俗给我们展示一个鲜为人知的原住民神秘世界。沈庆旺每次提到节日和庆典都令人想到它们即将消失，已经有所改变，令人感觉世道不我与的变革局面。在他文字的描绘里，那光彩珠子、夺目的腰带、亮丽的布娃工布、悠扬沙贝琴声，虽经几代人努力的保存，终将消失绝灭。²其实，原住民世代以来都生活在祖先的记忆里，几十代人生活的时光就像一天的事。

原住民相信，亲人死了，只是离开家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山林）重新生活，与现实的世界并没有两样，听见庆典的“噢哈”（呼喊），依然会回来和子孙们一起狂欢度佳节。祖先栩栩如生的身影，好像到长屋外解个手，藤席上还有他们的半杯米酒。但是，失去了森林，祖先身影也跟着消逝了。

² 很特别的是，一位热衷于“存在主义”的朋友就注意到，沈庆旺的文字里没有场景，并不带感情的描述，若有也只是些悄悄与荒凉的。在他眼里，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沈庆旺听了也只是笑笑。

沈庆旺选择这一方面的书写具有象征的意味，因为这个时空和现实生活中的族群不太一样又确实如此存在，使我们看到他们的现实和生活本质。³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些族群的介绍，比如传统风俗、习俗禁忌。我们看到族群社会的理想和希望，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另一方面，又看到族群传统习俗的流失。这里的族群没有今昔和盛衰，只有现代化与传统变形时代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族人，喘息之间，仍然守着对犀鸟乡（砂拉越）土地的情怀。深一层去看，沈庆旺是从一个换算角度，屡屡反思，各原住民族群在今日马来西亚的处境。⁴

首先，让人们关注的是族群所面对的政治瓶颈。他们的“土著”地位并没有给族人带来利益，反而像枷锁一个接一个地套在一百二十万族人的头上。⁵他们停滞不前而远远地被抛在后头。这个差距在197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很多人以为是教育落后带来的后果。也有人说是因为传统习惯、历史因素、地理环境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族群的“山头主义”造成的分裂。就是很少人说是因为他们世代生息的森林被开发而造成的。

另一方面，除开摆在原住民传统民俗橱窗的旅游招贴，给人们正面的形象之外，在现实生活都是负面的比较多。例如，伊班人的酗酒，加央人的凶悍，比达友人的懦弱，本南人的落后。这些负面的形象，从有记忆开始一直流传着。这些传闻没有恶意，却往往带着鄙视的口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口头慢慢变成暗语，比如“拉子样”（没有知识或野蛮）。因为对原住民缺乏了解，把听来的当真，固然

3 我联想到《哭乡的图腾》，沈庆旺说了：“原始并不是落后，而是更接近本质啊！”这句话，曾经引起我们不少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辨和分析。

4 沈庆旺创作上表现得最为沉着有力的主题：你认为，存在。之前《哭乡的图腾》已经充满这些话。

5 2000年砂拉越人口统计。

也带上“他者”的眼光。正如长城代表封闭，森林代表原始，事实并不是如此。

我欣慰看到的是沈庆旺并没有此种文本偏差，给我们展开的究竟是愉快的阅读。

01、南洋心态

20世纪50、60年代，华人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耕耘。一般多侧重于社会历史角度来考察。然而，把原住民族群与马来土著写进小说、化为诗、变成文章，并不多见。⁶

李永平1960年代小说《婆罗洲之子》、《拉子妇》是砂华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原住民族群书写。张贵兴以砂拉越为背景的小说，原住民的生活和形象多有曲笔和夸张。⁷

《婆罗洲之子》开拓了砂华文学上描写原住民族群生活的先例。《拉子妇》写一个土著妇人与华人结婚，受尽歧视，终于惨死的故事。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着我们不认同也不容忽视的震惊体验。李永平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旧社会，“非我族类”不是“番”就是“拉”的老观念。“山番”、“拉子”、“大耳拉”、“番子”，基本上就是整个原住民族群的通称。这些笼统并带有贬意的“化名”跟老中国（汉人）在唐山看待蛮夷没有两样。与华人社会接触最多的伊班族群，还有更坏的别称：“半夜反”，即指他们翻脸不认人的民族性格。⁸我们对此族人一直存有戒心。李永平《围城的母亲》就有这一

6 从早到晚都觉得热烘烘似的，就是没想到，午后有一场日头雨。——比南利歌词

7 我们能不能指望通过小说来了解世界，了解时代？——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8 另外一句流行语：“你被他们杀掉天还没有亮。”

段描述：蒙受天灾而闹饥荒的“拉子”，在华人店家不再赊帐给他们当天，友情一笔勾销。夜里一把火烧了村。店铺付之一炬，食物给抢夺了。最后，店家仗着“红毛人”警官（统治者）把“拉子”赶走，地方上恢复平静。

总的来说，李永平、张贵兴都表现出了大体相似的文体类型特征。这是经过“小说虚构”的处理。⁹张贵兴《群象》男孩德中上船即在船尾拉屎；可笑的是每天在水中打滚的男孩也有晕船的时候。

这是城里人想像乡下人的生活，并没有触及确实的原住民生活。作为今日原住民族群文本的解读，他们还是没有摆脱以往的成见。¹⁰使我们抚几空嗟咨的，还是原住民这些形象：“拉子”遇天旱求雨的愚昧；抢夺、烧屋、杀戮、猎人头的恶行。娶“拉子妇”（番婆），即成了等下“畜牲”的话语。而发人哀叹还是“番婆”生下无名无姓“狗仔”的“杂种子”——以民族血缘作为繁衍子嗣的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牢牢控制着我们上一代人的思想，而且变成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给我们阅读原住民族群产生了非常的冲击力。

从李永平小说中，我们清楚看到一条与原住民的分界线。《围城的母亲》华人店家依靠“红毛人”赶走“拉子”这一个情节，我们是把原住民当作“他者”。我们是与“红毛人”（统治者）站同一条线上，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优越，要不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忧患。在后来的阅读中，我发觉马新各地都有这个现象，乃是那个华人移民时代的忧患意识。地方越是不平静，这个忧患意识就越重。他们惟恐生活得不到保障而攀附在统治者保护伞下，以富裕的商家、地主与地方长官交往最为普遍。

9 Peter Gay认为，小说通常呈现了扭曲而不可靠的历史观念。我当想到同时又有其独特处理现实世界的方法。

10 噢！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两条水永远不会交汇。——吉卜林《东西方颂》

在我们的想像中，南洋是文学的图谱，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确实难以说出它的位置。在我们的文学中，市镇、胡椒园、蕉风椰林是一条充满南洋风光的风景线。这条风景线之外，河流、森林、长屋、达雅克、蟒蛇，那里的土番过着与我们迥然有别的沸腾生活，特有的喧闹、繁乱、享乐、淫逸，所有这些成了我们写作上不必思考的神来之笔。可是，有多少人走上一条黄泥路，看一看里边老而残弱的族群？从李永平到沈庆旺，四十年来，固然，我们有所改变的是书写，没有改变的是存留在我们记忆里的原住民族群。

02、布洛克情怀

砂拉越原住民族群研究之盛，以及编定整理种种方面的成就固已为世所共见，还是西语学者的努力。这块土地和原住民课题被感兴趣的、被迷住的一直属于西方。这不仅仅是西方的兴趣，而是西方被这块土地陶醉了。不仅仅是感情上，在想像和认识方面也是如此。¹¹

例如毛姆短篇小说《婆罗洲故事》、马肯·麦多纳回忆录《婆罗洲子民》、汤·哈里申《四海之内：婆罗洲的故事》、华莱士《马来群岛纪行》里有关砂拉越的篇章、休罗见闻录《砂拉越：哪样的一个地方——作客拉者布洛克殿下期间的观察》，砂拉越仍然充满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穿插着与当地人民交往的罗曼史。第二代拉者查尔斯拉妮（王妃）玛格烈·布洛克，晚年在英国一把寄托的就是回忆《我在砂拉越的生活》。她新婚后跟随拉者回到砂拉越的旅途上，雨点打在她身上也感到刺骨。她生平第一次吃芒果、山竹，滋味好比浸了醋和糖的棉球。在“平心号”卧室里，让她窝心的可不是在船上四处出现，比老家大的蟑螂和老鼠，而是拉者查尔斯从砂拉越带来的土著随从。老少仿佛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扁

11 我是从阅读西方著作去认识砂拉越。

平朝天大鼻孔，厚唇外张，两眼无神，在她面前弯腰打哈，无视于她的善意和笑容。

这些书写与实际原住民族群的形象是有距离的，往往带上了白人（宗主国）优越感的观点。他们在阐释东方域外殖民过程中，往往把侵略地的人民看成落后的、原始的、野蛮的——休罗第一次见到砂拉越土著妇女就想作呕。毛姆《婆罗洲故事》只有在鲁巴河遇“梦纳”海涛是亲身经历，其他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可喜的是玛格烈《我在砂拉越的生活》可算忠实反映了她在砂拉越的生活。与毛姆、华莱士、休罗所不同的是，玛格烈一心一意维护着布洛克王朝爱民的形象，寄托出她在砂拉越生活大半辈子的深切感情，与麦多纳大英殖民地长官的柔怀之笔并没有二样。哈里申是二战光复砂拉越的英雄，他在巴里奥乘降落伞临风而下，在原住民眼中就像天神来到人间。他把巴里奥高原说成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的地方。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原住民在此已经生活几百年，而且比中国人、兴都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更早来到砂拉越定居。

原住民族群在婆罗洲的历史已经无可考证。然而，他们在砂拉越十几二十代人，口耳相传的历史，更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原住民族群在这土地上落根繁衍生息的场景。¹²这些口耳相传的历史虽然充满传奇与神话，但却能忠实道出族群迁徙历史。现在砂拉越境内有二十四个原住民族群，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印度尼西亚（印尼）加里曼丹翻山越岭迁移到砂拉越，以后就没有再离开，可以说砂拉越是他们的原乡。

族群世代自由生息于婆罗洲岛上，并没有国界疆域之分。西方列强入侵之后，荷兰在印尼，英国在砂拉越、沙巴、汶莱，为这些地方

划定边界。¹³砂拉越在布洛克的统治下，开始内部分割，族落在各河各山头的领域才逐渐形成。因为迁移历史历程、西方列强政治的演变，各河各山头族落的拓殖与印尼族裔的血脉终于被分割开来。¹⁴他们的命运被重新安排、重新分类。例如，同属达雅克族的伊班族群，却在砂拉越被布洛克改称作“海达雅克”族；其他几支不同方言的比达友族群，又被合成“陆达雅克”族。除开一些不雅或含贬意的族名，一直沿用到马来西亚成立后的1970年代。

原住民族群在布洛克王朝统治的“英雄时代”之后，转入英国殖民地顺民时代。马来西亚成立，民族意识抬头，族落的菁英当家作主，主宰自己族人的命运。但是政治上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这个年代开始由强转弱，以伊班这支大族群来说，就出现很大的分裂，其他族群更被边缘化了。

03、历史

总的来说，砂拉越的历史可分成三个阶段：一、前布洛克时代；二、布洛克时代；三、后布洛克时代。后布洛克时代包括日本占领及联军托管时期、英国殖民地时代及马来西亚的成立。这是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分说的，与从马来西亚立场撰写的历史不同。

婆罗洲与外界的联系有见于中国汉朝历史书籍的记载。本土自古以来没有书写的历史，原住民只有口耳相传的部落史。砂拉越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书面历史不过两百年，通常以英国人詹姆士·布洛克于1841年建立的“白色拉者”作为开端。¹⁵而砂拉越历史的书写，也以此

12 原住民族群只有语言并没有书写文字。古早原住民的日期及时间计算法，一般以大自然气象如季候风的转变、候鸟飞行方向作为凭据。原住民的世代长短不一，不过在纪事当中加插大事件，如火山爆发、瘟疫等事件的串连作为凭据也相当准确。

13 不论我们做过的是好是坏，都是出于最善意的动机。——克利福，引自康拉德《马来亚的观察员》

14 一条虚线即把加拉必各拉央高原的加拉必族分割开来。

15 我是从阅读西方著作去认识砂拉越。

家族的兴衰、白色拉者个人的荣耀、白人官员和白人旅游者的罗曼司来穿针引线。这是19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女王、乔治五世、依利沙白二世子民，显赫大不列颠帝国在这块殖民地特殊文学的书写，白色拉者布洛克（家族）在异邦的荣耀。但是，这里边浮沉着的到底是世代生息的原住民族群。

19世纪30年代，砂拉越原是现在汶莱苏丹的领土，境内由不同的本依兰（马来贵族）负责管理。当时，土地是汶莱苏丹的，但是人民和土产却属于本依兰管辖。本依兰先向苏丹缴纳一笔税金，“让渡”地方上的管理权，建立地方势力，并自定各河口买卖税率及原住民人头税。由于原住民避税，时有争端发生。¹⁶

1830年代，砂拉越由本依兰马可达负责管理。在马可达铁腕和重税的统治下，不属于同一宗教信仰的原住民族群更苦不堪言，任由宰割，因此触发了许多抗争和流血冲突。因一次宗教纠纷的扩大，马可达无法控制，摄政王拉者姆达哈欣特地从汶莱前来调解。哈欣幸运得到詹姆士从旁协助，终于平息战乱。于是，哈欣以古晋（旧称砂拉越）这块土地，馈赠詹姆士。以当时的情况来说，砂拉越只是从马可达的管辖转移到詹姆士。詹姆士也是以“让渡”方式取得管理权。詹姆士于1842年正式册立为砂拉越第一代白色拉者，建立了“白色拉者”一个世纪的统治。随后，野心勃勃的詹姆士带着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布洛克南征北战，开疆拓域，领土不断地扩张，终于1905年完成现在砂拉越的版图。¹⁷其统治的领土面积在1841年有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及一百七十多公里的海岸线，到1941年时翻了十七倍，有

16 我们不到这里来。令你们后悔，演员已经到齐；等他们演毕，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大概能知道的。——《仲夏夜之梦·第五幕一景》

17 我希望先到砂拉越看看——有一条河盛产铋矿，地图上尚未标示。我希望能见到婆罗洲的拉者，一同北上首都，有时间的话闯一闯河的上游。我深信有些看头。——詹姆士·布洛克家书

十二万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及一千六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

1941年，在举行“立国百年”庆典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砂拉越。光复后，短时期由澳大利亚组成的联军托管。鉴于战争带来的重创，无能为力重建家园的第三代拉者威纳·布洛克，于1946年把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成为殖民地。1963年砂拉越与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沙巴组成马来西亚。¹⁸

这二百年历史过程之中，砂拉越以“白色拉者”的统治最为长久，从1841年至1941年，共一个世纪。因此对砂拉越，尤其对原住民族群来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族群人口分布、土地的利用，都在这种影响下发生变化。

基督教的传布影响族群最为深远。现在有九成的原住民是教徒，他们在教规下改名换姓，放弃原有的传统习俗和名字。早期基督教的传布有其政治的动机。天主教和英国新教在各河各地族落的传布，都按着布洛克的意思，这主要是避免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壮大，以达到分而治之目的。而与汶莱苏丹有联系的马兰诺族群更进一步分化，在沐胶三条河上的族群即分别有三种不同的信仰。

英国殖民地政府虽然只有十六年，但其制定的土地政策却一直困扰着原住民族群。这个“土地法典”因有高空拍摄的照片佐证，把本来是习俗的山林变成政府的森林地，使到原住民在农耕地的利用上受到许多阻碍，大部分原住民的生计受影响，被迫放弃生活几百年的地盘。

1965年，马来西亚砂拉越政府有意修改“土地法典”，允许华人购买土著地，但受到激烈的反对而收回。这变成族群分裂的导火线，原住民领袖被推翻，进而改朝换代，政府的权力中心由马来族群取代。

18 我所以有此决定都是为人民利益设想，不必质问。在我之后，从此没有砂拉越拉者。——威纳·布洛克

这是一场权益之战，但是百年来原住民面对的是无数次的血腥战争。

04、战争

据历史书籍记载，本依兰马可达总督的统治最为凶暴。我们虽看到马可达的凶暴，但也不见“白色拉者”布洛克的仁慈。布洛克统治砂拉越，用的是征服、分治的手段和定约的柔怀手腕。原住民族群在三代拉者一个世纪统治下，有一半的日子是处于动荡和战争状态。大大小小的战争都与原住民族群连连不断。布洛克与伊班族和加央族两大族群为主的大型战役，不少于三十回次，而重复战役不少于七十回次。最后的胜利都归拉者。¹⁹

1841年，第一代拉者詹姆士·布洛克提出治国三大原则，作为建立其国家秩序的基础。第一条就是消灭“海盗”。海盗者即那些各河各山头不愿归顺的族群。第二条扶弱制强，此即扶植弱小陆达雅族对抗强大的海达雅族，在布洛克支配下却是人种消灭。当年就有十七支不同方言的陆达雅族因战争被消灭了。第三条禁止猎人头，在历史上功德一件，实地里和消灭海盗挂上钩。打击猎人头一样是詹姆士征战的借口。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坐镇斯里阿曼就时时默许归顺的伊班族猎取敌对者的人头，作为出征的犒赏。1870年，砂拉越宪报上公然发表布洛克拉者军队砍了敌对海达雅三十颗头颅，俘虏八十人，并烧毁十一座长屋的战绩。

布洛克不是以各族群世代之间的矛盾引起他们互相杀戮，期以掠夺他们的土地，就是利用归顺的战士讨伐不愿归顺的叛乱者，或以

彼等军事力量向汶莱苏丹摊牌，以此扩张领土。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代拉者完全没有军队，战斗的力量来自伊班族。第一代拉者只有三十名士兵以保护王宫。1860年代，第二代拉者只有一百三十名由伊班人组成的队伍。第三代拉者的野战部队加上警察不到千人，主要是维持城镇的治安而已。但是，第一、二代拉者随时随地可以召集一支数千伊班人组成的战斗力量。1849年，詹姆士攻打沙里末的对敌伊班族群时，就有另外四、五千伊班人及两百多艘战船响应出征。1875年，查尔斯攻打鲁巴河上游也发动六千多个伊班族人。查尔斯曾在斯里阿曼十年，非常熟悉伊班族群。他常挑拨甲族攻打乙族，或联合丙族和马来土著攻打丁族。这是一种残酷的战争手段，与历史书上所谓的“分而治之”策略，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除开利用伊班族人，布洛克也借重英国海军战舰，当年游弋于砂拉越水上大大小小的战舰有十五艘。而建立在各河口的炮台堡垒有二十一座，都位于富战略的高地上。总的来说，以第一代拉者战争最多，第二代拉者次之。1888年，大英帝国海军势力介入南中国海域，并得到婆罗洲北部的沙巴之后，逐步过渡成为保护国，内忧才慢慢平息，不过，族落和族群之间的小股战斗还是避免不了。1924年，第三代拉者威纳在斯里阿曼加帛举行“和平订约”集会。1930年代，国势才开始稳定，人民生活也逐渐安定下来。

布洛克在砂拉越的统治，大多参照19世纪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地的模式，例如法律和省长（行政）制度。地方行政由白人官员出掌，人民没有权力。当时只有马来族群的阿邦（贵族）和拿督（长老）行走王宫，主要任务是诠释传统习俗和宗教礼仪，国家事务的决策还是由拉者布洛克定夺。第三代拉者威纳于后期施行英国国会议会制，破例让几个大原住民族群参加，对族群来说是一项大突破。这是原住民参政的第一步，也是他们“现代化”的开始。

由于第一、二代拉者统治期间（1841-1917）还对不愿归顺的原住民族群展开军事行动，所以第三代拉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

19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篇》

我并不可怕，上苍才是你们的主宰。以目前处境，若我的死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我可以去死。——詹姆士·布洛克

归顺的族群攻打不愿归顺族群，直到后者投降为止。归顺的族群只是拉者的战争伙伴，他们只有听号令而完全没有与拉者谈判的资格。

除开对敌的军事行动以外，族群就在自身所属的区域活动。此外，布洛克也限制迁移和垦殖的流动人口。²⁰例如，加央族和肯雅族被限居于砂拉越北部巴南境内，伊班族却在中部沙里末、拉让流域一带。此举有其政治因素：表面是避免长久以来的部落战争或耕地引起的纷争，实地里却是控制他们与布洛克的战斗力量。正如，各河口的炮台与市镇，除开税务利益，也作为监视站——侦察各地族群的流动。此举可切断各族群互相往来，也可切断各地族群的支援或联防，以免布洛克对抗。

布洛克一个世纪的统治就是这样牢牢控制原住民族群命脉。布洛克不仅改变了原住民的风俗（禁止猎人头）、信仰（基督教），也改变他们生存的土地（引进华人移民及耕作方法）。引进移民也改变了原住民的人口结构，造成贫富悬殊的经济社会。布洛克统治期间，以伊班这支大族命运最为坎坷。他们除了当自己部落的战士，还当布洛克的士兵，攻打各地不愿归顺的本族及不同的族群。各族群部落之间的血腥冲突就更多了。到了今天，各族群之间或本族内的仇视和矛盾，无论是政治上或生活上，可追溯到布洛克统治时期所种下的因果。

05、迁徙、流浪

砂拉越本来就是属于原住民族群的。哪里定居哪里生活，并没有分别，他们只要能适应环境就可以了。古早砂拉越原住民族群傍河而居是生存本能。老祖宗知道，只要有清洁的水和肥沃的土地就可以衍

20 到了马来西亚成立后的1970年代，这条颁令仍然生效。族群的迁移或新长屋的建置，必须得到省长或者州秘书的书面批准。

生繁荣的族落。²¹

“宾大”（pindah，迁徙）对于伊班族群来说，是表示族落的壮大和种族的繁荣。²²“柏遮来”（bejalai，流浪、学习）是族群的优良传统，对于男人，尤其年轻人，按时离开他们的长屋，出门冒险碰运气，短则三几个月，长至三几年，作为青年的成长礼，丰富他们的阅历，有助人品的形成。²³经过这些年来演变，“柏遮来”又变成赚食（makan gaji），出门工作寻找机会、财富、婚姻，作为有为年轻人衣锦还乡的社会表征。或是，伤心、落意、负债、犯错者出外躲避的借口。这也是族群人口大量流失的原因。他们来到了城镇，男的走进了木山营、工地上，女的当上廉价劳工，泡在声色犬马的怀抱里。

1987年，有一部非商业电影就曾探讨了现代式“柏遮来”的真正意义，表现原住民，尤其年轻一代面对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在这个故事里，森林地被砍伐导致水源和农耕地流失，又因水坝工程引起水患，森林收集和农作物被毁坏，主人公不得不出门寻求生计。他找到一份工作，却是回到长屋（家乡）砍伐森林建路。落幕前有一个震撼镜头：一个孤单的少女慢慢走向这条通往城市的道路上。

整个故事是通过一个名叫林达的年轻人述说开来。林达是伊班族人的英雄，他与布洛克的激烈战斗被写进历史。这故事由与族群英雄同名、走头无路的年轻人说开来，可说是一个反讽，也说明了今日原住民的处境。

“柏遮来”是伊班族群的传统习俗，其他原住民也有出门走走的习惯。通常都在农忙之后，一般是到森林采集、寻找耕地或给子女寻找婚姻。以族长来说，这是族群和族落之间的联谊。但是，随着森

21 至于这个国家，那只是一块布幕而已，奇妙且千变万化的彩色背景衬托着我们的存在。——约翰·莫里斯《吞噬印度空气》

22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藟蓄乎笼中。——庄子

23 鸟笼子出去了，去寻找鸟儿。——卡夫卡

林的开发，木山路的建造，出门走走已经变质。以加拉必族人来说，这是他们“现代化”的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高原上草地机场的建立、木山路的开发及对教育的重视，加拉必族人开始离开高原。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高原上本有五千多人的族群，剩下九百多人。这四千在外的人口中，大概有三千人是因为升中学，其他是因为工作。²⁴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其他原住民却是相反，他们主要是因生计而离开。

06、后布洛克情怀

今天，砂拉越还是被西方凭空创造出来的世界。我们随便翻开欧美等地旅游指南，砂拉越仍旧是猎头族人之乡：那里有生活在遥远的古早，有天人神通之灵异的彼岸，终日呜咽的不毛域外。²⁵古晋依然停留在布洛克王朝跟随对面港八点钟的炮声作为一日之息的时代。古晋这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还是得从山都望河口坐船几个钟点方能抵达的小城镇。这是已经过去五、六十年的行路难时代。在过去的苦日子里，砂拉越的确是依靠“金马尼”、“拉者布洛克”二百吨级的货轮，一个月两次川行实叻坡（新加坡）与萨拉瓦克坡（砂拉越）载人运物。

也许，飞机航程确实缩短了砂拉越与外界的距离，却拉远了我们对它的认识。让我们为之侧目的倒是机场那些免费分阅的旅游介绍，还是国家旅游局专人撰写的。在国家统一推动的观光事业里边，

24 这是升学带来的结果，族群青年完成学业就在原地城镇寻找新生活，高原上剩下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亲及大片耕地。森林边缘地带却是另一番景象，森林被清除成大块不毛的黄泥地，出门走走已经没有意义。

25 砂拉越将于2007年在中国发行一张旅游促销海报，仍旧以原住民难得一见的战袍衣冠的造型作为卖点。

砂拉越的风土民情依然是这样充满猎奇与蛮荒。国家给我们砂拉越的卖点，充满异国情调及情色欲望。砂拉越依然是被标榜成猎头一族之地。这些汉子耳穿兽牙，喉头、手脚和臀都刺青，上披兽皮下身缠布；腰上挂巴郎依兰长刀，闪烁寒光；左手提着盾牌，右手一把吹喷筒；满脸杀气，随时可取人性命于眨眼之间。而原住民族群女子的形象更引人遐思。东方西方如此相遇，可不是迈阿密、夏威夷海滩上日光浴的风流？这不过是二十几年前州政府赞助拍摄的一部好莱坞二次大战电影的场景。天神般的联军带领着有勇无谋的猎头族与日本蝗军进行一场莫须有的战斗。他们呈献给西方观众的是暴力、血腥和热带雨林的神秘。这不过是依立·汉森《行走婆罗洲内陆》离奇的想像。那汉子腰上却有一把不伦不类的马来短剑。有趣的是他还能在车水马龙热闹街市骑脚踏车横冲直撞，受了惊吓的游人四下狂奔。古晋金三角的香格里拉几家大酒店即以此招徕。这是1970年代州政府引进跨国旅店和贩卖旅游事业时，一次意想不到被描绘的砂拉越景象。这不过是文学里边有关边缘区域的描述——原住民走入一个特设的时空，从此走不出来。

07、后叙

虽然如此，阅读原住民族群还是不能忽略这些书写。我们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有一部分被删去，有一部被记录下来。

总的来说，砂拉越发展政治的列车可把原住民族落撞翻了天。民族个性不断消失，他们过去那深厚的传统、那崇高的文化价值观逐渐消失了。他们走在砂拉越发展政治太阳热浪底下，无时无刻感觉到不得不脱下传统外衣的束缚。传统习俗地大片流失，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而迁往城镇，或远走他乡。他们“漂流”城镇感染到城市人种种生活习惯的同时，首先背弃的就是祖宗的传统习俗。我们当看到，伊班族

的几个重大“加威”（庆典）如期举办，已经不容易。每年回乡庆祝丰收节的人潮越见越少，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旧日已经慢慢不再。以加拉必这支文化灿烂、传统深厚的族群来说，自从归依了基督教，生活起居已经西化，其过程可不到廿年的时间。

我们当看到这些城里新派人物，在五星级酒店酒酣耳热之后，往停车场途中也哼唱竹管弦音，一步步走时还跳着弄迎，猛然长啸，说是想起祖宗的战舞。每一年的“加威”和圣诞节，他们还是忠实地守着祖宗的规矩，回到祖辈口口相传的那条长河、那头山、和他们那少见面的邻里，睡在祖宗的怀抱里。犀鸟乡子女所拥有的情怀和不变的民族特性一直都植根于乡土之中，也因此哺育了他们。但是，当森林资源被大量砍伐，传统习俗地被大量征用，他们能回来吗？

今天，随着电脑科技的普遍，砂拉越原住民新生代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同时进入信息时代。高速的信息网络也使跨文化传递在手指头与键盘滴答之间，他们都可以同一时间接收同一个信息，例如美国文化、电影、电视剧。传统这一个屏障被打破了；以至国家推行统一语言、统一教育政策，完全改变了这一代人的种种面貌。他们将后只能背着原住民的印记，像澳洲原住民一样，复归为纯粹的原住民是不可能的。

毋庸置疑，在信息、网际网络、交通发达的今天，不止于原住民，其他民族也同样受到外来意识的渗透、现代化的冲击，例如，华族也很难排除这些来自西方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砂拉越原住民族群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族群事务，比如历史，单靠口传。当老辈人逐渐离世，年轻一代已经失却这种能力，很多资料没有保留下来。原住民走入一个特设的时空，从此走不出来。²⁶

26 我是个城市之子。我日夕与刻板的街道和密集的建筑为邻。那里不见天日，房屋的门窗有如嘴巴和眼睛对着你瞪视，既缺少宁静，又没有黑暗。——《读者文摘》，1985年4月号